



至善

周越然

「至善」兩字，是哲學上的名詞。他們似乎是吾國固有的名詞。在止於至善（大學）；其實不然。這兩個字，這個名詞，是拉丁語「搜門補能」（Summum Bonum）的譯意；「搜門」作「極」或「至」解，「補能」作「佳」或「善」解。「至善」的確義如下：一切美德美物的總匯，即一切美德美物所自出的根源。

我今先借這個哲學名詞來講我們內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一）衣。穿大布衫褲的鄉民，以為改服西裝之後，一定舒適，一定美觀，一定受人尊敬。他們以為西裝是衣服之至善。靠了牠非獨可以表示摩登

，並且可以得到地位。不知冬天西裝太冷，非有火爐不可；夏天西裝太熱，非有電扇不可。社會上的地位隨學問經驗而來，決非西裝所能為助。我們雖然有「只重衣衫不重人」的那一句古話，但是實行此「主義」者，祇有勢利小人。規規矩矩辦事的人們，斷不專重服裝而不問品學的。因此可知西裝不是至善。至善的服裝，是舒適的服裝。

（二）食。我們還是吃魚好，還是吃肉好？我們還是吃葷好，還是吃素好？我們還是天天吃便飯的好，還是日夜吃筵席的好？一般人當然以為吃葷比吃素好，吃筵席比吃便飯好。其實，好的米飯，較劣的麵

包為佳，新鮮的素菜，較陳腐的魚肉為佳……筵席不一定為食的至善。

十二年以前，在某某兩個月中，我白天吃西菜，晚上吃筵席。並且我不論日夜，總是一「鬧酒」，不吃飯。這樣內「應酬」了五十餘天，我大病了——腰酸，背痛，腳軟，并且便血。醫師對我說道，「你要休息。不可天天這樣應酬。你每天吃的，葷多素少，酒多飯少。所以你要生病，你要便血。」照這樣講，我們中國人，每日三餐，非吃粥飯不可；否則即病。但是為什麼求仙的道家要辟穀呢？辟穀，就是不食米類，不吃粥飯。道書云，「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即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我（舊時）以筵席至善，醫師以米食為至善，道家以即粒為至善。究不知何者真為至善。我們中國人，究以何種食物為至善？究以何種食物最為適合，最多滋養？

（三）住。目下上海房屋大成問題；目下祇有到上海來的人，沒有向外埠去的人。我們有了儲鈔，找不到房屋。就是找到了，一間統箱房的「頂」費，也要十萬八萬；至於單幢三層樓，加一個現成電話，恐怕非五，六十萬不可。大家都

是馬馬虎虎地躲身而已。那裏還談得到——住？

然而住是應該研究的。我們還是住在城中的好，還是住在鄉間的好——還是留中的好，還是還鄉的好？我們還是住平房的好，還是住樓屋的好？我們還是住在樓上的好，還是住在樓下的好？我們還是住中式石庫門好呢？還是住西式大洋房，大公寓好？……這許多問題，倘然細詢一百個人，一定可以得到一百個不同的回答。為什麼呢？因為每一個人的心，各有他的一個至善——住的至善。人心不同，所以至善也不相同。我的至善呢？我以空氣足，交通便，不喧噪為至善。然而這不是他人的至善。

（四）行。除走路外，我們的行，包括騎馬乘車——電車，汽車，人力車，獨輪車。真的，我們還有飛機。

自己用腳走路的人，以為乘了車可以「隨心所欲」，要到那裏是那裏。坐汽車當然比較軋電車，比較叫人力車好得多，快得多。但是危險也比較大些。別人碰了我，我有性命之憂。我碰了別人，不是賠錢，定是訴訟。所以乘汽車，並非行的至善。飛機呢？飛機近處沒有用，遠處沒有空，買不到票——也不是行的至善。那末

，什麼是行的至善呢？我看我們還是自己走路的好，或者軋電車也好——危險較少，責任較輕。走路或軋電車，是我現在的至善。別人當然不是這樣想的。

上面所講的，無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是哲理，與哲學全無關係。提到哲學，哲理，事情大了。哲學家的派別極多；因此他們的至善（哲理）也狀大異。有的以道德為至善；有的以觀樂為至善；有的以自然為至善；有的以忠實為至善；更有以求智識，求自由為至善的。各派所說，各派所主張者，皆極有理由。我們應該學那一派呢？我們真是無所適從。我有一警；警之請客。我所邀請者，張，五，余（從入從示）三人。他們嗜好不同。兩位要喝酒，一位反對。兩位喜魚，一位喜蝦。叫我怎樣辦呢？請閱下面不文不白，不詩不歌的七言詔語：

三個客人來我家，
姓王姓張又姓余。
我留他們吃便飯；
大家都說「倒不差」。
張王嗜肉嗜狂飲，
余姓搖頭且悲嘆。
張王兩君喜食魚，
惟有余公要吃蝦。
彼此好尚全不同，

你南我北大喧譁。
出錢破操東道主，
祇得呆坐裝傻瓜。

請客吃飯，比較研究哲理容易。客人喜食的，我都要了；他們當然可以滿意。他們要魚要肉，要蝦要酒，我一齊備。人人得到他所好的，當然人人愉快。但是研究哲理，研究至善，不能這樣的。所謂至善者，單而不變，一而不一。我們祇能尋求一個至善。我們還是吃蝦呢？還是吃肉？我們還是飲酒呢？還是禁酒？……我們還是求快樂呢？還是求自由？我們應該忠實呢？還是應該「滑頭」？我們應該受教育，力求智識呢？還是應該不讀書，一世愚笨？……到底什麼是我們的至善？

哲學鼻祖蘇格拉底以順從國法為任何人民的至善。但是國法亦何嘗不變？今日視為至善者，明日已成禁令。例如：科舉盛行之時，八比文和試帖詩，皆為士子的至善。後來變法自強（？），經義策論，成為至善。更後來廢科舉，興學校，非獨八比試帖無用，連經義策論也打倒了。國法改變之例甚多；我非歷史專家，不能多舉，亦不願多舉。不過我知道順從國法，是狠不容易的事。

偷然這是至善，那末人民苦了——苦了！我出此言，意在「攻擊」蘇氏。請閱眾勿疑我為無政府主義者。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公民。我批評蘇氏，意在說明選擇至善之難。我們的至善，我們處世之法，究以何者為最合宜呀！我們研以何者為至善呀！

我希望吾國學者，或外國學者，快快集合世界上的哲學家

通融

「通融」這兩個字是常常聽見的名詞，但是有許多人說這兩個字，造成了許多的罪惡和不道德。

人生於世，應該是以「對不對」為說話做事的準則。所謂「對就做，不對就不做。對就說，不對就不說。」但是事實上所表現的，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是個農業的國家，每逢收成的季節，許多地主們鑒於農夫生活的困苦，在收租上多半是通融的，明知佃農將稻折成金錢繳租是不對的，但是大數不差也就算了。明知不按時期付租是不對的，但是只要有

，編成一紙名單，開列他們所主張的處世法（至善），並且注明他們的信從者所得的結果。那末，我們一看，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擇善而從；不必東摸西索，也能求得至善。從前有一位比國學者，曾經試行此事。不過他沒有完全成功；他還偏心，且祇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

潘子且

租可討，遲些時也就算了。這裏面有大量的「通融」，而且到處都看得見。

偶然

事情都是偶然的。一個小職員，他賺着一二百元的薪水，過了幾年還不見得增了多少，這樣看來，發財是很難的了，其實不然，發財是偶然的，偶然一賭，便發了財了；沒有

表現「通融」的地方。說到法律，最難談到「通融」莫過於刑法。而刑法第五十九條就說：「犯罪之情形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換句話，就是有通融之餘地。

「通融」究竟是對還是不對？實在是一個很難答的問題。「通融」這個名辭，是偏於情感的，對不對則屬於理智。人類的行為不全是發於理智，我們似乎不好說「通融」絕對不好。有理性的饒恕原是人類的美德。知其不對而寬恕之，即是一種「通融」，這一種「通融」亦即是美德。

一般人每每把「通融」看作是「媽媽虎虎」。這是一個錯誤。「媽媽虎虎」就是不明顯的意思，沒有限度的意思。通融則是理智的，明顯的，而且有限度。

陳烟帆

人從積一個錢，三個錢積到一千萬，一萬萬的。一個小職員，他在小小的科員任內，過了幾年，還是沒有升遷，這樣看來，做大官是很難的了，其實不然，做大官也是偶然的，

偶然一賭，便做起大官來了；沒有人按部就班的從第十級升到第一級的，像發財那樣：起初是祇有百元數十元，後來忽然越過千數萬數而十萬而百萬了。

張愛玲的一個短篇「愛」，我覺得甚好。我告訴我所認識的朋友們，叫他們去看看，假如他們沒有留心，到沒看過的話。——青年男女的相遇，大家所謂緣的，也只是偶然。這種偶然交錯於人間，像一架布機上的縱橫的線，每一個人都是這其中的一線，這一線為什麼要遇見那一條線，這都是沒有原因的不可究詰。「愛」那篇文字裏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從緣來說，我們所有生活的每一遇合都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很平常很小的事以推源到很遠，尋究起來，其實愈尋愈渺茫的。早一步和晚一步都可以的，為什麼給剛巧趕上了呢？趕上了便多了許多苦楚與麻煩，然而不趕上這一個也要趕上那一個的，這有什麼辦法呢？布機上的線總不能與別一條絕對沒有糾結的，早一點趕上A，晚一點便趕上了B。

這也祇是偶然。偶然謂者便說不來爲甚甲要遇見丙而不遇見乙呢？或者不遇見丙而遇見丁，遇見的人二樣而要遇見則是遲早必然的事情，這種遇合倘然是緣呢，就是甲與乙與丙無緣了。緣緣堂隨筆中爲一個不倒翁失落在水中，不知其下落究竟，一片桃花飄落在書案上而念他故枝何在，及爲一些日常的細碎的東西的來踪去蹟興感，這是太苦惱自己的事情。我們即如在火車上遇到一個朋友，攀談得十分投契，其實也免不了要有這些偶然，並不是有誰在擺佈而非如此不可的。自然有時候也會想到那事情的玄妙：火車上碰到的朋友事情是很有不碰到的可能的，假如他不爲了到S埠去看家屬呢？便不會遇見，假如他必去看他的家屬而趁了上一班的車子或下一班的車子，就是同趁了這班車子而坐了一節，或後一節呢？差一點便碰不到一個朋友，而且十分投契。這種事情不是A或B的一方面做得來主，而是雙方面的偶然，前例的同樣原因也不祇是他，我假如不爲了某些事情，趁不上這班車子，早一點或遲一點，也便趕不上這偶然。

人不可重視了那不勞而獲的偶然，以致灰心工作；也不可太輕視了實在不是自己主意的偶然，以後到來始終未悟。

牌頭、派頭、行頭

徐百牙

「三頭六臂」，在陰間是稱爲怪物的。從他的多頭多臂的模樣看來，便可知他是氣魄雄壯，萬夫莫敵。也許這般怪物已投胎到陽間，不信，儘可看看今日的上海人。世間最奇異的事物，一到上海就覺得平凡，所以怪物在上海，也便不足爲怪，不然，是你自己的少見多怪。

上海人大約都具有「三頭六臂」。「六臂」的用途是：兩隻手臂用來撈錢，兩隻用來打人，兩隻用來玩女子，這暫置之勿論，現所欲述者乃是「三頭」。「三頭」者，「牌頭」「派頭」「行頭」也。

先說「牌頭」。

所謂「牌頭」，就是「靠山」的別名。一位「白相君子」如果對你看有不大順眼，

而且「可吃」的時候，當場就會板面孔，捲袖管，將手指點到你眼上：「好，老子馬上撥顏色把僚看」。於是你只得唯唯是聽，「識相」點下場矣，不然，他得在「牌頭」背後伸出一隻鐵樣的拳頭，叫你「吃生活」。

在「牌頭」掩護之下，他可以耀武揚威，一意橫行：人家的妻子，他任意強佔已有；人家的財產，他公然劫奪過來，甚至人家的書籍，他也要自由翻版，你若俯首貼耳，那還算「孺子可教」，否則，他會說出他的來歷：「某某長官是我的朋友，某某名人是我的親戚」。換句話說，「法律」便是他的私有物。你確有嘴，不能強辯！你雖有理，不敢伸訴，他有自由，他有靠山，他要怎樣就怎樣。爲什麼？曰：「牌頭硬」。

再說「派頭」。

有了「牌頭」，再講派頭，所謂「派頭」，就是裝闊，表示大方，死要面子。譬如：一對初次相好的男女，趁着三輪車上館子，假定車資一百元，但男的偏要在女的面前裝闊，付車夫一百五十元或者二百元，說不定，這點錢他是從友人借來的，或者是當了舊西裝的，或者是從各處詐騙得來的，爲了面子，只得咬着牙齒忍痛。

當他們坐定吃飯時，女的肚裏雖覺得十分飢餓，但爲了表示「斯文」。只在滿盛魚肉的碗上，稍稍下了筷子，吃半碗飯就算飽了，同時，男的看着女的如此大方，也不敢虎吞狼嚙，但事實上彼此都有想把碗盆舐光的企圖。結果眼看着十分之九的剩餘酒菜，被僕歐搬回去。

爲什麼？曰：「派頭大」。

有了牌頭與派頭，最後是「行頭」。

所謂「行頭」，是指一個人的服裝，據說服裝是代表一個人的。筆挺的西裝，每天換一套，便是高等人物，不問他是否流氓，王八，弄手，或是理髮匠。在寫字間，大飯店以及其他著名的交際場所，你若穿得老實一點，那些茶房工役就會將你一把抓出來。反之，只要你身上穿一套華服，縱使你是小偷，也會當你是老爺看待，像魯迅那樣的學者，在生前也常被門房小夥計一流的人物奚落，其原因實由於他不講究「行頭」。在上海，「賣相好」是可以獲得許多便利的。記得某一個夏天，筆者會親眼看見一位身穿白嗶嘰西服，頭戴巴拿馬草帽，腳着白雞皮皮鞋的弄兒，捉到巡捕房裏去，因爲他行頭挺括，沒有人會疑心他是三隻手，便無條件地放出，依然逍遙法外了，同樣，也常見過服飾華麗的小白臉，勾引良家碧玉，造成始亂終棄的事實。

爲什麼？曰：「行頭挺」。

「牌頭硬」，小三子可以當×長；「派頭大」，小癩三尊爲大小爺，「行頭挺」，匪賊到處佔便宜，在上海做人，你若不具「六臂」，至少也得備有「三頭」。

送禮

吳年

親戚或朋友家裏有到什麼婚喪喜慶一類的事，或逢時逢節的時候，往往得送一些禮，吾鄉稱之曰「送人情」。

送人情的動機大約有三種。第一種是應酬。這「應酬」二字含有敷衍的意思。例如一個遠親的外甥結婚，送上一些小焉者也的禮去敷衍一下。其實不送也無所謂，然而一送就多了個人情。

比較接近一些的親朋家裏有到喜慶之類的事情時，必得送禮，否則要被對方笑話，被對方冷待，甚至被對方看不起；這就近乎「人情薄似秋雲」了。所以稱送禮為送人情，是很恰當的。這是第二種動機。

做官的人家以及在商界有名望的人家，所收到的禮物往往最多，最隆重。這理由很簡單，因為人人都想做官，人人都想發財；升官發財最好的門徑是巴結一般達官貴人和商界巨子；巴結的方法除了拍馬鑽營之外，自然是送禮了。照前說：送禮者，送人情也。那麼人情一送去，交情也就好了，於

是按部就班；不久，果然升大官發大財，了却宿願。這是送禮動機的第三種。

前些日子，剛從鄉下出來，帶了一些土產去看一個很有錢的親戚；當我把禮物給他之後，只見他眉頭繃了繃，馬上就唸起窮經來，說什麼生活怎樣難過啊，米多麼貴啊，開支多麼拮据啊，頭寸多麼緊啊之類的話。我聽了暗暗寒心，因為我會意到他怕我向他借錢。嗚呼！生不幸為窮人！後來想想，大約有人爲了要借錢而送禮的。那麼這也算是一個送禮的動機了。然而與第三種動機差得不遠。全爲了自己！

第四種該是爲報答而送禮。例如以前受過某某人的恩惠，於是送一些禮表示報答。送這些禮的人，往往被人稱爲愚者。然而這種人很不多。

說也奇怪，送禮以窮人送與富人者爲隆重，以富人送與窮人者爲菲薄。這理由也極其簡單，一方面爲了要巴結，一方面只是想敷衍。然而例外也有，富人送窮人一筆厚禮，其目

的也許不在「照顧」，也許爲了要顯豪，也許爲了免得被人笑話。窮人也許有不把富人放在眼裏，馬馬虎虎的送上一些禮就算。然而這些實在也很少得可以。

我們在鄉下的時候，往往會接到一些什麼局長，什麼區長之類底家裏的請帖；有的是爲長男定婚，有的是爲小女子歸，有的是爲家父做陽壽，有的是爲先母做陰薦，等等不一。這帖子既發了來，禮却不能不送；否則得罪了這班大人先生，很容易招到麻煩；於是只好

林媽

本來，自不幸淪爲公務員，就無庸差奴喚僕享受侍候了，可是林媽一來忠厚老實，二來孤苦無依，幾次想把經費不裕着即裁撤的話說出口，心裏總是覺得可憐見的，大家苦混混罷，林媽歲數又不老，有氣力能做事，予人方便自己方便了，誰知前一個月林媽忽然自動辭職了，妻還彷彿捨不得而又有些戲台底下落淚爲古人擔憂似的問長問短，我是當然照准的。

林媽嗚嗚的答不出辭職的正

硬着頭皮送一些禮，同時大凡送這些禮的時候，最好送鈔票。這禮之送去，雖不是想升官發財，却是想免一些晦氣。目的是仍舊有的。

據人說：這類什麼長長之類的這些舉動，目的是在想「撈一票」。哦！原來如此！怪不得這些長官們今年替家母做六十大壽，明年已在替家母做古稀之慶了。

送禮或許還有很多背景，然而我不知道，也不敢多說，那麼就此帶住。好在這是隨筆，隨手寫來就算。

朱籬

當理由走了，妻會爲這事大大的不愉快，總是說：「她在咱們家也做了七八年了，一旦到那裏去棲身呢？」

我真有點怪這沒出過大門的夫人傻氣，難道說林媽會顧慮咱們收入不豐而自行引退的恩鑒？

果然不出所料，林媽自有道理，前天忽然笑吟吟的跑了來，還拾了零碎的禮物，穿着簇新的藍布短衫褲，嘴裏指着這個那個的說：這是一包紅棗，這是一包食鹽，都是上海帶

來的送給少奶奶的，「林媽！你到上海去了？」妻馬上忍不住了。「是的，我做生意呢？」林媽說。

妻當然不會明白的急急的問下去：「做什麼生意？你，

「跑單幫，帶點米上去，賺錢的人可多着呢！」林媽的確精神了許多，她看妻還是不甚明白於是索性吐露個明白：「上個月我在您這兒的時候有一個鄉親路過來看我，告訴了我這生意倒是很好的，有兩個積蓄不如跑一跑，辛苦點多賺兩張鈔票花，我從此地辭了就回到常州去的，常州的米只賣到一千六，上海的米要三千出頭，每天早上帶兩斗上去除去開銷吃住還可以多一百塊錢，」妻急了，不等說下去就插上了嘴：「要充公的哪？」

「好少奶奶，要開銷的啊，起先我也不和道，跟着大家跑上兩次就知道怎麼用錢了，錢送過去就平安無事的。」

「那麼說你一個月也可以收入四五千了？」我也忍不住的插一回嘴，

「做好了還不止呢！」我不禁噓嘆一回，心裏默默的想着；比我這不大不小官兒如何？

林媽走了，還說要在上海買點什麼她下回帶來，妻彷彿不勝羨慕似的送她出大門

晚間，妻開玩笑似的說：明天我也販米去！



中日文化溝通之前提

許力求

在短時期的戰爭之中，討論永久的文化問題，確乎是中日事變所產生的一個特殊的現象。這表示中日雙方人士都覺悟到唯有文化的溝通，方能使兩國互相瞭解，并且進而維持兩國永久的睦誼。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都已確信不疑了，今後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溝通的問題。

數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可說是儒家的文化，其中不過夾雜着一點老莊的思想和佛教的思想罷了。儒家的文化，完全是在一個農業社會裏發育出來的，所以當近百年來農業社會瀕於破產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漸漸露出衰落的样子，經不起歐風美雨的打擊。英美資本主義侵略到中國來，他們的個人自由主義也跟踪而來，資本主義摧毀了農業的封建社會，個人自由主義也破壞了我們的三綱五常。現在已不是三綱五常應該不應該保持的時候，而是它能不能保持的時候了。在這一點上，就有我們所以必須進行大東亞戰爭的原因。

揭去和拋棄，然而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不會動搖的。文化的衰落也有內部的原因，這就是飢荒知貧困，古人所謂「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倉廩實然後知榮辱」，便是這個意思。一個民族對於禮義榮辱的態度，便是這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寄託的地方。有了飢荒便容易發生戰爭，戰爭當然足以破壞文化。

中日文化溝通已有很久的歷史，那時是中國的文化向日本輸入，在一千餘年的長時期中，日本因為國運安定的緣故，竟將中國的文化一直保持到現在。我們應該謝謝日本，他們替我們保存了這麼久遠，到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他們又拿出來送還我們——「這原是他們自己的寶貝啊」。在中國目前向日本學習國民道德與立國精神的觀點上說來，所謂文化溝通，實際上就是中國向日本取還千餘年前日本由中國採取的文物罷了。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當然是二十世紀科學文明所產生的文化，然而以東亞民族的立場說來，我們實在需要一種適合於東方民族的東西，這就使我們覺得唯日本所消化過的科學文明，對於我們才是最為適宜的了。

現在我們就得研究這個問題：何以日本能吸收西洋文化而中國却不能呢？主要原因在於日本當時是強盛而完整的，至少沒有受到嚴重的創傷；當他們吸收的時候，並沒有失去自信。他們是自發的吸收，自動的吸收，所以能從容不迫，有所取捨。反之中國是受了重大的創傷，內亂外患交相煎迫，然後西洋文化猝然輸入，在那種絕望的心理狀態中，文化幾乎像插在刀尖上的東西，強迫地送到我們口裏的。一個既患內症又受外傷的人，突然未經咀嚼便吃下許多從未沾唇的東西，其非但不能消化反而增加病狀自是當然無疑的事。目前的中國文化，便是這個樣子。總之，既不中，又不西，變成一個四不像的怪物了。所以如此者，就是由於我們不是從容不迫地吸收文化，我們是在完全失去自信的狀態之下，把西洋文化亂七八糟雞零狗碎地輸入進來罷了。何以亂七八糟雞零狗碎？因為我們是在貧困飢餓與混亂之中，沒有力量，沒有時間，沒有心緒，因而沒有恆心，沒有計劃，沒有系統。這樣吸收外來文化，當然難免失敗。

現在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要從創傷中恢復過來，并且擊滅那幾會摧殘過我們的敵人。在這個時候談振興文化和文化溝通，實具有空前偉大的意義。就中國的立場來說，我們要振興過去的文化，并且與日本互相溝通，然後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一個新的中國文化，一個新的東亞文化。

前面既然說中國文化已經因內亂外患而衰落了，何以還能拿出來與人溝通呢？這裏我們可以引用一個很舊的譬喻：有許多大世家破落以後，他們的子弟衣衫襤褸，饑殍不繼，然而在他們破落的門戶以內，還尋得出許多金銀銅錫以及其他值錢的東西；他們的田園

雖然荒蕪了，還可以重新開墾起來。最主要的，一個世家的遺風餘教，還存在於那些破落子弟的身上。只要把客觀環境更換一下，他們自然會把門戶重興起來。中國的文化現在雖然衰落了，然而並沒有消滅，只要客觀環境變更一下，我們還是可以將它振興起來的，同樣，也可以拿出來與人交換，與人溝通。日本從前所吸收的中國文化，并非中國文化的全部，中國至今還有許多東西可以拿出來而為日本所需要，為東亞為世界所需要的。

所謂客觀條件，便是衣食足和倉廩實，尤其重要的，是自動的，內發的，充滿自信的，從容不迫的心理狀態。我們與日本講文化溝通，也唯有在此種心理狀態之下，方能有美滿的成績可言。我們現在所須向日本學習的，一是本來由中國輸出出去的，一是日本所吸收所消化的西洋文明。然而儘管一種是我們舊有的教化，一種是東方化了的西洋文明，倘然我們還是像過去吸收西洋文明那樣的充滿絕望的心理，那種飢不擇食的態度，那種被動的，迫不得已的態度，其結果恐怕還是不免於失敗。

日本吸收了中國的東西，并未變成中國，吸收了西洋的東西，并未變成英國或美國。日本自有其獨特的卓越的本質，這個本質是他們的民族性，民族歷史和民族所居住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決沒有改變的可能，也沒有學習得一模一樣的可能。同樣中國因民族性及其他種種條件而有其獨特的卓越的本質，有其特殊的要求，決無改變的可能。所以中國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同樣全盤東化也是不可能的。這中間如何取舍，不在於我們溝通的對方，而在我們自己的選擇。所以我們說，在文化溝通的時候，自發自動的態度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再拿破落子弟來作譬喻，那末這戶人家的振興，首要的是在於他們自己振作起來，倘然他們的鄰人只是在物質上幫助他們，而他們自己却一點都沒有自信，那末雖然表面上有一時的興旺，結果還是不免要

衰落下來的。自信的心裏從何而來？來自鄰人的鼓勵，讓他們自發自動，使他們絲毫不覺勉強，使他們沒有一點自卑的心理。因為唯有在互相不亢不卑的立場上，真正的友誼，才能產生，才有真正的提攜與溝通可言。這種立場，一半是靠中國自己站得穩，一半是靠日本的熱誠援助，我們說過，中國的文化是農業社會所產生的，現在農業社會已經瀕於破產了，我們要求經濟的復興，必須追上時代，用民族資本，將我們逐漸工業化起來，同時對於固有的農業，加以集體的整理。

唯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方能吸收近代文化，並且建立一個新的文化。否則，文化還不過是書報雜誌上的東西，正如無根的浮萍一樣，終是站立不穩的東西。我們在與日本溝通文化的時候，應該注意他們的穩固的殷實的生產與企業業的基礎，同時也希望他們時時關心我們的基礎。

（一）徵求「實話」

過去的租界為英美對華侵略的最大基地，並被英美人所操縱把持，這是無庸贅言的。在租界中國的主權完全被漠視，在租界特權的庇護下，英美人橫行闊步，這是我們時常所目擊的。在租界被中國收回，而面目一新的今日，回顧過去，暴露英美人的罪惡，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吧。他們的作法極巧妙地被扮飾着，所以不容易出現其本質。可是在今日看來，英美人所計劃的偽善，欺騙，奸策等等，已深深地侵入我們潔白的民族魂裏。我們已經充分地體驗或由各方面聽見他們那樣巧妙的手段。因此本刊為暴露英美的虛偽，以及其真相和本性，以資昂揚對英美和英美人的戰意和敵愾心起見，特徵求各位關於過去英美人在華的行動的體驗和見聞的文稿。茲規定簡約如左：

第二次大徵文啟事

（一）徵求「實話」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人名，地名等無妨用假名，但須為實話。

（二）徵求風土記

四、來稿無截止期，一經審查決定，即依次在本刊發表。

五、發表時用筆名聽便，惟應徵原稿須註明地址，姓名，並加蓋印鑑。

六、來稿一經錄用，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

七、應徵原稿版權歸本社所有

八、來稿請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

讀者諸位的家鄉，一定可以自誇的地方，或有種種頗感興趣的故事。例如在各鄉里一定有不同的習慣、風俗、人情、言語，人物及其他關於衣食住的特異之點。此外，想也有許多最近協力於維持治安的地方人民的風景，呼應政府的增產運動，而忙於增產的住民姿態等活躍於建設方面的偉大故事。再者寫些富於地方色彩的民謠，以及古時有趣的傳說，也極為歡迎。茲規定簡約如左：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二、最好附有關係的像片

三、除與徵求「實話」簡約第四項以下相同



地方財政改造芻議

仁 林

我國的地方財政，歷史相沿，久呈紛紜複雜現象，故其爲病已深，地方財政的不健全，因而影響地方行政之設施，誠匪淺鮮。因此，言整理者，頗不乏人，且當局亦屢有整理辦法之頒佈，終爲環境所限，難以實施，間或雖亦有實施者，亦都爲困難所阻，未能有若何之成效，致地方財政的不健全性，和很深的積弊，傳沿至今。

我國財政，素無中央與地方之分，是以國地稅收系統劃分不清。最適宜於地方收入的田賦，即爲中央財政的主要稅源，至於地方自有稅源，多屬苛細，收入不可靠，數量且有限。但自民國以還，地方支出浩繁，入不敷出，因而陷於極度紊亂之中。迨至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對地方財政逐加積極的整頓，首先於十七年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國地收支標準，中央與地方財政始得一合理的劃分，田賦劃歸地方稅，並開征營業稅，地方財政始有確定的收入。二十二年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更作進一步的整理，如整理田賦，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雜，改良稅制，確定地方預算等，是爲促進地方財政的滋長，期達刷新之目的。於二十四年財政收支系統法的頒佈，地方上的合法捐稅，始有明文規定，地方財政的地位因而確定，基礎因而鞏固了。由是我國的地方財政始由極度紊亂之下走向整理之途中。

整理以還，規模粗具，未久事變爆發，地方財政因

而又入紊亂之中。迨至國府還都，銳意整頓，遂又復上整理之途。但在此四年中的整頓工作，大都係在恢復事變前的狀態，並亦略加適應時需的改革，是以目前的地方財政，非但未能恢復原狀，且尙能有若干的改進。至此主要的整理工作，可得而言者，約有下列數端：

(一) 整理田賦和營業稅，並廢除屠宰，牙行等的包辦制度。

(二) 改革稅收機構和人事，在清鄉地區廢除原有的營業稅局和縣政府的財政局，而改設賦稅管理處，直轄財政廳，以統一賦和稅的征收。

(三) 確立地方概算制度，以及重建地方金庫制度。

由此上述的整頓，稅收激增，數倍於昔，地方財政賴以鞏固，地方行政亦得以推進。地方財政雖已漸上正軌，然此已是認爲滿足乎？非也，目前的尙僅爲初步的整理，整理工作雖已完成，然爲求地方財政的澈底刷新，則非加改造不可。而且今後的地方財政之改造，尙有下列三個必要原因：

(一) 地方財政的不健全性，已積重難返，決非短期的整頓所能完事，必須長期的積極整理和改造，始能臻於健全之境。

(二) 近年來地方稅收雖有數倍的增加，然地方支出，因物價暴騰和新政創舉，亦已有數倍的激增，是以地方財政，仍未見充裕。况在茲戰時體制之下，新政待舉者尙多，舊政亦多擴大，行政之擴大，在在

需款，因而對於稅收仍有增加之要求。但求稅收之增，則非加改造不可了。

(三) 地方財政，以田賦與營業稅爲主，故於農村經濟與中小工商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地方財政的優劣，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至關重大。然目前的地方財政，經此整理後，已能助地方經濟的復興乎？其距尙遠，可不積極改造哉？

由此可知，今後無論於地方財政的本身，地方行政方面，或地方經濟方面，地方財政都有澈底改造的必要，而且甚爲急需，不容或緩。茲將改造上的幾點，分別提供于后，謹備地方財政當局的參考。

二

地方財政紊亂已極，已如上述，是以欲求澈底的改造，是何等的複雜艱難，自在我人意料之中。推行之先，不得不有充分的準備，庶於實施時可得減少許多的波折。但欲研究改造的方法，當先確定改造的原則，有了原則，改造便可依此目標而推進。茲將改造上的幾個基本原則，分別論述於次：

(一) 平均負擔的原則 地方財政雖與中央財政不相同，但平均負擔的原則則一。我國的地方財政，於此原則，甚鮮顧及，如土地稅，田賦的開征，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都市地價稅則尙未舉辦，他如苛細雜捐，也僅及農民與小工商，如此的稅制，負擔失平，有損稅收匪淺。今後良稅尙創辦，苛細尙廢除，使人民負擔的納稅能力，得以平均。

(二) 適應戰時需要的原則 地方財政雖爲量入爲出，但今戰時需要浩繁，亦不得不採取增加稅收以適應戰時地方行政的需要，是以增加稅收，而求地方財政的充裕，便爲今後改造地方財政上的一大目標。即在平時，充裕當亦爲理財的至高原則。至於適應戰時地方行政需要，而增加稅收，雖非橫加榨取，竭澤而漁，然須擇善而行，以鞏固財政基礎爲目標。

(三) 復興地方經濟的原則 地方經濟，以城市

之中小工商與農村為基礎，而農村更為我國國民經濟之重心，軍精民食之所繫，是以今後地方財政的改造，在求充裕之外，尚須助地方經濟的發展，以及輔助政府當局增產政策的推進。

(四)簡單便捷的原則 地方稅收，殊為瑣屑，如若各設征收機關，甚不經濟，現今雖合併有賦稅管理處的設立，然尚須力求機構的簡單化，征收手續的劃一而便捷，使人民納稅感到便利，舞弊和逃稅之事，亦都可因而減少。至如猪隻竹木紙張等營業專稅，也宜從速廢除商包制度，以裕省庫。

(五)與民衆合作的原則 與民衆團體，取得密切連繫，尤以土地稅為要。田賦的改善，城市地價稅的舉辦，在今戰時地方財政之下，都須迅速推進。而謀早日收效，就必須動員組織民衆，利用保甲制度，由民衆自動推行實施，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

由上可知，今後地方財政的改造，非但使達於合理而健全的境地，尚須適合當前的戰時需要，是以改造有此二重意義，更為急切而重要了。至於改造之道，當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完成賦稅的整理，以鞏固地方財政的基礎
 (二)改造財政機構，慎選財務人員，以建立健全的財務行政制度。
 (三)確立健全的縣財政。

然此三項改造之道，極為廣泛，而困難頗多，改造殊匪易事，是以改造工作的推進，自應採取重點主義，選擇改造的重心，然後分別緩急，全力以赴，以竟全功。否則，廣泛的展開，非但為財力人力的不足所限，而且其效難顯，不足以濟當前之急，尤以困難之

解除，更非重點推進所能克服。茲將此三端，分前論述於次：

查地方稅源，為數固不在少，然收入最大者，厥為田賦及營業稅兩項。在今整理之後，非但已能恢復戰前之狀態，且收數之增，幾將十倍於昔。例如本年度江蘇財政之收入，田賦及營業稅兩項，即佔絕對多數，而達什之八九。茲為適應各方面的需要，且為鞏固地方財政的基礎，以完或賦稅的整理，則田賦和營業稅仍有繼續澈底改造的必要。

先論田賦，田賦為固有之稅，傳沿至今，已數千年矣。其間積弊，亦以此為最甚，是以欲求澈底的改造，殊匪易易。治本之道，當為土地查報土地測量，以盡革過去糧少田多糧多田少，以及豪強抗糧之積弊。土地查報和土地測量，如能辦理完竣，於賦收增加，必能有重大的裨益，因田賦積弊已深，有糧田額，較諸耕地，相差頗鉅，此雖為治本之策，但辦理非長時期不為功，然亦不能因難秦速效，而不舉辦。嗣後在清鄉地區亦須先推行土地查報，迨至將來財力人力充足時，再舉辦土地測量，土地查報辦理完竣，田賦即能達健全之地步。

訂科則，調整征收辦法，使其適合於現時社會經濟環境，此為急需，較諸治本，尤為重要。至其次，厥為改征地價稅與征實的兩種方法，田賦改征地價稅，為適當的征收科則，但為適


應目前的需要，則以征實為宜。田賦的征收實物，雖不適於平時，而適於戰時。現今江蘇當局擬征實物，誠為適當之措置。目前的征收實物，其由有二：其一，田賦的征收實物，較諸現今的征實折銀，可增收四、五倍之鉅，由是地方財政可充裕，以適應戰時之需。其二，田賦征實，為數頗鉅，足以補助米糧採辦任務之完成。征實上雖也有不少的枝節問題，但利害相較，利大而害小，是以征收之施行，已無須顧慮。目前征實與土地查報，如能相輔而行，則地方財政前途，乃可達充裕而健全的了。

營業稅開征，迄今已逾十載，因其稅制較為合理，故征收成績頗佳，如今江蘇，營業稅之收入，可佔稅收總額的五分之一。但其征收上之困難，如能完全克服，則稅收前途，尚有增高之望。征收上之困難，因為吾國商業不發達，規模至小，賬簿簡陋不可靠，因而營業額與資本額不易確定，逃避容易，尤以近年來限價政策實施後，遂紛造假賬，檢查更為費事。今後之整理，除一貫過去克服征收困難之繼續推進外，稅率亦可給以適當的提高，因目前商業，受物價上漲之賜，非法利潤頗為優厚，稅率的提高，當亦不能認為

濟病盜汗治癆劑 蘇苦那

大藥房，自方已發明，其功效之大，非筆墨所能形容。其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病作用，對於各種瘧疾，尤具與靈活併用之特效。又對於盜汗及虛弱症且有特效作用。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一二八號



苛政，况現行的稅率，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已有過低之嫌。

至於猪隻，竹木，紙張等營業專稅，每年收數頗為可觀，可達普通營業專稅的三分之一以上，且今後的增收希望，尚較普通營業專稅為大，但惜各省當局仍採包商制度。包辦制度祇適於初辦之時，迨至辦後有成續，即宜收回，是以嗣後更應取消包辦制度，至於稅制和稅率，尚須加以適當的調整。

最後，尚有一點宜加注意的，就是城市地價稅的尚未舉辦，致土地稅系統不完備，地方稅制未能健全，財政基礎未能鞏固，此誠為地方財政上的一大憾事。地價稅為地方財政上的唯一合法稅制，農村的即為田賦，城市的即為城市地價稅，一征一免，負擔何得謂平，且城市地價稅如能開征，其與田賦，諒能不相上下，是以此之不舉辦，實為地方財政上的一大損失。現今江蘇已將吳縣七縣先為開辦，則於江蘇財政，他日必有重大助益。其他各地方，當亦可不妨試之。

稅制雖改良，機構和人事不整頓，仍為徒然，過去的所以不上正軌，機構和人事問題，實為主要的因素，是以今後在改造的推進上，機構和人事問題的整頓，宜十分重視，與稅制的整理，宜處同樣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稅收機構整理以後，地方稅收已有集中於省方的趨勢，尤以清鄉地區為甚，賦和稅的征收已集中於賦稅管理處。今後尚須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臻完備之境，例如：其一，完成地方稅收的集中，將一切稅收完全集中於賦稅管理處，非清鄉地區亦應採取是項措施。其二，採取「經征」與「征收」分立制，以免稅吏的舞弊。其三，統一稅收機關的會計制度，以利稽核。其四，改善制度，減輕征收上的困難，以利征收的推進。其五，強化稅務查輯機構，以免逃稅等情事。其六，調整人員，更宜重視，改造地方財政

，須有充分的新知識和經驗豐富的人才，才能濟事，在此宜注意的有：一，稅收機構的上級人員，宜儘量吸收有新財政智識的人才；二，設立稅務人員訓練班，招收中學畢業生，加以嚴格的訓練，則成健全而良好的下級幹部，以推動艱巨的地方財政改造的工作；三，對於舊有的稅務人員，亦加訓練，給以新的智識；四，對於稅務人員應獎罰嚴明，凡有舞弊情事或能力不佳者，斷然淘汰，以養成廉潔之風。

再次，乃討論縣財政的健全建立。縣為地方的最小單位，與人民的關係，最為直接而密切，故其財政的健全與否，極為重要，因而時為國人所重視。但我國的地方稅收，素集中於省，致縣財政極為脆弱，收入不確定，基礎何由隱固？縣財政如是，縣以下的區，鎮，更無論矣。然在今縣政劇繁，新政待舉之際，縣財政焉可不健全的建立呢？乃考我國縣財政的收入，向以（一）省稅附加，（二）縣有捐稅，及（三）雜項收入為其主要來源。縣財政收入是何等的狹窄，而且縣稅又都屬苛細，是以欲建立健全的縣財政，必先自整理縣有捐稅着手，使收入確定，而且尤以區，鎮的收入整頓，更為重要。

縣有捐稅，名目繁多，隨地而異，致紊亂不堪。當前的整理，除基於隱固縣財政之外，在復興地方經濟上，更有殷切的要求。至於縣有捐稅，約為（一）攤派、（二）對物稅、（三）取締稅、（四）房屋稅、及（五）規費等。目前的縣有捐稅，以攤派與對物稅較為重要，而區、鎮財政則更以攤派為主了，其他三項，雖較合理，但因收入微小，反不重要。至於今後整理，對於下列數點，宜為避免：其一，妨害地方公共利益的，其二，妨害國稅與地方稅之來源的，其三

，妨害物品流通的等。至於攤派亦須給以合理化，以減輕農民的負擔。至於苛雜之廢除，縣稅之整理，須有中央與省方給以充分的補助，使其在推進之際，不再顧慮影響收入，而能澈底整頓之責。

地方財政如能切實改造，則財政收入非但能告充裕，即地方新興事業亦可告舉辦，地方經濟亦能因而復興，以完成增產之目的。

地方財政如能切實改造，則財政收入非但能告充裕，即地方新興事業亦可告舉辦，地方經濟亦能因而復興，以完成增產之目的。

中江實業銀行

日華合辦資本金國幣五千萬元

<p>總行 漢口河街</p> <p>上海分行 江西路四五二號 電話一〇〇八八</p>	<p>分行</p> <p>漢口市內 { 漢路路街、江四民正街、漢漢陽、孝感、應城、信陽、沙市、九江、武昌、南昌、</p>	
--	---	--

現階段中國文學的進路

島田政雄

文

友

(11)

如果不批評自己，而批評他人，則被批評者對批評者，將會懷抱反感的。然而現在這裏我沒有一面與日本文學的批評相聯絡，一面批評中國文學的時間。這決不是由於抬高自己，輕視他人的心情，而是將自我批評的心情關閉，率直地披瀝一學者的中國文學觀，以求有識人士的公正而已。

現階段的亞洲世界政治，是在鐵與鐵，血與血奔騰的激烈中的。這並不是直線地向歷史記載的一條路上進行的。這也存在着文學的世界上，其一個反映，即現階段的中國文學，縱令謂在過渡的昏迷和停滯中，也不是侮辱中國的文學。據我的觀察，現階段的中國文學可以分爲下列數派：一、抗戰公式派，二、和平公式派，三、新第三種人派，四、新鴛鴦蝴蝶派，

將內地的文學全部不加以具體的分析，而認爲「抗戰公式派」，而不認爲中國文學的主流，而認爲幾種派別中的一派，也許有人抱着異議。然而就筆者幾乎無直接討論內地文學的機會，而日夜專與和平地區的文學家接觸的立場來說，這種分別法，是不得已的。

發端於五四民族運動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其後一面如疾風怒濤與民族運動之

波浪起伏，相表裏着，一面西歐文學把歷二三十年歲月的文學思潮變遷，以僅僅二三十年間一氣地經過的激烈而昂揚。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雖然劃分出口與入口，但却製造着種種迷途而進展。中國的民族運動和民族文學，也不能避免這歷史所作的陷途迷途，終於把「革命」的旗幟改換爲「抗日」的旗幟，把「民族革命的文學」自稱爲「抗戰文學」，「抗戰文學」在自己踏入的歷史迷途中苦悶着，而努力於提高自己。爲文學大衆化的組織運動及民族形式的創造運動等，即是這個。然而這不久便爲「抗戰至上」的一個固定觀念所支配了。殘留於這歷史迷途中的這觀念，反爲「抗戰文學」進步的障礙了。由「抗戰」提高自己的「文學」，反而變成被「抗戰」支配的奴隸了。「命令」非在真實的上位不可。於是所有日本人，非描寫爲「鬼」不可。所有「抗戰」的指導者，非稱讚爲「英雄」不可。固定的觀念代替具體的人類與具體的真實，所以支配的文學，是否定自己的生命的。於是民族戲畫，便代替「民族典型」，通俗形式便代替「民族形式」，而變成支配的了。這種文學不成爲歷史的推進力，而成爲歷史的障礙物，不成爲真實的民族革命者的文學，而成爲服務「抗戰發

財」者的利益的文學。

「抗戰建國」的民族運動，在其過程中，發生自壞作用，「和平救國」的民族運動，以汪兆銘氏爲指導者而開始展開，並不是遙遠過去的事。然而以上海爲中心而捲起的這和平運動，在極短的期間，便收獲國府還都南京的果實，於是和平運動鬥士大部份都加入了國民政府，「運動」便變成「行政」，「鬥士」便變成「官僚」了。與這運動同時期發展的和平派文學，沒有予以充分的時間，使其在暴風雨中鍛鍊爲新民族文學運動，便立即列入官僚文化陣營了。抗戰文學雖有一個期間爲鬥爭的文學，實行文學的大衆組織運動，文學大衆化的「民族形式創造運動」，但和平派文學，却在沒有工夫從「抗戰文學」的影響下奪還大衆，所以其間便不得不「官僚化」和「公式化」了。

歷史爲自己的創造，不能不使鐵像雨降落，使血像河流。在任何時代，都有不堪受這種激烈打擊性的智識階級。現在姑且把他們稱爲「新第三種人派」。一九三〇年代，在革命文學論爭激烈的時代，關閉在「藝術主義」之門的新月派，世人都罵之爲「第三種人」。現在把在上海的騎牆主義文學者，稱爲「新第三種人派」，其理由就是因爲他們與「新月派」不同，而具有「中國文學必須爲民族革命文學，民族文學與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存在」的信念。現在有許多

人抱有這種文學的信念，把自己的弱點轉嫁於「環境的惡劣」，暫時從事研究西歐古典文學和整理國故，而不從事創作。不管民族和國家如何，只顧今日自己的生活能夠快樂地度過的利己主義者

多。他們巧妙地逃避時代的冷酷，而實行囤積投機，以「防衛」生活。現在有以「發國難財」的有閑階級爲主顧的「新鴛鴦蝴蝶派」的文學，對他們所以冠以「新」一字，就是因爲他們早已不爲世人視爲通俗作家，而由「發國難財」的文化官僚予以新，新文學家的崇高「榮譽」。

以上我已坦白地敘述中國文學的過渡的昏迷和停滯實狀。我敢說「過渡」，就是因爲相信最近的將來，這種昏迷可以打破，而確立潑刺的「民族文學」。這種「民族文學」，將由打破「公式主義」開始。現在上海年青的文學家們，揭出「反對官僚文化」的旗幟，開始從事新文學運動，就是這個意義。因爲文學不可成爲抗戰發財或和平發財之貪官污吏和奸商的工具。青年們的純粹心理，實在燃燒着愛民衆的熱情。他們正確地把握着五四的傳統，而將在亞洲解放戰爭的當中，將與日本打成一片爭取反對貪污，反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在公式的崩潰之後，也許有懷疑。如面臨現實，也許非苦悶於矛盾不可。不怕這種苦悶，才是真正負荷民族將來重責的「民族文學家」。

他們不在空虛的「已成文壇」之中。他們不在分割的抗戰地區及和平地區的小「中國」之內。他們踏進全中國的大地而站立着。他們譏笑着被破門或破門地而站立着。他們譏笑着被破門或破門眼中是在更高的地方。他們要求真實的朋友。他們無論在國中和國外找尋着與他們真實走。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道路的朋友。他們才是真正能夠以自信招致現階段中國文學的進路人們。(昌銘譯)

他們不在空虛的「已成文壇」之中。他們不在分割的抗戰地區及和平地區的小「中國」之內。他們踏進全中國的大地而站立着。他們譏笑着被破門或破門眼中是在更高的地方。他們要求真實的朋友。他們無論在國中和國外找尋着與他們真實走。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道路的朋友。他們才是真正能夠以自信招致現階段中國文學的進路人們。(昌銘譯)

他們不在空虛的「已成文壇」之中。他們不在分割的抗戰地區及和平地區的小「中國」之內。他們踏進全中國的大地而站立着。他們譏笑着被破門或破門眼中是在更高的地方。他們要求真實的朋友。他們無論在國中和國外找尋着與他們真實走。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道路的朋友。他們才是真正能夠以自信招致現階段中國文學的進路人們。(昌銘譯)

他們不在空虛的「已成文壇」之中。他們不在分割的抗戰地區及和平地區的小「中國」之內。他們踏進全中國的大地而站立着。他們譏笑着被破門或破門眼中是在更高的地方。他們要求真實的朋友。他們無論在國中和國外找尋着與他們真實走。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道路的朋友。他們才是真正能夠以自信招致現階段中國文學的進路人們。(昌銘譯)



黃金問題

劉希平

友 文

最近在上海市面忽然發生一種謠言，說商統會已獲得財政部關於買賣黃金的解答，認黃金可以自由買賣，價格並無限制，這一個謠言傳播後，頗引起各方面的驚奇，在黃金奸商們固視作一個莫大的喜訊，可是其不合理，却是極其顯明的。所以在不久之後，財政部錢幣司司長鍾家驥氏就有相反的說明，而謂「黃金在事變前，曾收歸國有，惟自還都以後，因並未以黃金作為貨幣的基礎，故未沿用前例，惟為防止投機操縱等行為，乃加以限制，關於今後交易情形，則仍斟酌情況，隨時監導糾正，俾免釀成意外的惡劣的影響。」根據這說明，可知政府對於黃金雖不是絕對禁止買賣，而仍在政府的監導下，以防止投機操縱，凡不依限價的黑市買賣，當然是要加以禁止的。

中國的貨幣制度，還沒有確立金本位，所以黃金在中國也還只是一種貨物，對於幣制的關係，是比較的淺。不過在國際貿易上清算的差額，是常用黃金來補足的，則黃金究不失為國際通貨的地位。而且在過去世界各國會盛行金本位制度，後來雖因世界的黃金都偏流到美國，使很多國家遭受壓迫，而不得不放棄黃金本位，但也很難說他們的貨幣制度是和黃金毫無關係。黃金在國際幣制上既有這樣地位，則中國雖不是黃金本位國，而我們也不能把黃金當作只是可充飾品的東西。並且在幣價搖動猛烈的時候，一切物價反有以金價為標準的趨向。大概我們都不至於健忘，在英美人仍盤據租界的時候，上海的各大小商店，對於所售貨物的售價，一日可以有多次的改變，那種改變就是拿金價的漲落來計算的。

那時舊法幣的價值開始降落，投機者的目光最初即集中到黃金，以致黃金的投機盛行於一時。黃金既因投機操縱而猛騰，一般物價也隨之猛漲不已。這種現象確是非常的惡劣，只因那時租界的統制者乃是英美人，金價猛漲，連帶促成外幣的猛漲，在他們反認為有利，至於中國人所受的損害為如何，就不是他們所要注意的了。所以一直都是放任，而不加以抑制。結果造成了不少黃金投機者的暴發戶，而馬路邊凍餓而斃死的人，也不免觸目皆是了。

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政府權力伸入租界，並且收回租界改設現在的第一區，最初的經濟施策，就是取締米糧的囤積居奇。但，舊在暗中活躍的經營黑市交易，及黑市的金價，仍繼續高漲不已。上海警政當局為撲滅這種非法買賣，曾經很多次拘捕奸商，以圖消滅黃金黑市集團。雖說現在仍未徹底消滅黑市，可是已沒有過去公然的猖獗情形，在比較上是好的多了。假若現在再恢復自由買賣，則過去一切的努力都付諸流水，金市的猖獗必致搖動金融，刺激物價，將可能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當局決不會有這樣冒昧的舉動，聽任黃金自由買賣的謠傳，也只謠傳而已。就是用常識來推斷，也可以知道它的虛偽。

全市上由於這一個謠傳，而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波浪，到現在當然可以說是已經過去了，而黃金的決不可以自由買賣，這拿過去的事實來說，就是鐵的證明，也不容我們再來辯論的。不過我們也不敢說，關於黃金的問題，已經是完全沒有了。因為黃金的黑市買賣，現在仍舊未能絕跡，而這種不能視作一般物資的黃金，其存在於上海以及中國各地，也有相當的數量，我們要使它不至於為戰時經濟的禍患，且反有利，那就是一件很費研究的事。

黃金的直接用途，大多只是作為飾品，並不是軍需物資，而也不是民生的必需品，它的最大的用途，就是可以作為鑄幣的材料。由於價值貴，而品質可以恆久不變，以之作為本位貨幣，實為最合於理想的，所以金本位制會盛行於各國。就是不用金幣的國家我們如果用黃

金去交換他們的物資，也是可以的。由於它能交換國際的物資，就是一旦失去了各國國內本位貨幣的地位，而在世界各國的國際間可以從事物資交換，則無異是國際貿易的媒介，而仍具有國際通貨的資格。

這種隱然的國際通貨的地位，確是黃金的最大用途最大價值之所在，國際上為什麼要從事黃金的爭奪，其理由也係在此。我們知道過去歐洲人為什麼要冒險航海，跑到新大陸美洲去，或是到東方來，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掠奪黃金。產業革命後，國際貿易發展，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商業的經營遍布於全世界，這也是變一種方法，來掠奪世界的黃金。

用國際貿易掠奪世界黃金而達到最高峯的國家，那就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造成黃金偏流的現象，把世界的黃金大部都集中到美國人的手裏去，以致很多國家都不能再保持金本位。一直到現在美國仍不放出他所集中的黃金，而常常利用這黃金的力量，在世界上海興波作浪。

也許有人要懷疑，美國死藏那些黃金究竟有什麼用處？可是關於這一個問題的回答，却很簡單，黃金在國際上有交換一切物資的功用，貯藏黃金，則無異貯藏一種吸收國際物資的力量。有了這種力量，在平時可以從事經濟的爭奪，而戰時也可以藉這種力量去吸收世界的物資以為己用。這是因為黃金究竟不是一種普遍的物資，世界各國始終都沒有放棄對於黃金的爭奪。美國貯藏黃金當

不是偶然的。

黃金的一般的價值，一般的用途，我們根據以上所說，大概已可以有一個概略的觀念。可是中國境內的黃金，在這戰時的今日，又有什麼用途，這却是一個問題。是不是也可以用來到國際上交換物資？不過我們都知道現在國外的不易輸入，乃是由於運輸問題，而大東亞共榮圈內的物資交換，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的貨物去交換，似乎也還不至於輸送黃金。現在既不必以黃金向國外交換物資，那麼是不是也可以用黃金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以求金融的穩定？關於這一點，我們知道現在並沒有實施金本位的幣制，紙幣是不須有金幣作為兌換的。同時國際上的匯兌，大部分均已斷絕，我們的貨幣也沒有匯兌本位的性質，是以也用不着拿黃金來穩定在國際上的匯兌價格。現在紙幣的發行，其所以能流通，則純在政府的信用，而幣值的漲落，則由於物資供應的關係。貨物的供應缺乏，其售價必致猛騰，另一方面就顯出幣值低落的現象。反之，供應充足，售價低落，則形成貨值的漲高。無論發行銀行現在已保有若干的黃金，因其並不以之與紙幣兌換，而也不用來作為國際匯兌的準備，則銀行的保有黃金，也只像保有一般貨物一樣，是不能對於幣值的穩定發生什麼效用。

現在的黃金，差不多可以說已成爲一

種無用的長物，雖說它的永久價值並不一定，因而消滅，但政府要想利用黃金在目前經濟上發生一種有益效用，究竟是困難。政府不能利用黃金，而民間則以黃金爲一種投機的對象。在這幣值日趨

世界快速 飛機

飛機是快速地飛翔於空中的奇妙的東西。所謂速度，就是它最大的特長，在世界最高速度的記錄保持者，是德國的空軍將校弗立茲·維得爾 *Widder*。氏這個記錄是人類所使用的。一切交通的工具的速度記錄，使用機是歐戰的空中戰的花形，麥薩修密斯 *Messerschnitt* 機。發動機是一千馬力的達姆拉·兵茲 *Daimler-Benz* 一型，時速達七五五公里。

究竟飛機的速度最高可達到多少呢？據說可達一千公里，這約當音波速度（時速一千二百公里）的百分之八十，東京—紐約間祇需十二小時的行程。

由一天一天急速的步調在進步，據

推斷說，這次大戰末期的軍用機速度，可達九〇〇公里。速度的增加影響駕駛員的生理很大。例如，雖是些微角度的變化，也使心臟受到很大的震動。這是駕駛員可怖的障害，並且飛機的速力劇烈地增大，飛機很易發生特殊的速震動，這震動足以使飛機在空中分解破碎。

總之，各國都在以突破音速爲目標，盡力研究增高速率。同樣，翼的形狀的特殊構造，發動機的設計改良，但都爲推進葉的限制而尚未成功，因爲推進葉不用，改用「反動推進」。這個俗稱爲羅克 *Rocket*。它的設計一例，係燃燒瓦斯由尾後噴出，由於它的反動，空中突進裝置的總稱。大東亞戰爭勃發前，據意大利報稱已對 *Rocket* 飛機的飛行加以實驗成功。

是不是更陷金融於混亂，也是大可注意的問題。

若是可能的話，實行金本位，利用黃金的永久價值，以穩定幣值，使無用的黃金變成有用，那當然是一種很好的辦法。但這也受事實的限制，如果黃金保有量不足，不但金本位不易確立，而且擁有多量黃金的地方，正可利用這種機會以實施侵壓，反使自己更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也就是過去各國因黃金不足而放棄金本位的理由。

現在對於黃金的對策，是很難有妥善的辦法。在這沒有辦法之中，我們只有加強黃金買賣的管理，而絕對取締關於黃金的投機操縱。至於穩定幣值，安定物價，唯一妥善的辦法，只有充裕物資供應，這就是增加生產，並使交通運輸能達於圓滑的境地。但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以及不合理的經濟統制，則正是增加生產的大敵。假若我們沒有改革的決心，則必自陷於死途終至噬臍莫及。如果生產能增加，物資供應能圓滑，則物價穩定，投機熱自告減退，所謂今日黃金投機問題，也自然解決。其能否達到，那是要看我們現在的決心爲如何。假若各人僅求自己的私利，而置國家民族的存亡於不顧，那麼我們的呼籲，也不過是白費氣力而已。

低落的過程中，人民爲避免保有貨幣的損失，自然要去收藏黃金，再加以投機操縱者的興風作浪，金市的混亂現象，遂不堪設想。

假若我們現在把所有的黃金都收爲國

數量與紙幣的數量相差太遠，而不能實行無限制的兌現，則金本位也終不能成立的。或者鑄造一種金幣，另發行一種兌換的紙幣，而與現在的不兌換紙幣不相關繫，則立刻發生二重貨幣的現象，



英美在華之法院

汪曉蜨

清末，列強對華戰勝，我國屢次被迫着作城下之盟，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之中，除了割地賠款，通商租地以外，還有享受「領事裁判權」的權利。

領事裁判權，是侵犯獨立國家主權的制度，照理是為國際公法所不許。可是，帝國主義者，當時以弱小民族及半殖民地待我，所以有此等的要求與實現。一方面也因為當時清廷官吏的惛昧，禁不起帝國主義者威脅與恐嚇，以致造成了永遠的束縛，和無限的恥辱。

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從前有十九國之多，其國名如左：

- | | | |
|-----|-----|-----|
| 英國 | 葡萄牙 | 美國 |
| 丹麥 | 法國 | 西班牙 |
| 德國 | 瑞典 | 俄國 |
| 瑞士 | 奧國 | 日本 |
| 墨西哥 | 荷蘭 | 巴西 |
| 秘魯 | 比利時 | 挪威 |
| 意大利 | | |

此十九國之中，後來逐漸撤廢了十五個。截至八一三事變以前為止，繼續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僅有英，美，法，巴，西四國。那十五個取消領事裁判權的原因，除了（一）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二）自願放棄以外，其餘的，都

是國民政府歷年來遵循國父遺訓，努力爭取的結果，如（一）華盛頓會議席上力爭，（二）舊約滿期重訂新約的機會，纔有如此的結果。

英美等四國之不願就範，不願我國主權，其用心可見。幸而大東亞戰爭爆發，經盟邦日本的協助，擊破了英美在華的一切惡勢力，我國纔得脫去此項桎梏。本文為暴露英美帝國主義者過去之獐獍面目，乃就該兩國在華設置法院的經過，及其弊害，寫述出來。

（一）英國

英國行使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實施辦法，係根據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五年英樞密院之敕令。依此等敕令，便在華設立了兩級法院：其一，為高級法院；其二，為地方法院。

高級法院，設推事二人，並臨時陪審員數人，常川駐於上海審理案件。地方法院，設立於中國各地領事館之中，即以各該地的領事充任法官。

高級法院，有完全的司法權，審理一切民刑案件。惟開庭時，必須有陪審員到庭，方為合法。

地方法院，審理各該地之案件。在上海方面，還有特設的英國警察法院，專門辦理輕微的案件。

關於上訴案件，則由原審法院審理。其組織，則以推事三人，合組「會議法庭」。如不服第二審之判決，得再上訴於「英國樞密院」。

在華法院所適用之法律，為英國之現行法，及樞密院之敕令。

在上海設有英國監獄，一切輕罪人犯，即在上海執行。遇有案情重大的人犯，或刑期較長者，則押送至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監獄中執行之。

執行死刑的人犯，則在上海執行。

右述係英國在華法院的大略情形，其弊害容於後文合併寫述。

（二）美國

美國行使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實施辦法，乃始於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一日所公佈的法律。嗣於一九〇六年，又頒布設立駐華美國法院的明文。到了一九二〇年，將上海領事司法權，歸併於駐華美國法院執掌。

美國在華設有三種法院（一）為駐華美國法院（二）為美國司法委員會法院（三）為領事法院。

駐華美國法院，設法官一人，律師一人，檢察官一人，執達吏一人，書記一人，及委員一人。常川駐於上海審理案件。但每年之中，須往廣東，漢口，天

津等地開庭審理案件各一次。其辦法與英之高級法院巡迴開庭，性質相同。美國司法委員會法院，其組織簡單，與各地領事法院相似，但只有上海一地有此法院。

領事法院的法官，由各該地領事，或領袖領事兼任。此種法院，在中國計有十八所：上海，汕頭，天津，濟南，青島，雲南，廈門，安東，廣東，長沙，煙台，重慶，福州，漢口，哈爾濱，張家口，奉天，南京等。

駐華美國法院，除兼理上海地方第一審刑民訴訟外，其主要任務是受理第二審上訴案件。凡不服各地領事法院及上海美國司法委員會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者，得上訴於駐華美國法院。如當事人不服該院之第二審判決，可向美國舊金山第九區上訴法院上訴。此外，還可以再上訴於美國大法院。

美國司法委員會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有下列的限制：（一）民事訴訟，其標的在美金五百元以下者，（二）刑事案件，其處罰在美金百元以下者，以及刑期在六十日以下者。這有似乎簡易法庭。

領事法院的權限，和美國司法委員會法院差不多。

這三種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均依據美國現行法。如有特殊情形，得引用「平衡法」「海軍律」，或駐華大使之命令補救之。

至於刑事人犯的執行，輕犯即在上海美國監獄執行；重犯或送至菲律賓之馬尼拉監獄執行，或送本國監獄執行。

寫竟英美在華法院的制度及其權限以後，茲再接寫訴訟當事人國籍的問題：

(一) 英美同國籍人民的案件 原告告屬於同一國籍(即同是英人或美人)，相互間發生民刑訴訟，應歸英美法院自行審理。

(二) 英美人為被告的案件 被告為英美人時，原告人不論是中國人或第三國人，均應向英美法院控訴。

(三) 在我政府服務的英美人案件 中國政府的英美客卿，如因公發生糾紛或罪行，亦須向英美駐華法院控告之。

(四) 被保護國外人的案件 在華外僑中之某一國人民，如係受英美所保護者，倘發生民刑訴訟，應歸英美駐華法院受理。

此外，英美人洋行中，所雇用的華人，如與華人間發生訴訟，中國法院於送達傳票或簽發拘票之前，必須先行通知該洋行的主人，或英美領事。這是蠻不講理的侵權行為之尤著者。

根據右述的種種，英美人的猙獰面目，已十足地暴露出來。其流弊所及，何所底止！茲略述之：

(一) 侵犯我國主權——依國際公法，凡是獨立的國家，其領土內的人民，無論是何國籍，均應絕對的遵守所在地的法律。英美人在中國，竟藉其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權利，於中國境內設置法院，顯然侵犯中國主權。

(二) 華人與英美人訴訟難得勝訴——華人為原告，控告英美人時，既必

須向英美領事館控訴；但因不明英美之實體法與手續法，往往不易勝訴。且英美領事又多偏袒其國人，而不利於原告。因此有許多中國人，寧願受些委曲，不願向領事館打官司。還有一層，中國的律師，又不能出庭於英美法院，必須聘請外籍律師，而外籍律師，又故意提高其公費，榨取中國人的金錢。

(三) 反訴之不可能——華洋訴訟案件，對於原告的控訴，被告不能反訴，因被告國的法院，無管轄原告之權限。即使反訴的理由十分充足，被告法院不能受理。

(四) 排外思想之易生——因英美人對於華洋訴訟之不公，一般華人，對於一切外人均無好感，故極易引起排外的思想。

此不過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點。其他因其不公所引起的弊害為我們見聞所不及的地方，一定還有很多。故國父於臨終之頃，猶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諄諄昭告國人。

其次，我國人對於以前的「會審公堂」，也深致其不滿，茲附此略述其梗概：

在我國上海漢口廈門等地的租界裏，自清末起，即產生了「會審公堂」，如：「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漢口洋務公所」、「鼓浪嶼會審公堂」等皆是。茲據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為例而寫述之，以暨其餘：

內的特種法院。因為該公廨的經費是由上海道負擔，法官是由上海道委派，上訴的機關，又是上海道，並且會審公廨在租界內，又可以自由行使職權。可是，到了辛亥革命的當兒，英美人乘機強搶到手，改變原有制度，完全變成英美人治理租界內華人的司法機關。

自那時起，該公廨的經費，由租界當局支付，其管理權則歸各國駐滬領事所共管。審判長亦由外人充任，一切案件，只有一審為終結，不得上訴，就是粹純的華人案件，領事也派人會審。這種侵權的行為，可謂目無中國的存

在。由民國元年起至十六年止，法權都在英美人手裏，租界內的華人，不曉得受過多少的冤枉。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經江蘇省政府極力交涉，纔告收回，改為臨時法院。

我們撫今追昔，能不敵愾同仇乎？

振華

本公司最能利用中華的
 資源，以盡時局的任務

膠·牛·脂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灘路一八號(黃浦大樓二〇六號)電話六一〇〇〇番

小人書的檢討

錢毅

在紙價飛漲的高潮中，出版刊物，可以說是艱難得到了萬分，但是一般的雜誌，在街頭的報攤上，依舊形形色色的羅列着，絲毫沒有減少，並且隨時的還有着新的發現。姑且不問它的内容如何，僅就量的方面而論，總不能算是十分的貧乏了。

然而這許多的刊物，幾乎全是給予成年人的，人們去欣賞消遣的；倘若你要想買一兩本足以啓發兒童思想的刊物，簡直可以說「踏破鐵鞋無覓處。」雖然是在今日的街頭報攤，肩摩踵接，多如過江之鯽的情況之下。

因此，却很挑了不少街頭上，牆角邊，弄堂中專門出租連環圖畫小人書的攤販們發了一點小財，不論是男人，婦女，小孩，祇要能守在攤子旁邊，看着書不要給別人偷了去，就很容易的便將兒童們的果餌錢賺到了手中。

擺一箇書攤來賺錢，原本是正當的生意——將本求利，沒有什麼可加議論的；然而這種專門出租小人書的攤子，雖說也是同樣的做着將本就利的生意，但是一去深究這些小人書的内容，却有不對它加以考慮，而認爲有值得檢討

一下的價值。

不必去分別國籍，也不必去問什麼種族和性別，祇要他是世界上人類的一個，當其在兒童的時代，他們的心靈和思想，沒有不是純潔的，既沒有什麼功利思想，更沒有什麼奸巧的手段，即連什麼叫做世故人情，他們也是茫然的；這固然是他們的幼稚，但也正是他們天真的純潔。

因爲他們的天真純潔，是極端地絕對的，所以就象照相機中沒有用過的膠捲一樣。社會上的一切一切在第一次映入他們的眼簾時，也如同撥開了照相機鏡頭的機鈕一樣而永遠留着不可泯滅的印象。而且一個兒童將近要成年時代的記憶力，更是超過一個人生的任何時期，在此時期的思想灌輸，簡直等於靜脈管的注射針，使得他的每一個細胞裏，都有着藥力的活動而和血液混合起來，並且它的繼續存在性還有勝過於任何的注射，永久的保留在血液中，而幾乎成了終身的中心思想。

所以在這先入爲主的道理下，凡是足以刺激他們腦神經的一切語言文字，都是對於他們將來的立身立業上有着莫大

的關係。從前人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及「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以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這些話。用之於兒童的思想教育中，可說是最確切不過了。

在一個大都會中辦小學，總嫌有點吃力不討好，而且也不是所謂大教育家們的身份肯認爲值得一辦的，因此在大都市中雖然有着不少的最高學府，也的確造就了不少的人才，可是要想去尋一個設備，管理，教授方法，課程，全都令人認爲滿意的小學校，結果總不免教人失望，因爲不是設備和管理種種方面欠缺完善，便是在收費方面十分的貴族化，再不，就是一切一切的都是馬馬虎虎。

生長在都會裏的兒童，無論貧富，他們所有的聞見，無疑的要比較鄉村間的孩子們，來得廣泛遠闊得多，但是究竟脫離不掉兒童們應有的幼稚，所以凡是他們所能得以聞見的事，多半得不到真象的全貌，不過見首而不見尾，或者僅僅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祇有在他們純潔的心靈上和腦海中留着一個詭異奇怪的印象而已。

中國人的家庭，對於小孩子們，向來是抱着祇要聽話，不在大人面前胡鬧，那就於願已足，至於他們背着大人幹些什麼，大人們那裏有那末許多的閑功夫去加以照管，倘然孩子們再能拿着一本書，坐在不妨碍大人行動的地方一聲不響地去看，則至少要稱贊他一聲不愧爲讀書種子，至於他們所看的是那一類的書，更是很少顧問了的。中國人的家

庭，大人對於孩子們所抱的態度和心理，大半是樂觀派，認爲凡是一個人都是靠天吃飯，靠天生長成的，尤其是兒孫自有兒孫福，祇要是「德門積慶」，祖德未衰，孩子們將來會自然而受着命運的支配，祖功宗德的默佑而做出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偉大事業來。

一般精神食糧的刊物，既沒有給予兒童們去觀摩欣賞的機會，居於家長地位的大人們，又無暇去照管孩子們的閒事，孩子們又對於一切知識不詳的事情，懷着疑胎，總要認識一下和多知道一點，於是看到無須認識很多的字就可以閱讀，而包括着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的連環圖畫的小人書，自然而然的會發生出莫大的興趣，甚至於廢寢忘食，專心一意去看了一本，再來一本，讀完一部，再來一部。

孩子們能夠自動地做着課外的閱讀，當然是最好沒有，然而因爲要看課外的書，竟至於將應該必修的功課，反而拋在腦後，不聞不問，也是妨害正當學業的；何況這種連環圖畫的小人書，不看了之後，反而影響到正當學業的寶貴光陰，而損失最大的還是心身上的修養，無形中影響到將來立身的品德。

講了許多的小人書不能看的話，究竟爲什麼不能看，却尚未說出其原因，現在來詳細的談一談。

發售這種小人書的商人，只曉得在印刷的時候圖省錢，賣出去時容易銷售；因此對於畫圖的人祇要他能夠把故事畫得出來，不致於把狗畫了貓，雞畫成了

鴨，使看的人能一目了然就行，但是首先的還是稿費能否便宜，和畫出來的圖，是否兒童們的心理上愛這一套。

因為祇求稿費低廉，和迎合兒童的心理的原故，一般在藝術界裏稍為有一點聲望的，和自負不凡的作家們全都不肯接受這種寫作，抱着一種不屑做，而認為是無聊的玩藝。於是凡是肯受這個寫作的，差不多全都是生計艱難，要得這一點些微的報酬，去幫助生活，所以更是要附和書店老板去迎合兒童心理，以求出版之後能夠暢銷，藉此拉牢着下次的買賣，並且倘能紙貴洛陽，更可以要求增加一點稿費。不過，這類的作家本身的學識修養，世故閱歷，恐怕也比幼稚的兒童們高明不了多少；甚至寫畫一個遠過千數百年的歷史故事，也許他自己還沒有弄清楚，至於故事中的登場人物，誰是什麼個性，誰是如何的因果，當然弄不明白，於是顛倒黑白，淆亂是非，往往將一件極有教育意味的故事，因為不知裁剪的方法，遂被他寫得七零八落，毫無價值。尤其是利用兒童們將近成年的時期的情竇初開，對於兩性間的祕密，半明半暗，想知道而無從問津的一種心理，凡是故事中有涉及兩性間的事情之愛，必定要把它畫得滿紙春色，繪影繪聲寫上許多肉麻不通的話，好像他曾經聽見和看見似的。因為這是由童年將變為成年時的孩子們最喜歡談論打聽的事，這類文字，尤為他們所愛讀，所以小人書上對於有關於性的故事，一定要如以擴大的渲染，決不肯輕描淡寫的放過，因為這與書的銷路，有絕大

的關係，至於是否會影響到讀者們的健康問題，他是從未顧及的。

一個人全具有高貴的自尊心，尤其在童年時，更覺得自己將來的偉大，是當代的英雄，並且兒童們的純潔心靈上，多半懷有扶善除惡的胸襟，喜歡談聽俠義的行爲，縱然是一個強盜，祇要他能做些除暴安良，偷富濟貧的行爲，也值得去崇拜；所以像鏢客黃天霸，俠盜魯平等的故事，時會看見成羣結夥的孩子們聚在一處噪嚷議論着他們的是非曲直，有時更會找上一個場所，同做戲的分別担任書中的角色，按照書中的情節去扮演着。

有時也會想到雖然像黃天霸這樣的好漢，照舊免不了失敗，對於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仍然不能達到為所欲為的目的；因而想起佛法無邊，道家的神通廣大，一切一切，只要手一伸，嘴一張，便可以把好人救下，壞人殺掉，即使好人受了重創，也可以金丹一粒，任何要命的致命傷，也可以立即霍然痊癒，如同沒有遭受暗算一般。佛法道力能有如此的神妙，於是孩子們由崇拜英雄好漢的心理，又一轉而變為釋道的信徒，時常幻想着怎樣去出門尋師，入山修道。

在幾年前有三個商店裏的學徒，就會經做出過這類的事：各人背了一口寶劍，就要去入山尋師學藝，後來的結果如何，雖不知道，但在情理方面着想，他們的興盡而返，大約總是可靠的；然而在他們留下來的信去追究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却也是中了看小人書的毒素。今日的兒童，就是將來社會上的主人翁；所以童年時的教育，無異於一棵大樹在其尚是樹秧時，需要合理得法的灌溉培植，倘然聽其自然滋生，等到已經長成爲大樹，雖然嫌有傾斜歪曲；不堪作爲棟樑之材，也祇好留作別的用處，也沒法再去糾正的了。可是他的原質，却本來可以培植成爲支廈的大木。那末那個可以教育成爲人才的孩子，一旦因爲教育方法的不完善而趨於下流，則不但是家族門庭中的不幸，並且也是國家社會的一個重大損失。

每當夕陽西下之時，常常有許多男女兒童，圍着出租小人書攤子旁邊，有的挾着書包蹲在地上，有的把書包放在地上，人就坐在書包上，一個個全都拿着一本小人書聚精會神的看着，身邊還放着一本小人書，有的背着書包，一手拿着一疊小人書，一手拿着食物，站在牆根底下邊看邊吃，這無疑的是剛放了學尚未回家去就看見小人書；但是他們所看到的內容，却不外乎誹盜，誹淫，無中生有，歪曲是非的故事。

照如此的情形，日子長久了下去，對於這些兒童們的心身品學，以及思想方面，總不能說沒有影響變化吧？因此想到這在做家長的固然不得辭卸責任，而書這種卡通式的小人書的作家們，尤須切實注意，改變一下作風。此外，更要提醒一聲，希望出版界和一般作家們，以後在寫作和出版方面，在可能的範圍中，多少顧到一點兒童們也同樣需要着精神的食糧；更不要忘記引導了若干的兒童的思想步入於正軌的，首先獲到實惠的，却是自己的孩子！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七年來的上海雜誌事業(上)

激 六

一、上海刊物的四個時期

最近我們常聽人談起，上海的出版界幾乎可說是停頓，文藝單行本不出，學術研究專著更是絕無。撐握着出版界門面的還是只有若干種雜誌，這雜誌的數目確不能算少。對於這些雜誌的評論有二種意見：一是說多而無當的，一是同情這些刊物的苦鬥精神的。我的意思是，現在出版事業，處在人力物力都不易的局面下，文化既不可能，能有這些出版家和作家肯出來苦幹，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種堅忍不計成敗的精神總是值得我們佩服的。

假設從事變後算起，上海出版的雜誌到現在為止，此興彼廢，數目可以說相當的可觀了。趁這個雜誌事業蓬勃的年頭，我們不妨檢討自事變以後上海的雜誌界的變遷，也許對將來文獻史料不無有微小的貢獻吧。

上海是文化事業的中心，仗着人才的集中，書店的林立，印刷的便利，讀者的衆多，雜誌數目一向較各地多。但自滬戰發生以來，軍隊西撤，一班舊的文化人多離開上海，未離開的又有許多人

杜門不出，過着隱居的生活，這一個時期，文壇極度沉寂，雜誌數目降到無可再降。這是民國二十六、七年的情形。

民國二十八年後，遠離上海的文化人有不少回申，如自香港歸來的陶亢德，自桂林歸來的林憾慮，自川滇等內地歸來的朱雯羅洪夫婦，編劇的冒蘇溼，寫散文的陸蠡，編「文藝新潮」的錢君匋，都是先後去過內地的。這一個時期，作家增多，編雜誌的興味重又提高起來，文壇呈現前所未有的熱鬧，刊物的種類逐日增加。一直到三十年冬大東亞戰爭為止，英美勢力改觀，這個雜誌的勃興時期才告一段落。

政治史上有一個大波動，雜誌出版事業照例是要沉寂一個時期的。大東亞戰爭發生，和平勢力普及上海的三十一年春間，雜誌數量顯然減少，這又相同於二十六、七年的情形。

雜誌事業的復興，在三十一年夏季以後，直到三十二年日形發達，以至最近。

綜觀上述，上海雜誌事業可分為四個時期：民國二十六七年是第一期，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是第二期，民國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上半年是第三期。

民國三十二年下半年至現在是第四期。這四個時期代表二興二衰，而這四次的興衰又是互為錯綜。

我們來檢討七年來上海雜誌出版界，最主要的是認清各個雜誌表現的思想主流，而集合若干刊物的思想，又有一共同主流。由這些主流的演變，我們可看出從雜誌事業中所表現的文化路線來。為敘述便利計可分成下列九節討論：

1. 政治性的刊物
 2. 清談派的刊物
 3. 純文藝刊物
 4. 通俗刊物
 5. 魯迅風一派的刊物
 6. 學術研究的刊物
 7. 其他刊物
 8. 和平文學的萌芽
 9. 大東亞戰爭後的刊物
- 自1至8節是大東亞戰爭以前的。大東亞戰爭後的刊物，因時間最近，專列一節。

一、政治性的刊物

出版這一類政治性的刊物，大多是由報館兼營。主要的評述時事，代表各個

政治背景，附帶刊載各種學術文章。

早期的有「譯報周刊」，「華美周報」，「自由評論」。銷路最好的似乎是「自由評論」，因為這刊物發表的言論左傾，很合一班激烈黨張的青年口味。「譯報周刊」由譯報館出版，「華美周報」由華美晚報館出版，「自由評論」則由一家掛名的英商公司出版；前面二種都是因為附屬報館出版，報館停頓，刊物亦跟着停出。出版時期較長的是「自由評論」，「自由評論」的停出并不是沒有銷路，是因為該刊與那家洋商訂立的合同契約滿期，也有人說洋商在該國大使館取得的執照吊銷，因致「自由評論」停頓的。

當「自由評論」出版，與牠共打對台的前後有兩刊物，一是「中美周刊」，一是出版僅數期即停的「獨立周報」。「中美周刊」為中美日報館出版。這刊物的立場可說是代表國民黨的，與代表共產黨的「自由評論」各有不同。也許是「中美周刊」的編制不夠活潑或文章不夠精警，銷路總不及「自由評論」。「獨立周報」創辦遠在「中美周刊」後，牠的開本是和以上二個刊物一樣，是十六開本。內容也是小評，時事分析，國際人物誌，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種論文，雜感小誌，大體上都差不多。這個雜誌和上面二刊物也是同樣掛的洋商牌子。辦這個刊物的目的也許是有意針對「自由評論」的，編制欠活潑，內容又沉悶，似乎還不見得比「中美周刊」好。加以出版不久就停刊，讀者對

這個雜誌的印象都很淡薄。

三 清淡派及西洋雜誌文的刊物

的刊物

清淡派刊物自林語堂提倡以來，盛極一時，自宇宙之大至蒼蠅之微，可謂無所不談，這派文章的好處，是能得性靈的解放，不假修飾，不重浮文，率真灑脫，如至友相對傾談，既有風趣，亦含智慧，所謂開卷有益，掩卷有味。

事變前提倡這種刊物最早的有「論語」，繼之有「人間世」，「宇宙風」，「逸經」，「西風」。惟「西風」提倡西洋雜誌文，與後來的「人間世」可說同類，與上面三種雜誌又略有不同。

「宇宙風」自遷往內地後，在桂林復刊。其後在上海別出「宇宙風乙刊」，桂林版則稱為「宇宙風」，（後又由桂林遷至香港）山林憾廬主編。「宇宙風乙刊」由陶亢德周黎庵主編。這兩個刊物性質各有不同。甲刊因為地理環境關係，刊登文章多與戰爭有關。乙刊的文章則較開適沖淡。執筆人有蘇雪林，朱雯，林語堂，羅洪，予且，陶在東諸人。文章的內容大率為往事偶憶，讀書雜感，人物誌，山水誌，特寫，掌故考據……等。

與「宇宙風乙刊」同性質的尚有「天地間」「人世間」二種。看這個刊物的名字就可知道牠們各有前人衣鉢。「天地間」近似事變前徐訏主編之「天地人

」，「人間世」近似林語堂主幹之「人間世」。「天地間」性質可說與「宇宙風乙刊」大同小異，惟水準較低。

「人間世」的出版可分為前後二期，前後期面目各有不同，前期「人間世」內容有點近似「人間世」，文藝性質較濃厚。祇出了數期，即告虧蝕停頓。隔不多時，又見續出，壽命比前期長得多。後期的面目注重西洋雜誌文，與那時的「天下事」相仿。

西洋雜誌文的揭橥當推「西風」，在「西風」以前像這類的雜誌就很少。「西風」出世後，大大的銷行，極受讀者歡迎，事變以後，仍繼續出版，主編者為黃氏昆仲，因為業務發達，又另發行「西風副刊」。在上海二十七八年以至廿九年間，各雜誌銷路以「西風」為第一。同時以雜誌的地位而能做出若干社會事業亦以「西風」為特出。該刊創有讀者會，平時聯絡得法，而且對於清寒的讀者，有入學貸金等等福利事業的舉辦，所以一般社會人士對「西風」印象都很深。「西風」上每期發表的信箱及徵文亦深得讀者歡迎。

「天下事」與後期的「人間世」都可以說是接近「西風」的路線而發展的。不過這兩刊物較為偏重時事性的一類西洋雜誌文，與「西風」注重社會報導的西洋雜誌文又略有區別。

「天下事」由陶亢德朱雯主編，還出版過幾種叢書。「人間世」前後二期均由丁君甸主編。

在三十年間又有一種專門刊登西洋

學翻譯的雜誌，名字就叫做「西洋文學」，創辦人係林憾廬。社址也就設在赫德路趙家橋的「宇宙風」社內。因為這本雜誌也正和「宇宙風」一系列的刊物為姊妹刊。

這個雜誌大約是因為銷路不佳，出版沒多期就似停非停。以內容而論，這確是一個有價值的雜誌。為「譯文」以後所少見。介紹的名作不少，譯筆也都相當能履行「信達雅」的條件。執筆人有予且，徐誠斌，張芝聯，宋梯芬等。

四 純文藝刊物的勃興

民國二十九年及三十年間，雜誌出版業有一個良好的現象，為現今沒有的，就是這一個時期的純文藝刊物極多。雖然這些純文藝刊物的內容不一定完全精美，但牠們的宗旨大多純正，不含有濃厚的商業色彩，既不阿諛低級的讀者，同時也不拿許多雜拌兒的趣味稿件來充塞篇幅。近年來雜誌就不然了，辦雜誌的人人都曉得取巧，明知純文藝刊物不能吸引大量的讀者，辦純文藝刊物的人可謂絕無僅有。只有最近出版的「文潮」可算是純文藝的雜誌，在荒蕪的文苑中獨樹一幟，的確是值得慶幸的事。

所謂純文藝刊物，有這麼一個意思：為辦文藝刊物而辦文藝刊物。這裏面的文藝作品決不帶着任何主義或是任何思想宣傳的意味。寫文章的態度固然是須要把握現實，但決不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一種純文藝刊物的態度在事變前有「文藝雜誌」，事變後最出色的當

推開明書店出版的「文藝集林」。

「文藝集林」主編人徐調孚，幫着拉稿的則有鄭振鐸諸人。這個雜誌是不定期刊，每期算作一輯，以一期中的某一篇文章為書名，可以算做叢書，也可以算做雜誌。自「望」以至「拓荒者」約共出了有五六輯，名家稿件極多。大體說來，這裏面作者有許多是舊時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的舊人，間有「文學」「文學季刊」等撰稿者，如夏丏尊，葉聖陶，鄭振鐸，盧焚，艾蕪，宋雲彬，巴人諸人。

這雜誌的水準，在當時一班文藝刊物中算是最高，并曾出過「翻譯專號」等幾個特號。但，因為水準過高和出版期不定的緣故，好像讀者也并不多，有點暮氣沈沈的樣子。

在這以前，以新鮮姿態出現於文壇的有「文藝新潮」與「文藝」。前者可歸入「魯迅風」一派刊物敘說。「文藝」創辦遠早於「文藝集林」。當「文藝集林」創辦時，「文藝」已經停辦。「文藝」的創辦人係暨南大學幾個學生，約自二十七年春辦起至二十八年左右停止。這刊物大致與「文藝新潮」有點相同，無論是版本及文章。不過，「文藝」中較多文藝青年的作品，鋒利潑辣的短文，技巧則不及「文藝新潮」老練。

與「文藝」同時的尚有「綠洲」「濤聲」幾種，也都是純文藝的，祇是這裏面的作品未見純粹，至少可說是瑕瑜互見。

太平世界

也 黑 氏

携兒謁長老
路過靈山脚
老蚌有好意
贈我長生藥



衆生惡殘暴
萬物樂仁慈
不嗜殺人者
遊山可跨獅



世間有漁翁
鵝蚌始相爭
若無殺生者
鵝蚌自相親



至誠所感
金石爲開
至仁所感
貓鼠相愛



爾不害物
物不害爾
殺機一去
飢虎可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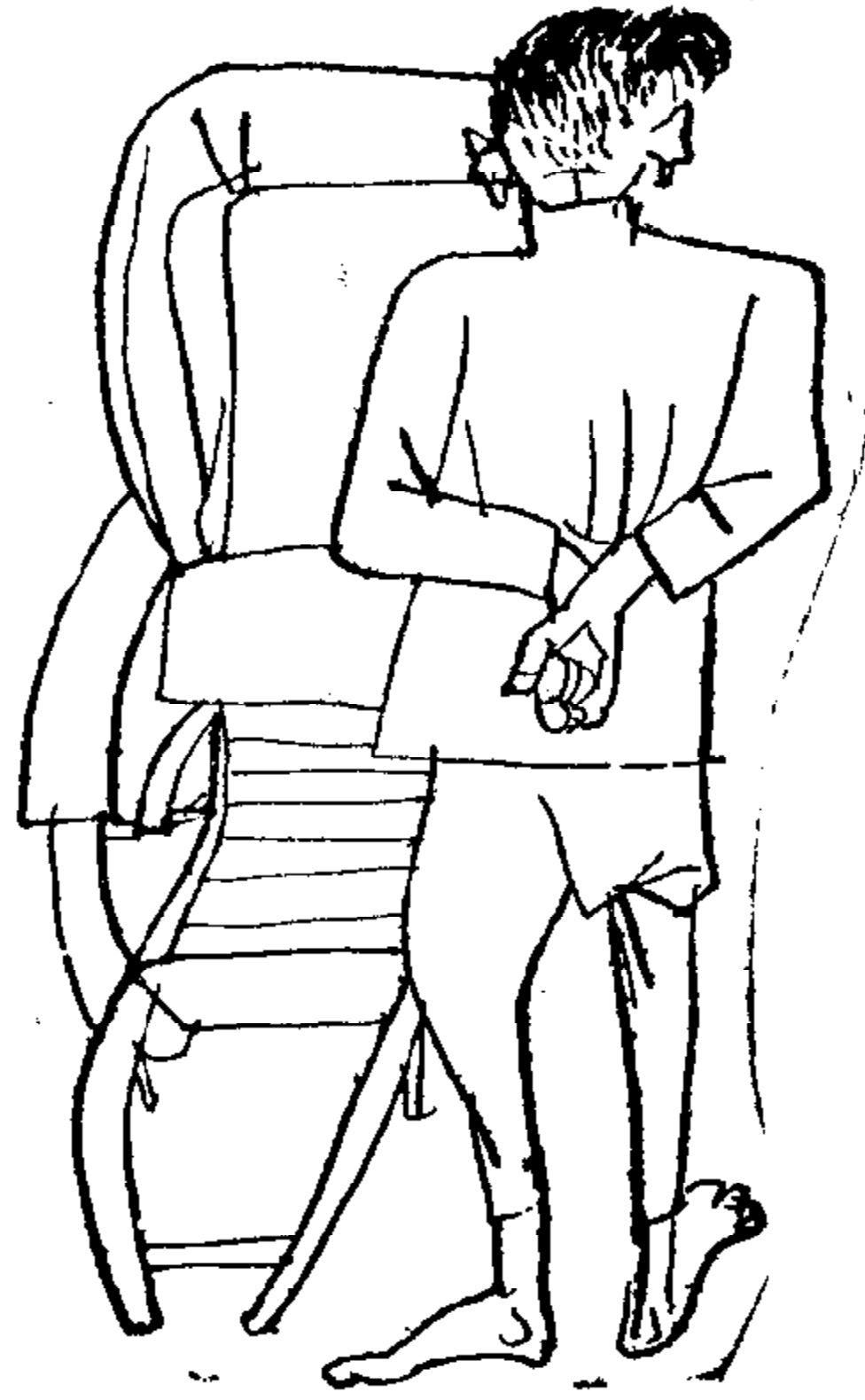


· 作臣作周 ·

馬路素描



自己的出賣品決不化焚



有了車子決不自己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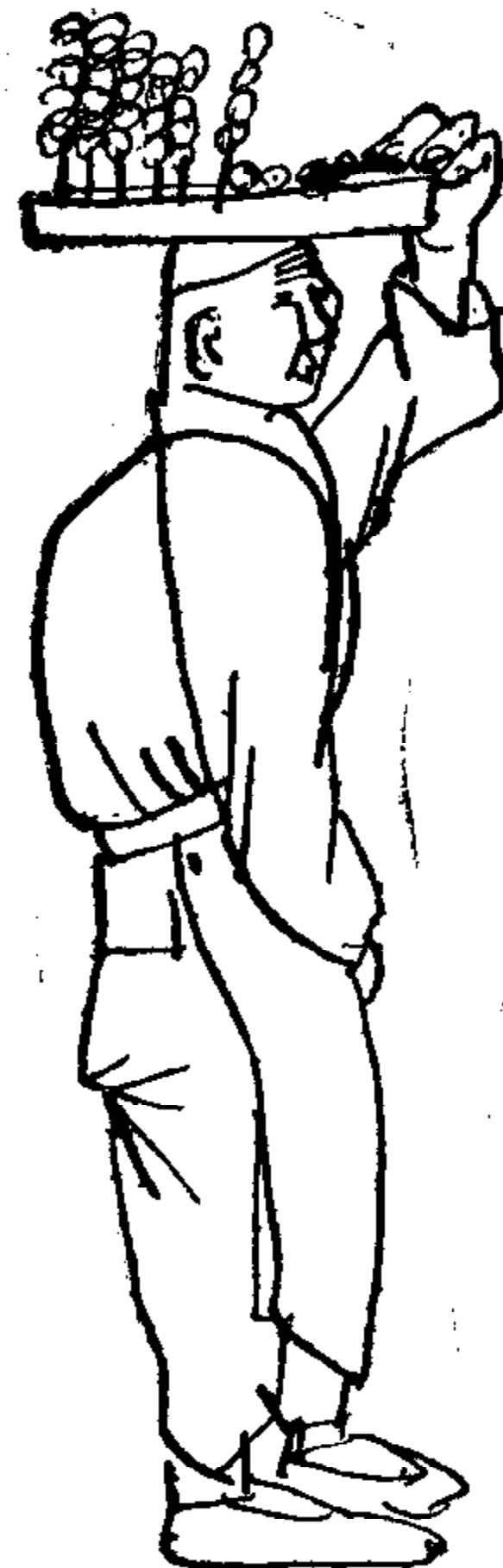
爲人製鞋自己赤腳



賣花人的家裏不一定滿室生香



不吃煙祇賣煙



有得吃不敢吃



南京鐵機製作所代表者

藤野喜藏先生

一 中日提攜的問題

中日兩國的親善提攜，是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根本原則。固然不僅是中日兩國的親善提攜，若中日滿泰菲緬印等國不



藤野喜藏先生

鞏固相互親善提攜，則不能期其理想的實現。在東亞的中心勢力的中日兩國間，更是重大的問題，必須從速使之理想化，而發揮有機的協力。我們必須促使渝方的覺醒，同時也必

活躍於中日經濟發展的在華日僑

三 富士鐵機製作所與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

在華日僑現在約四十萬。許多日僑都追從爲促使重慶覺醒而奮戰的日本軍，而在經濟、文化方面活動。在這許多日僑中，富士鐵機製作所代表者藤野喜藏先生，在日僑間也是代表的親善家，所以國都南京的民間，沒有一人不知道先生的親善態度。先生當中日間不幸的事變發生時，曾當日本軍的兵卒，在上海，徐州作戰，在南京的激戰，武漢的戰鬥中，殘留功績，受過重傷的勇士。先生離開軍隊時，很擔憂中日間的不幸事態，抱着以身貢獻中國的覺悟而來中國，而且他又基於中日兩國不可互相仇殺，應親善提攜互相協力，以驅逐敵人英美勢力的信念，而開設富士鐵機製作所。

地位和名譽的親善家地位。富士鐵機製作所，設立於昭和十五年三月，是以先生爲代表，從事經營日本的國家鐵機會社的重要事業。其製作品是由於先生的研究，努力，及崇高的精神，以及完備施設，優秀的技術指導，而產生精巧，堅固的製品的。

先生日常的中日親善理論和實行及對於製品的信用，在日本人間自不必言，在中國人間，也博得絕對的尊敬和信託。這不僅對於南京市的发展，即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直接間接的貢獻，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功績的偉大。

先生係日本中部滋賀縣人，於設立南京鐵材購買販賣組合時，即就任該組合理事長，瓦斯管購買組合及南京鐵工業組合，南京鐵材購買販賣組合等，大大地收穫中日經濟提攜之實績。現今在新中國的建設，大東亞戰爭的決戰時期，先生的活動，是中日兩國國民等應注目的，而且先生的活動足以爲中日國民的模範。

藤野先生本年三十五歲，在實業界成功者而言，總算是年青的。先生的熱情和努力，不久便築成了南京經濟界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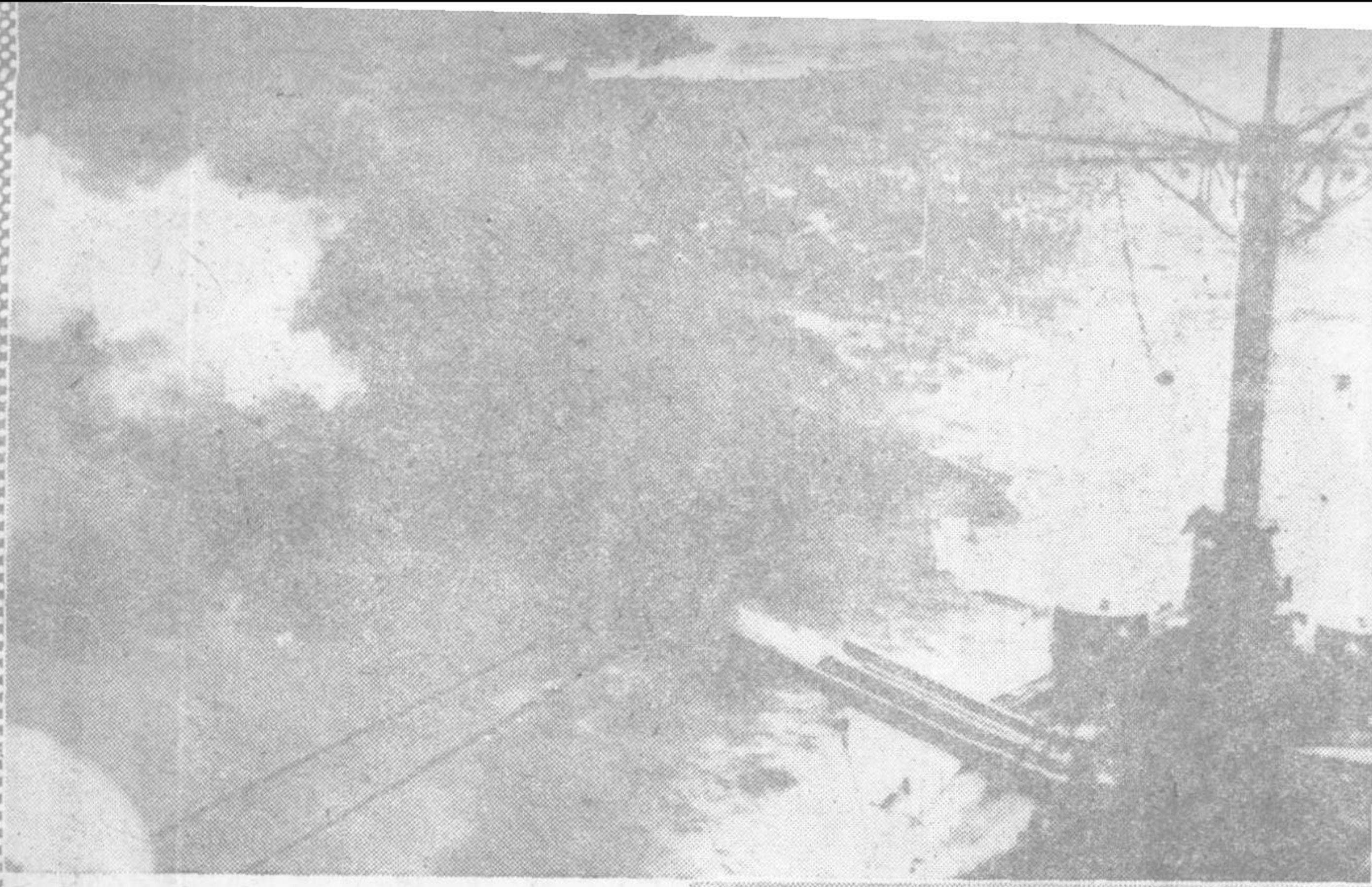
須與日本共同向澈底地擊滅敵英美邁進。因此，也必須加深與日本的親善。在日本方面，既因解決中日問題及完遂大東亞戰爭，而以確立東亞共榮圈爲急務，則必須強化中日親善提攜，希望中國的全面協力。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有密切的關係，現在無須再提倡親善。但中日兩國近世的事態，因英美的侵略陰謀，終於釀成六年前不幸的戰爭。因日本的決斷，遂擴大爲由東亞驅逐英美勢力的大東亞戰爭了。於是在國家及國民間便亟須中日的親善的提攜。

二 兩國國民的親善

即使單說親善，其問題是廣大而深遠的，僅僅政府的親善，不成爲真實的親善。如果不

以國民與國民間之堅固地携手爲單位，而促成國家與國家的團結，則不能成爲真實的融和。因此日本方面在華日僑間便實行猛烈的親善運動。上海，南京，北京的大都會，自不必言，到處創造機會，無論個人或團體，都積極地顯示親善風氣。同時中國人之間，也加深時勢的認識，最近欲知道日本的空氣，極爲濃厚。執政者和居於國民指導地位的人，自必言，許多的知日人士也站在前面，這也可承認日本人和各個團體之間，由形式的親交轉向真實的提攜。固然也有許多因一部分不誠實，不自覺的人們，而使日僑和中國人之間發生不和睦的問題。這是一件極爲遺憾的事。

威震 海洋 的 日本 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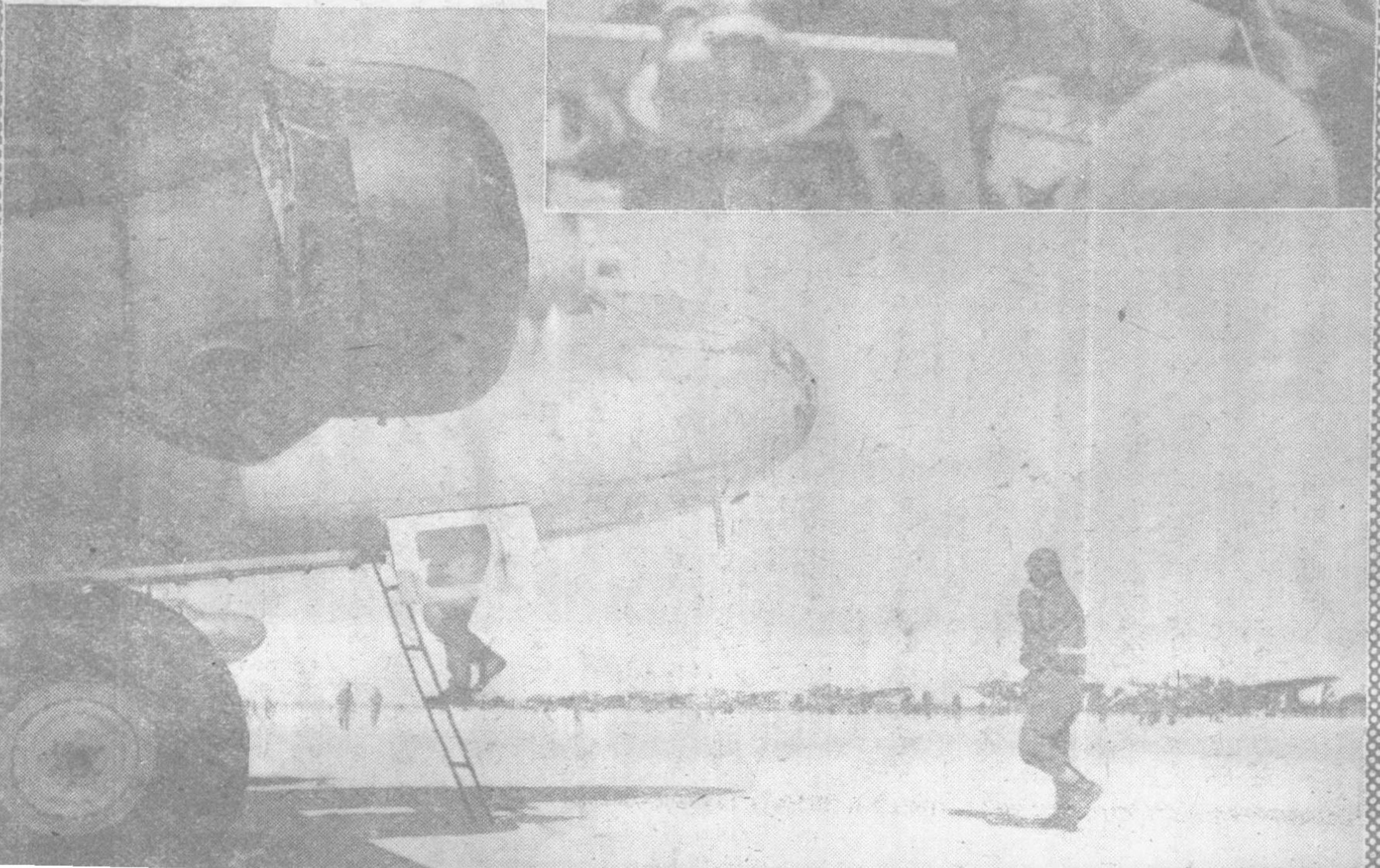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七日，爲日本海軍紀念節。在大東亞戰爭中，予英美及其他反軸心國海軍勢力以澈底的打擊，而充分發揮其至高無上之優勢的日海軍陣容，山本與賀古兩元帥，已完成其殲敵之偉業，如今，在豐田司令長官之指揮下，又奮然颯起矣。

照片說明：

(上) 巨砲雷鳴，百發百中之砲艦。

(中) 駕駛進擊中之海兵。

(下) 行將起飛前之海軍機。



夏之防疫



↑ 製好液體的體要先拿動物來試下一。



於慎重態度下製造防疫液。
於顯微鏡下從事檢查細菌工作。



將製好防疫液分送



↑ 防疫液須經過少女敏銳的眼光一一加以嚴密檢查。
← 防疫液檢驗室。

製好

→ 防禦液製成室須絕對清潔
 ○ 絕對不可有一點灰塵侵入



→ 將液體裝入木製管的姑娘。



↑ 將容器——清潔的姑娘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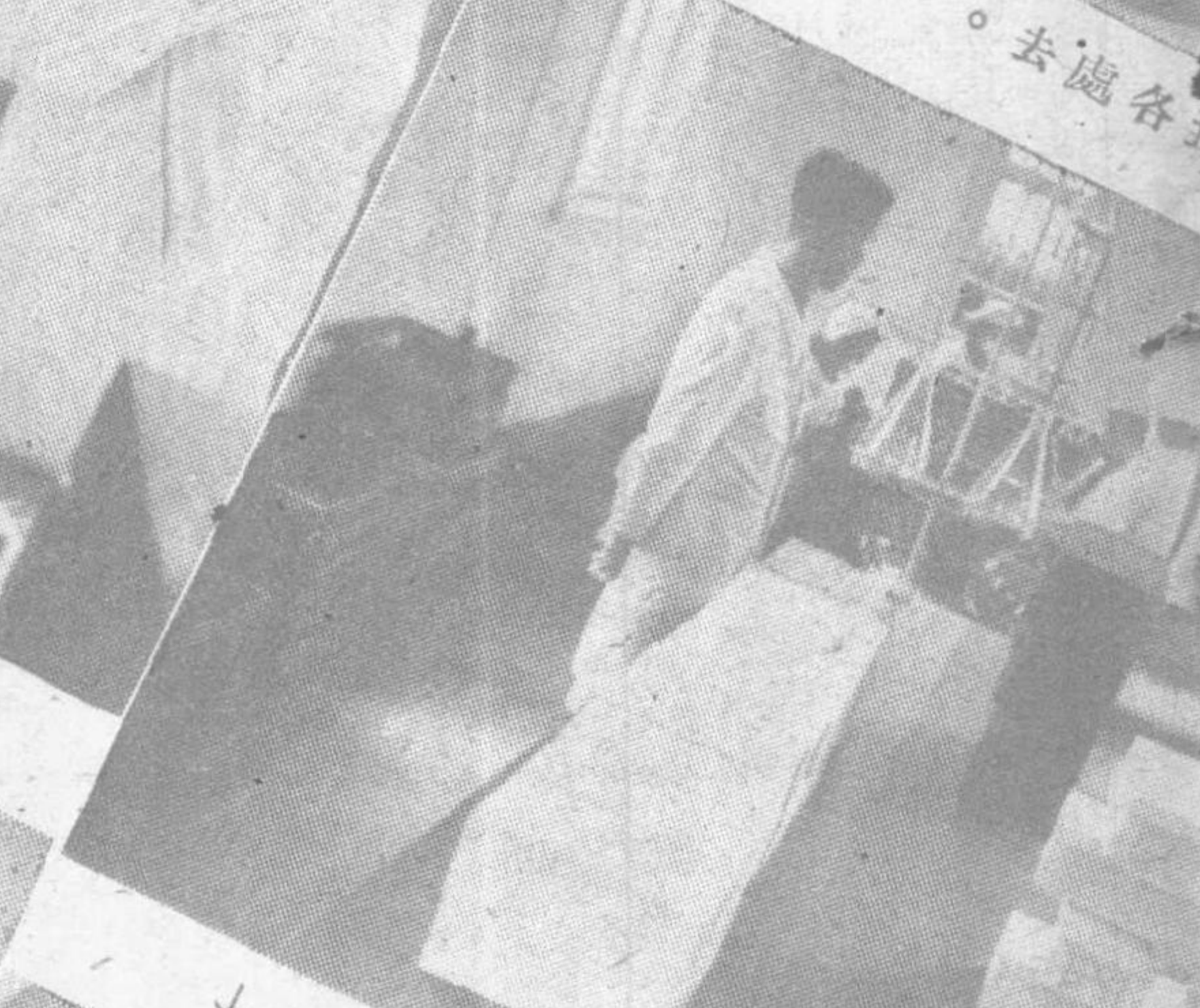
↑ 於街頭實施各種防疫注射



↑ 各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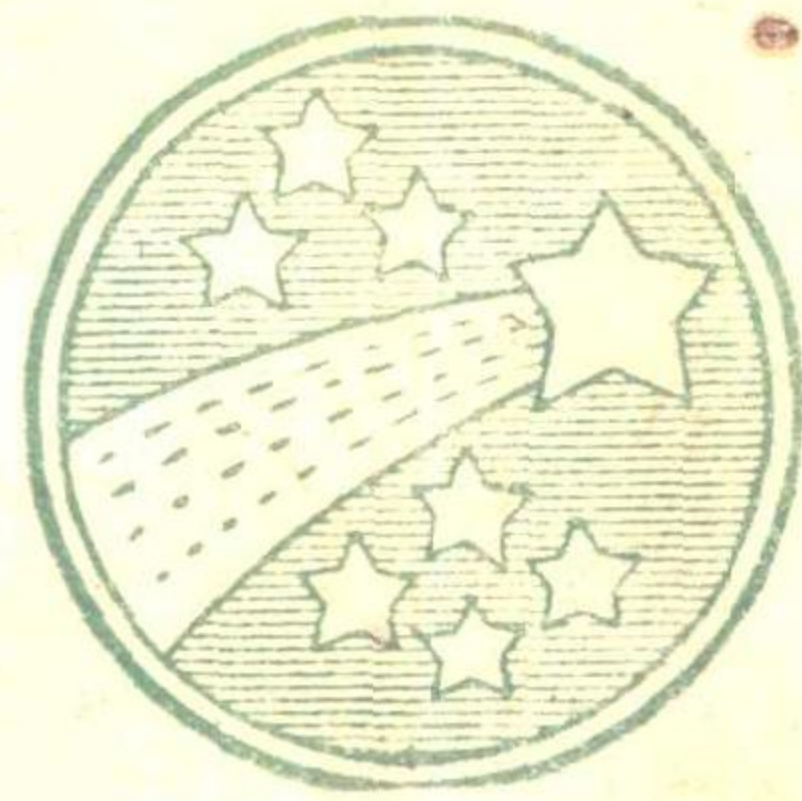
→ 把製成的防疫液體裝入玻璃管內。



↓ 消毒的重嚴過經須液疫防的圖為消毒器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U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畢那兒、等
得本等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
因維他命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
速確實。

皮 造 路
PI SU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祛痰鎮咳劑

福 斯 透 路
HV S TO L

對於肺部感冒及各種重輕咳嗽之最佳
內服良劑。

消化器疾患治療劑

刻 來 安
GA LE ON

對於胃腸病及消化有極大功效之良劑

剋毒殺淋注射液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阿 惜 掃 爾
A CE ZA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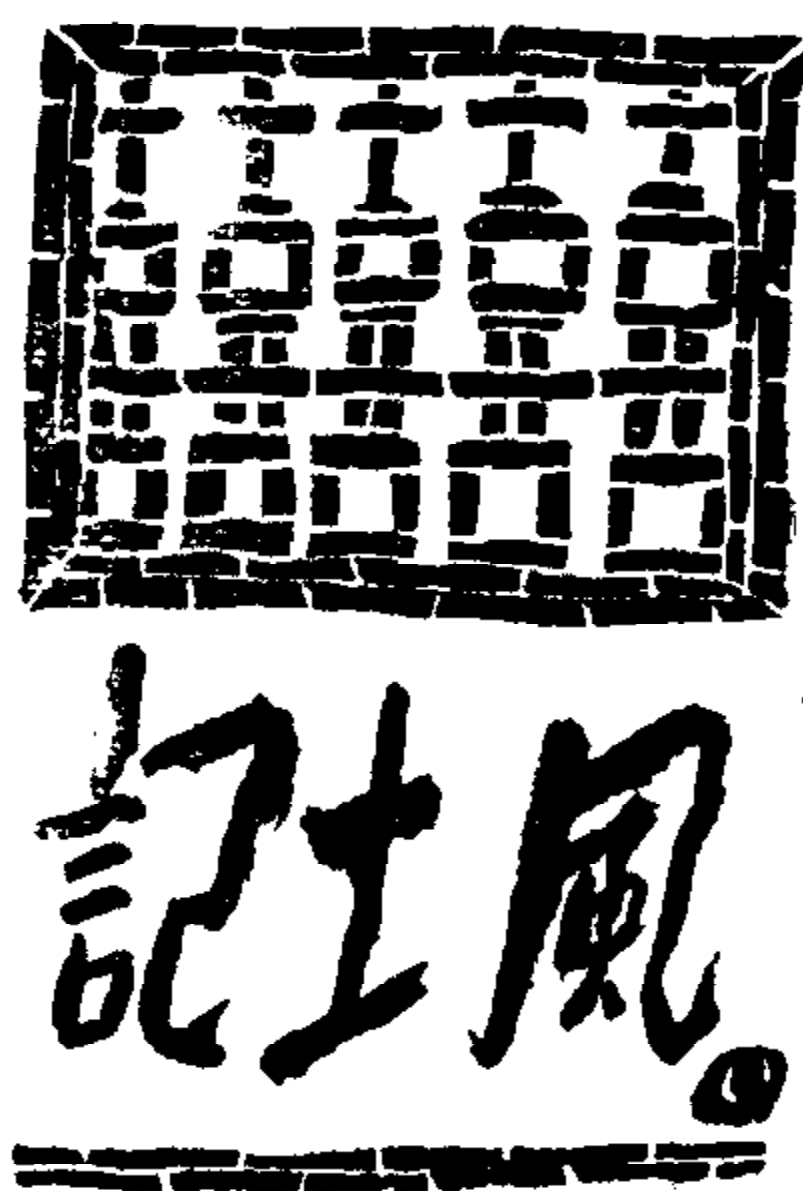
專治淋疾、扁桃腺炎、敗血症、肺炎
、化膿性腦膜炎、丹毒、敗血膿毒症
、齒齦炎等等之不能缺少之良劑。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G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上海福州路八九號
電話一二六八九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風沙迢遙憶

鄉城——北平

曼如

主的浪淘沙詞：「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顰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仔細想詞中的意味，又聯想到遠在千里外的故鄉的家，和遠在千里的人。居然也有了所謂「心理的共鳴」。池魚思故淵，在有家歸未得，况乃未休兵的今日，一片鄉思，亦只好託之於紙筆了。

北平是一個值得人留戀的地方，可是又極不容易說出他好在那裏，籠統地講，是適宜於居住的地方罷，風土，人情，在在能使人迷戀。北平是有着七百年歷史的都城，街道，建築，店鋪，都有一種特殊的古老味兒。人情又是那麼醇厚，北平人可以被推崇為一些最會講話的人們，這我們在讀老舍先生寫的小說時，就能領略出些味兒。南方的文人有不少到北方教書，就受了北平方言的影響。像胡適之先生。北平人是那麼平易，最能體貼人的，你如果有一個北平的朋友，那真是有福了，你能接受他的招待，可絕不像豐子愷寫的「作者言」裏的那樣令你難看。

北平的氣候，冬天和夏天很長，秋天不很長，春天簡直不容易看到。春天有夾了黃沙的風，吹在臉上非常的痛，有時真使人可厭。所以在清華園的朋友，每逢入城，都希望不是個風天。有這樣一句古語：「清明日風作，則一月內無日不風，亦無日無沙矣」，倒是真的事實。只不過不定在清明起風也。春天既然很短，一忽便是春末夏初，也就是

北平最好的季節。景陵鍾惺四月三日楊修詩：「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花妍。豈日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四月末，花事將闌，易增惆悵，惟柳陰中鶯一聲婉轉，如鼓笙簧，殊有斗酒雙柑之樂，惟月餘則去不能久住耳。古詩云：「黃栗留鳴桑椹美」，黃鸝既鳴，則桑椹垂熟，正合今北平季節也。四月裏櫻桃新上市，是一年諸果新味之始，在東安市場的鮮果攤子上，夜裏在雪亮的燈光下，紅紅的一串串的小圓球，加上綠葉的陪襯，真是愛人。蘆筍與櫻桃同食，最為甘美，「蘆筍生時柳絮飛，紫櫻桃熟麥風涼」，正是初夏的景象。

一到夏季，北海的荷池，中山公園的樹蔭，便又成了人們的福地。中山公園在天安門西，是社稷壇舊址，有蔭森森的古柏，幾蔽天日。園中空氣極佳，有公理戰勝石牌坊。後荷池在夏天有非常盛的荷花，路旁是森森的柏樹，造成了滿地綠蔭，在樹下品茗可坐觀皇城景物，真是頗快意的事。北海最叫人忘不了的是盪舟，尤其是在荷花盛開的時節。碧澄澄的水波，遠處是瀟瀟堂的朱廊，在蒼翠之中高聳着的是白塔，一陣陣的荷香使人心醉。夏天瀟瀟堂的膳坊有一種應時的食品，也是我最喜歡的，名字叫「豌豆黃」，是用豌豆作的，樣子像綠豆糕，可不是乾的，而多少包含些水份，在熱天吃着這冰涼的食物，甜的涼的，真比吃冰結凍好。瀟瀟堂是品茗用點心便飯的所在，前面就是太液池，

不時有荷風吹至，如果是雨天，在一片迷濛中望白塔，只能看見在翠綠的樹蔭中的一座塔頂。白塔山在太液池中，有「瓊島春陰」四字是御書，立碣在山之左，是燕京八景之一。

在一個春陰欲雨的天氣，同了朋友到景山的壽皇亭上去。景山是一座土山，樹木又很少，如果是太陽非常好的天氣，便看了一些趣味沒有。天氣陰陰地，在山巔能俯視北平的輪廓，真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事，北海的一汪碧水，四邊繞着綠蔭，當中是一條帶子樣的橋，截斷了一湖靜靜的深碧，五龍亭的五個亭子，錯落在湖上，很像是一西子湖的小景。右面是一色瓦房，映着一株株的槐林，想起了「雨中春樹葛人家」的詩句，不禁起了心理的共鳴。後邊故宮，一層層的黃色房子，肅靜極了。景山上有明思宗殉國處，那株犯了罪的樹用鐵鎖繞了起來，樹皮是鐵黑色的。看了這些，會引起你懷古的心情，會想起明思宗在登景山時的景像。

北平的名勝古蹟是數不完的，這裏也只好作一個簡略的巡禮，七百年歷史的帝都，給你的印象不無感慨，你看了頤和園便會為中國的海軍嘆息，流淚。園里的佈置愈精緻，你的創痛也愈深。長廊，聽鸚館，石舫……都是叫人駐足的地方。在石舫的後面有荷橋，凡十七孔，故又名十七孔橋。橋的欄柱上有雕刻的小獅，形態各異，和蘆溝橋相同，是頗偉大的建築。「蘆溝曉月」是燕京八景之一，橋在永定河上，永定河名是康熙時改的，本名桑乾河，古又稱無定河

一個客居異地的遊子，是多麼惦念着離別了的故鄉；牠會給他多少溫暖。那裏有他熟習的一切，親愛的家人，風土，人情……這一切對客地的他是那麼殷切地需要着。一個人在失意之餘，常會有「不如歸去」之家，如果想想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是怎樣一幅令人羨慕的圖畫。田園之樂豈是人人人都能消受的？杜甫的一首詩里有這樣兩句話：「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真把一個漂泊於江湖間的旅人的心情描寫得淋漓盡至了，平時能逸然賦歸，已足以高興一時，何況當喪亂之餘呢？真可以放歌縱酒了。

最近一個星期日，外面春雨潺潺，躺在床上潔白的被單上，聽着一滴滴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心里記起了一首李後

，水色極污濁，急流似箭，沒有一定的河道，為禍甚巨。唐詩上有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蓋指此河也。

青龍橋，八達嶺，長城，瑰麗莊嚴，登城下望，一切山水景物都在脚下，遠的許多山像灰雲一般的模糊不清，左邊山上不時有一列火車忽現忽沒的駛過，長城真是偉大的工程。城上有燒茶供人飲的，還有許多古董攤，擺着許多古錢，瓷器，銅器等東西。在那裏出售。因為遊長城的外人甚多，且他們都有些好奇心，要買些土物回去誇耀似的，所以小販們都學會了簡單的英語，「Pay a Dollar」，「This is Very Old」等等，居然也可以乘此大發財源。平綏路局青龍橋苗圃，植樹頗多，數十年後，綠葉成蔭，遊人當不寂寞了。青龍橋站上有詹公天佑紀念碑，字跡已模糊，先生是建築平綏路的工程師，平綏路是詹公一生心血所成。而被外人認為奇蹟的。

秋天，香山的紅葉，也是人們的欣賞的目的。「北平，你住上十年也不會厭倦」！有一位朋友說。真的是太叫人留戀了。

北平的住，真是叫上海人羨慕，人家都有一個大院子，院子裏都有高高的槐樹，花池子，魚缸。普通人家也總有個空曠的天井。不像上海一家家的像鴿子籠。叫人看上去多不舒服。北平四合式的瓦房，有着明窗淨几的書齋，冬天屋子裏有熊熊的火，喝着茶，和朋友閒談今古，有時自己負喧讀書，真有點所謂清福。秋天高氣爽，藍青的天空中，飛着雪白的鴿子，帶了鸚鈴，送給你的

耳鼓的是一種輕鬆的音樂。

這裏要談到是北平的洋車，說真話，誰要是初從北方到上海來，第一樣奇怪的是上海的洋車的破而穢，北平的洋車，不是包月車，也和上海的包車差不多。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裏，開頭就講到了北平的洋車夫：「年青力壯，腿腳靈利的，講究貨漂亮的車拉「整天兒」，愛什麼時候出車收車都有自由，拉出車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碰巧了，也許白耗一天，連「車份兒」也沒着落，但也不在乎。這一派哥兒們的希望大概有兩個；或是拉包車；或是自己買上輛車，有了自己的車，再去拉包車或散座就沒大關係了，反正車是自己的。比這一派歲數稍大一點的，或因身體的關係跑的稍差勁點的，或因家庭的關係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數拉八成新的車；人與車都有相當的漂亮，所以在要價見的時候，也還能保持相當的尊嚴。這派車夫也許拉整天，也許拉半天，在後者的情形下，因為還有相當的精神，所以無論冬天夏天總是「拉晚兒」。夜間，當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與本事，錢自然也多掙一些。還有些這裏不多說了。然而我們可以大概知道北平的車夫，不像上海這樣一律平等的車拉了。

北平人是講究吃的，有百年以上歷史的館子很不少，如同「沙鍋居」是有名的老店，「餛飩周」的餛飩涮羊肉烤羊肉都是出名的。醬菠蘿出名是「六必居」的，而且有嚴嵩寫的匾額。「六必居」有一次失火，掌櫃的着了急，出一百兩銀子僱人把那塊匾搶了出來，遊北平

的人們，到「六必居」買了醬菜，總叫夥計帶領有去看一看那匾，因為牠已像寶貝樣的藏在後堂裏了，開了電燈才能看到呢！這古城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嗅出歷史的味兒似的。北平的街頭，有許多食物都是非常值得一擷的。夏日的街頭常常聽到水果攤子的敲鐘兒瑤瑤的聲音。是用兩個小銅盤在手中敲着，攤子上賣的是加了木樨的熱水梅湯，悠悠的夏日，一聲聲悠長的蟬鳴，點綴着寂寞的銅器響聲，這一切，還都無恙吧！

還有一種食物是真道道地地的土產，別的地方大概不會有的，那便是豆汁。燕都小食品雜誌豆汁粥云：「精粕居然可作粥，老漿風味論稀稠。無分男女齊來坐，適口酸鹽各一甌。」註云：「豆汁，即綠豆粉漿也，其色灰綠，其味苦酸，分生熟二種，熟者担挑沿街叫賣，佐鹹菜食之。」豆汁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人既沒機會喝牠，也沒胃口喝牠。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青，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卻是作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地品出牠的妙處來。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

在北平，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担子。擔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的一種輕便的小凳

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好，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福，因為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不肯到那裏去販。北平有個歌謠：「誰要喝豆汁兒啊？還得找老西兒，酸酸的，辣辣的，酸黃菜，哼唉啲！」因為山西人的醋出名的酸，豆汁也酸，所以才有找「老西兒」的話，山西人通常叫「老西兒」也。

北平的歲時令節，也可以談談，通常最繁人夢想的，也還是過年過節的種種儀式和熱烈，大年初一，焚香接神以後，供水餃，放鞭炮，通宵達旦，市巷皆然。初一日，吃水餃，餃子裏藏有制錢，以卜吉利，家人中得食者，則終歲大吉，並備乾鮮果品，肴饌雜拌以助酒，謂之食團圓飯也，并吃年糕。記得祖母在日囑余曰：「人家問糕生了嗎？（其實應當是問糕熟了嗎？）你就說糕生了。」當時不知其意，以為糕既然熟了為什麼一定要喊糕生，現在剛明白是取年年高陞之意也。給尊長拜年，有壓歲錢拿，是小孩子們的一件頂快樂的事，至於親友來拜年，則大家都拿吉利話來說福，什麼「新禧」，「發財」，「順當」，「一順百順」，「吉祥如意」的說個不停。有俗語說：「一雞二狗，三貓四鼠，五馬六羊，七人八穀，九果十菜。」一、二、三、四什麼的是大年初一算起的，一直到初十。如果那天天氣清明，就是什麼收穫好，或是繁衍。到底是

否靠的住則不得而知矣！

今歲清明已過，如在平則兒童有戴柳條者，諺有之：「清明不戴柳，死後變

血族結婚之可否 丁福保

白花之種子，有時能放出紅花，紅花之種子，有時亦放出白花，此蓋因白花之中，隱伏有紅花之素質，紅花之中隱伏有白花之素質故也。於人亦然。譬如在外觀雖然未見有缺點之人，或者在幾代以前之祖先，曾有殘廢，或六指之人，其遺傳隱於其體內，亦未可知。因此在結婚後常有發現於其子女者。此時若有同樣血統素質（或者隱而未現）之血族結婚，則於子女強烈現出同樣之素質。設此血族，係單有優美之素質者，將生出不出世之大人，但若有六指殘廢之遺傳者，亦將於血族結婚所生子女強烈現出，故血族結婚，總以避免為佳。

血族結婚，為我國自古所忌，如同姓不婚也，此或由於道德之觀念，而血族結婚招致不良結果之經驗，亦必大有力焉。植物如稻，豌豆等，雖有由自己受精而繁殖者，然此乃屬於例外。即在動物有同族生殖者，其結果亦大都不良。而人類之因血族結婚，其子孫之患廢疾，如聾，盲，白癡，短命者，遠較非血族結婚者為多。向來對於此等皆欲歸過於同族生殖，但最近實驗遺傳學進步，對於以上之見解，已大有改變。

據綿迭爾氏之學說，謂遺傳質係永不變其本性。（獨立則）例如使紅花之豌豆與白花之豌豆配合，在雜種第一代，係盡開紅花。蓋紅為優性，白為劣性，（優劣則）故劣性與優性合時，性雖隱而不現，但其本質仍然保存。故若遇有劣性相聚之機會者，則向所隱而不現之劣性，即再現出。試使開紅花之雜種第一代相配合，在雜種第二代，雖其父母盡屬紅花，但所生者，則為紅三白一之比例。（分離則）

同族生殖，係父母以相等之遺傳質，相聚而生兒女，故若其系統，有優美之遺傳質者，則其美質傳於兒女，愈加濃厚，自然生出佳種，反之，設有惡遺傳質之同族生殖，則必生出惡質兒女，在理論上不待言而自明。故吾人對於血族結婚，不應盲目忌避，應調查該家系具有何種遺傳質，換言之，宜忌避者，不在血族結婚，而在該家系所保有之惡遺傳質。此為最近遺傳學說之主張。

自實際問題言，何以血族結婚之子孫，屢現不良結果，蓋以吾人祖先質，而惡遺傳質亦不少。在遺傳學上可注目者，即不良之劣性遺傳質與優性結合，根據優劣則，固然隱而不現，但若此隱有劣性之男女結婚，根據分離則其劣性即有相聚之機會，所生兒女，現出不良性質。血族結婚之危機，即胚胎於此優良者之同種生殖，近時從實驗而研究血族結婚者，有法國之萊托氏，用天竺鼠為試驗品，使之同族交尾，計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二二年共傳二十三代，產下天竺鼠三萬頭，據其調查成績，結果皆惡，所傳子孫，身體變小，體質減少，繁殖力衰，對於結核病之抵抗力亦變弱。又有威司太研究所之金女士，用白

鼠為試驗品，使之代代同族交尾，共產下白鼠三萬五千頭，據其觀察成績，最初所傳六代，係聽其自由交尾，其所產者，繁殖力衰弱，成績不良，但其後改從千頭之中，選出最壯健之雌者十二頭，使之傳種，計二十五代，皆係選擇強健者，使之同族生殖。其結果生出極其強健者，此蓋因代代祇留強壯者作同種生殖，虛弱者悉被淘汰，故生出強健之純系云。

在實際上，屢使行同種生殖，則漸自雜種分離出純系，此時若如金女士之實驗，代代留其優良者，則可造成優良純系。從事畜牧及園藝者，應用此理，以有優良之性質者，屢行同種生殖，使其性質濃厚，而造成優良純系。不獨動植物如此，人之家系，若具有豐富之優秀遺傳質者，其血族結婚，亦可愈助長其優良性質，造成優良人種。埃及，印度，希臘等古代文化民族，當其嚴守階級制度，祇優秀階級互相通婚時，其民族甚為繁榮。及其階級制度崩壞，此等優秀民族亦漸式微，乃歷史上之事實所昭示也。又烏資裕氏，曾就現代法國有名人士三千五百人，調查其血族關係，見普通一般人係五百人與有名人士一人有姻戚關係，而有有名人士，則每五人即有一人與另一有名人士有姻戚關係，可見其連繫有百倍濃厚之血族關係，自上述見地觀之，此亦大有意義也。

故血族結婚，倘其家系優秀者，必有美滿結果，但此則屬於罕有之例外。大多數皆有不肖之遺傳質，雖未見於外，祇係以劣性隱而未現，因血族結婚，乃聚合變為濃厚，引起不良結果，故血族結婚，為法律所不許，仍以避免為妥。

食狗。」其用意則不知也。或云此日有風，則過四十五日始止，諺云：「清明刮了墳上土，大風刮到四十五」。農家猶多占驗。

從正月大年初一起，一直到臘月三十日止，一年間的節真夠說的。現在我只寫點臘月里的事。北平歌謠有：「老婆老婆你別饑，過了臘八兒就是年，臘八粥幾天，瀉瀉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燉羊肉，二十七殺公雞，二十八把麵酸，二十九蒸饅頭，三十兒晚上熬一宵，大年初一去拜年。「您新禧」，「您多禧」。「一手白麵不攪你，到家給你父母道新禧。」由這歌謠你可以知道臘月的事不少了。「臘八兒」就是臘月初八，「臘八粥」是頗豐富的粥，有各色米、豆、及菱角、黃實、棗、栗子、蓮子諸物煮成粥，又加上桃仁、杏仁、花生、瓜子、葡萄乾、青紅絲、紅、白糖，真可以說是美味，多年不曾吃了。在臘八那天，有人家泡了蒜在醋中者，叫「臘八蒜」或「臘八醋」，預備初一吃水餃時用的。二十三辭竈，供了糖瓜兒，糖餅等，又把糖瓜置於爐口，封起了竈君的嘴，但是「上天言好事」是不能了，雖然惡事是不說了。過了二十三，大家都忙於寫對聯，掃房，辦年貨了。賣年畫的，門神爺的，掛錢的都絡繹不絕，一直到三十晚上守歲接神，大家才比較安靜下來。

「新年來到，糖瓜祭竈，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子要戴新毡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我在這里寫着，好像是在過年，雖然外面吹來的是暖風，柳條已經綠拂引人的頭了。



漂泊的杜工部

墨 僧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見咏懷古跡）「此生飄泊苦西東」，（見清明）這都是杜工部生活的自白。不但他自己感到「我生苦漂蕩」，就是他人也可憐他「愧爾東西南北人」。（見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後來王安石用最概括的話，寫出他那漂泊窮困的身世：

「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生戈矛。吟哦當時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飢餓」。（題子美畫像）

確實的，我們的大詩人，他不但自己漂泊一生地「俄走半九州」，並且連妻和子也顧不周全；又遭着世亂紛紛，鑑於當時一般受戰爭影響的平民，發生無限的同情。所以他一生所寫的詩中：一方面為自己家庭的窮困而發愁，一方面為當時人民的痛苦而嗟歎，充滿着悲哀的情緒。不過他的悲哀，與李太白不同，李太白純粹是個人的牢騷，杜工部則

及於社會的敘述，因此，人都認杜詩是歷史，而稱之為詩史。

他與李白同具有極高的天才，同樣的懷才不遇，同樣的漂泊天下，同樣的貧困終身，但他們的性格却自不同。李則秉性浪漫，善自排遣，常強顏歡笑以自適；杜則素性拘謹，憂愁苦惱，常常含着眼淚過日子。我們讀了杜工部的詩，好像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聽見寡婦夜哭，使人受到極度的傷感。且先看他

的身世：他是個官家子弟，他的第十三代遠祖，就是晉朝的名將也是注解左傳的經學家杜預；自以為文蓋屈宋，書超右軍的杜審言，即是他的祖父，歷代是做官的，不過都做得很小；他父親也是個奉天縣（即陝西乾縣）令，總之：在內任官方面，不過做到郎，在外官方面，不過做個縣令，所以他的家境是很窮的。新唐書中說「少貧不自振」，他自己也說「臣無資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也。」（見進封西縣賦表）惟其貧窮，所以能好學，因為貧窮往往是琢成大器的玉

人，張橫渠所說「貧賤愛戚，將玉女以成」，是千萬萬萬確的。杜工部後來在文學上有偉大的成就，正是由於家境貧窮的好處。

他既因家境貧窮的緣故，從小即努力於學問，又因有獨特的天資，也和李太白一樣很早就開了智識，他自己這樣地說道：

「七歲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歲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見壯遊）

崔尚擢與魏啟心是當時的進士，當他在十四五歲應考的詩候，便得到他們的稱許，把他比作班固與揚雄；他自己也會這樣的自負過：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見奉贈韋左丞丈）

這種比擬，並不過分，他後來在文學界的地位，實在要高過這一班人。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幼年時候，已經是個英才勃發的人才了。到了二十歲，他便開始遊歷的生活，在進三大禮賦表裏說：「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從這時開始，他便浪跡天下，成爲一個東西南北人，漂泊了一生。不過這種漂泊在他生活上果然是窮苦悲哀，極大的不幸；但是在學問方面却收得莫大的進益。我們知道遊歷實在是造就學問的最好課程，因為從遊歷所得的是活的智識，比從書本上所求得的死智識要高出萬倍；從來許多大學問家，大半是從這一方面造成的。所以他的浪跡天

下，實在是他不幸中的大幸，他從二十歲首先到了吳越，繼又到京兆去考進士，不幸這次考試，竟名落孫山，接着便遊歷到齊趙之間，經過一二年後，同到鞏縣，那時恰值李太白從翰林放歸，他倆便相遇於汴州。他對於李太白，非常地欽佩，我們看見他有許多稱贊太白的詩：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見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見飲中八仙歌）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文泣鬼神」。（見李十二白）

「不見李生久，徃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見不見）

還有二首「夢李白」，及「天末懷李白」等詩，見得他對李白何等欽佩。這是在這次遊歷中最值得欣幸的一件事。這次遊歷，大概在山東山西河南等地，有八九年之久，然後西行到了長安，我們看他在「壯遊」裏的敘述：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邱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葉香。嵯峨閩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枕戈憶勾踐，渡浙憶秦皇。越女天下白，鏡吳五月涼，剡溪

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篷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見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開陽。……）（見壯遊）

他這次到長安，抱着滿懷的希望，想在政治舞台上得一地位，以展其君堯舜的宏願，他在「贈韋左丞文」詩中不是這麼說嗎？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他自己也曾比作稷契，「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見詠懷）的確，他很想做一番稷契一樣的事業，他的希望何等偉大！他便獻賦來作進身之階，首先獻一篇「鵬賦」，以鵬自況，期皇帝的錄用，在進賦表裏說得何等懇切，一再說「伏惟天子哀憐之」，「有臣若此，陛下其舍諸」？一方面陳述自己的學問，一方面說現在窮得可憐，希望打動皇帝憐才之心，想不到竟像石沉大海一樣，毫無影響；他便再來一次，又做了三篇賦獻上，就是所謂三禮賦，在進三禮賦表中，說得更加可憐。前表中說：

「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這次表中再說：「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果然發生了效力，唐書中說：「甫奏賦三篇，帝奇之」，即下詔召見，給他在集賢院待制的一個小官，他在「壯遊」裏敘述當時的情形：「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履置體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既然得與賢士大夫交

遊，並且得着天子期詔，滿以為從此可有乘龍的機會，所以他又繼續獻上一篇封西嶽賦，在進封西嶽賦表裏說：「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把上次獻賦後的經過，加以記述，希望有什麼升遷，但却僅僅改一個「河西尉」，他覺得很失望，所以不肯接受，又改為「右衛率府曹參軍」，當時他有一首詩敘述這番經過：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後戲贈）

一個率府參軍，並不比河西尉高多少，不過率府中比較情閒些，所以他願意做一個小京官，等於一個參謀，官運蹇澀，窮困不堪。他在這時候曾經回到奉先縣探家，看見家裏的悲慘情形：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俄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鳴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回到家裏剛巧小兒子餓死，就可以想見他家中的窮苦形了。又因這時安樂山已攻下了洛陽，戰雲彌漫，不得不待着家眷逃難了，轉輾到了鄆州，聽見肅宗在甘肅靈武即位，他便步行到靈武去，中途被安樂山捉住了，半年多方始逃出

來到鳳翔，在「喜達行在所」裏所說：「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生還今日事，開道暫時人」，就是寫出當時的脫險情形。但他又與家隔絕，音信久不通，說：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見述懷）

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見他脫險後怎樣的官？怎樣聽見戰爭的惡消息？怎樣得不到家中的信息？怎樣耽心着家人的安全？把它的心事都露出來。拾遺是皇帝身邊的言官，想不到他爲了替房琯說幾句話，幾乎送掉性命，雖虧張鎰相救，得以赦罪，但却又走進蹇澀了。我們讀他的「北征」及「羌村」等詩，真要叫人酸鼻：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泥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吐，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慄？」（見北征）

「……嗚呼！歸客千里卒，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逢。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見羌村）

他這次回家，一方面使家人吃驚，一方面看見家人窮苦到如此地步，無怪他要心情惡劣，以致於病倒了。不久他跟着肅宗到長安再去做左拾遺的官，不到半年，被貶爲華州司功，司功是一個小吏，工作很忙，生活又苦，在生活壓迫之下，不得不拚着老命。想不到又遇到了大荒年，他棄官到秦州，又到同谷，那一帶地方。都是因荒年只靠樹皮草根過活，他也只好天天去掘草根，他在「同谷七歌」中寫出當時的情形：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我們試想一想當時的情景，一個白亂髮的老頭兒，在天寒日暮的風雪中，拿着一柄長鑿去挖掘全家賴以活命的黃獨（土芋）。竟一根也掘不到，空着手回來，看見全家男女均餓得呻吟了，這種景象，多麼淒慘呀！舊唐書中說他在同谷時「自負薪採薪，兒女餓殍者數人」，他自己也幾乎要餓死，他在第三歌中說：「有弟有弟在遠方……汝歸何處收兄骨？」窮得如此，全家性命懸於旦夕，一想到許多比他年輕的同伴，都挨餓，所以在第七歌中要嘆「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餓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了。這些少年，大都是當

年的同學，「同學少年多不濼，王陵衣馬自輕肥」(見秋興)兩相比較較，真要叫他憤懣萬分了。

沒有辦法，他漂流到劍南去，恰巧嚴武在做節度使，所以他到成都去投靠他，嚴武待他甚好，就在他那裏做個參謀。互相唱和，相得甚歡，集中他所給嚴武的詩有二十多首，想不到不久便發生了衝突，幾乎給嚴武殺死。當他們有衝突之前，在生活上總算暫時得到安定，有朋友資給他的在浣花溪造了一個草堂，舊唐書上說：「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沈江，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押蕩，無拘檢」，我們讀他那時所作的詩，如有客，江村，狂夫，客至，：

：等之，見得他的生活相當安適，這生活僅僅只有兩年，因着蜀中軍閥們的相爭，戰事頻起，又要遇着逃難的生活，首先逃到梓州，後來流寓到漢川，閬州，戎州，忠州，渝州，雲安，夔州，西閣，赤甲，瀘西，東屯，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等處，而死於來陽。大約十年之間，沒有安定過，都是在東西漂流中生活着，有時帶着家眷同行，有時獨個兒奔走。這時期中所寫的詩，充滿着因戰事而流漓漂泊的情況，且略舉幾首於下：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欲速，秋花錦石誰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發閬中)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况我飄蓬無定所，終日戚戚忍

難施。……」(嚴氏溪放歌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羌鶩後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天邊行)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邱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逃難)

「遭亂髮盡白，轉哀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春陵行)

這種可憐的身世，比之李太白還要可憐到加倍，無怪他到了晚年，也要非常的憤懣而消極，與李太白表起同情來，乃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天末懷李白)又如：「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資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醉時歌)「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消極語本來在他的詩裏是很少的，但是他既受到窮困的壓迫，運命這樣的坎坷。任何人都會走到消極的路上去，畢竟杜工部還不算十分消極的人，他不但十分消極，並且非常積極地對當時社會人民的痛苦表同情，這一點正是杜工部非常優越的地方，他因着自己所受的痛苦，連想到別人的痛苦，這種博愛的胸襟，值得鄭重的一提，但在這裏因為篇幅太長的緣故，留到以後再說罷！

南海康有為，有別墅在杭州西湖魚石鳴琴附近，內懸一聯，係南海自撰自書，聯云：「割據湖山少許，操草木鳥獸之權，是亦為政。游戲世界無量，集水天煙雲之勝，聊樂我魂。」此余早年所親見，今經兵燹，未知此聯與別墅，依然無恙否也。

苑廬雜寫

莘野

康南海西湖別墅聯

「鴨噪掀泥弄水蠅，牛腰磨樹拂田蟲；」
「竿扇青溪兒喚鴨，笠簑平野女牽牛，」均徒業莊漁(玉森)警句，意新詞俊，風調近宋人。

葉莊漁詩句

李世忠，(原名兆受，後受清廷招撫，授提督，始賜名世忠)河南固始人。其初以捻頭目，裹脅黨徒千餘，擾亂安徽英霍一，嗣於遜清咸豐六年，竄入滁州，踞城自固，屠殺焚燒，拆屋佔田，一惟其意之所欲，嚴有關獻餘風，因是除民遭其荼毒，匪可殫。其於太平軍與清廷，則反側持兩端，叛莫定，人因稱爲二毛子，又世忠頭禿無髮，亦私呼爲李禿子。世忠喜怒無常，行事往往出人意料。除有布衣侯度，擅草書，時因兵亂，流寓六合，世忠自陳功德，欲立碑垂久遠，招

李世忠軼事

度爲書石，度拒不往，則遣悍卒數十人挾之來，既至，仍堅拒不肯下筆，世忠欲殺之，人知世忠事母孝，爲展轉求援於其母，得母一言，事稍緩，世忠卒斷度右手將指(即大拇指)以洩憤。(度事後語人曰，「當夫已氏毒我時，我作氣與之敵，血注丈餘，惜不知痛，」信奇男子也！後安徽學使朱爾邁，贈一節千秋匾額以表揚之。)有竊賊夜入世忠轅盜物，爲邏卒所捕，世忠盛怒而讓之曰：「吾勢傾數州，并衛森密，爾何人斯，乃入吾衙行竊，非虎頭捋鬚，自尋死耶！賊亦盛氣報之曰：「唯子并衛森密，寶物充初，乃吾所以竊也，若問巷小民，淺淺細物，老子豈屑顧耶，今遭爾手，欲殺則殺耳，他何言！」世忠忽轉怒爲喜，其拇指而贊之曰「漢子，」隨給以制錢四十千，縱之去。又張某(述者忘其名)設小肆於鼓樓，肆內懸英雄獨立圖一幀，世忠見而愛之，欲攜之去，張某礙於勢，不敢言，唯俯首泣下而已，世忠詰之曰：「與否在爾，何泣爲？」張某曰：「此先人所遺，割棄有所不忍，是以泣耳。」世忠溫言慰之曰：「君乃孝子，令人起敬，吾心愛此畫，暫假一摹，越日仍當以原物見還，不爾奪也。」其後果以原畫返張，並贖以私鹽四石，其喜怒不測多類此。

錢牧齋門聯

常熟錢牧齋(謙益)，於明福王建國南都時，官禮部尚書，私第鑄門聯云，「君恩深似海，臣節壯如山。」朱漆爛然，字亦圓勁，及屈節清廷，授禮部侍郎，有人乘夜於其聯末續「一矣」字，下聯末續「一乎」字，可謂極幽默之至矣。



余秀蘭一直以爲自己是非常美麗的，因爲她同時給二個男子在追逐着，一個是遠在鄰縣身居顯位的侯光德；一個是相識才不滿半年的職業文學者左利。她雖則芳齡已交二十六了，然而始終沒有決定到戀愛對象的取捨，一面接受不斷而來的侯光德的情書，一面三天二

天去應左利的約會，她也許是這樣想的：有二個情人終比一個丈夫強。可是二個男的却不這樣想，終於像會同了似的分別以書面與口頭來暗示了她「青春一去不再來」的古訓。

青春去了是確實不會再來的，今年二十六，明年就該二十七了，在鏡子裏已經看得出自己臉上的縐紋，這怎麼辦呢？然而嫁給誰呢？她不禁有些志

志了。——左利是沾着牢不可脫的腐氣的，碰不碰就穿那襲沾了一大塊油迹在胸襟上的藍布大褂來，風度一點不夠瀟灑，而且三句五句離不開柏拉圖或亞斯退夫司基，很難使她能在她面前坐滿一個鐘點，「永借白頭」是必然無法做到的。另一個，侯光德，行動雖浮囂而貌相却俊美得多，資產既富有，任事又能幹，而且還寫得一手好情書，有時甚至使她在讀過後堅信他要是致力於寫作方面的話，成就也一定在左利之上的。在她的印象中，侯光德自比左利強得多，對侯光德所抱着懷疑的祇是，離別二年以來，雖說一禮拜平均總有六封信來，然而那邊是否尚有別的女性在纏着，是很難料定的。——她考慮再考慮，分析又分析，經過了幾天帶幾晚還

是不能決定，她雖知道左利用情較侯光德專，但她更知道侯光德財產比左利富；結果去試探了父母的意見，因爲她知道媒妁之言固然是舊式婚姻的禍根，而文明婚姻也不能不取決於父母之命的，否則怎麼能在訂婚啓事裡刊出「徵得家長同意」的名正的順言來？何況事實上到底以父母的見識比她大。

父親是自由戀愛的先進，母親就是經他追求得來的，所以他們都不反對女兒交男友，認爲祇要臨了由父母加以顧問與參議，這種制度就十分健全了。白天，母親把女兒告訴她的話轉告給父親，說：

「光德寫了信給秀蘭了，中間也提起我們，說他很掛念着呢。」

父親當然很滿意。

母親又說：「左利最近發表的文章很多啊，你覺得他的思想怎樣？」提起左利的文章，父親就想起了他大罵囤積奸商的一篇，那時他手裏正握着五十疋龍頭細布與一百箱祥茂白皂，遂不由得沉下了臉來。

晚上，母親把父親對二個人的印象之好惡告訴了女兒，後面還下了她自己的註腳：「萬般皆上品，惟有文章低，我看

左利將來怎麼能養得活老婆？」無可疑異的，做母親的給決定了女兒所不能決定的問題，母親當然是出於善意的，女兒也當然默默地接受了。

秀蘭經過了再度的考慮之後，立刻就寫封信給左利，中間誇張地說出在父母的阻撓下的婚姻之無法自主，使她不能接受他的佔有慾的要求，一萬分的抱歉。

第二天就愉快地趕到鄰縣去，準備與侯光德商談進行訂婚的各項措置，到了鄰縣之後，按址找着他任職的衙門，侯光德雖然見到了，可是她再無法使自己愉快，因爲滿屋子的辦事員女性竟佔了十分之六，而且個個都長得夠使她無理由的嫉妬起來，而且又個個對長官的態度都是很親暱。那個朝辦公室門坐着的侯光德對她的來臨竟感不到興趣，先端詳了她的面貌身材一週，然後淡淡地請她坐下命聽差送茶。

從天氣到時事，從時事到本地居民的儉樸，他們談得很簡單，像二個最普通的朋友似的，他不但沒有問起她此來的目的，連照例該有的久別初逢的笑臉也不大肯呈露出來；因爲他看出了秀蘭二年以來的漸趨於衰老，使他不敢在一大羣女

職員面前表示出他們的關係來。秀蘭感到在這裏多少不大方便，談過幾句就留下了寄寓的旅社和房間號數告辭走了；剛走出辦公室門，就聽得他在不屑地說：「一個不相干的親戚。」她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不敢回頭去看一眼，想像得出那一羣會笑得使她非常難堪的嘴臉的，匆匆逃回了旅社。

她在房間裏獨自坐了若干時間，來回踱了若干時間，靠窗望了若干時間，低聲泣了若干時間；最後始見侯光德不得不來而來了，開口就是：「你來有什麼事嗎？」

她很不滿意他的綁得很緊的臉，不甘示弱的反問：「沒有什麼事就不能來嗎？」

「沒有要緊事就簡直不必來看我！」那樣堅決的口氣是出於她意料之外的，同時也想起要應用某一本婦女雜誌上的「御夫」之類的方法了，眯着眼睛，捺着嘴，一種二年應付他的必勝的戰術，俏皮地說：「二年沒見了，你知道我多放不下心來啊？」

「有什麼不放心的？」態度依然很強硬。

「噯，——」她爽性這樣說了：「怕你給別的女人愛上了啣！」

他鼻子一翹，顯然是個「嘿」的意思。

「噯，我是特地來給你滿意的答覆的。」她頓了一頓，候光德沒什麼表示，她祇能接下去說：「你不是在最近的信裏還提起我們的將來嗎？」

一說起信，就教他懊悔，怎麼會給一隔二年就顯得這樣衰老的女人不斷的通信的？要想找點什麼刺激嗎，滿可以就近在屬下中選擇的，何苦捨近就遠多找麻煩呢？過去不說，現在事到臨頭，不得不及時解決，於是乾脆對她說：「說起將來，我正想跟你一談，我們的將來是二回事，根本不能合在一起的，妳有妳的將來，我有我的將來，我不能爲了我而連累妳多就時日，說實話，目前正好有好幾個人跟我在提婚事了。」

好在妳也有位左，左什麼的在一起，我們不妨就至此爲止。」說完這些就搭訕着走了。

秀蘭着實哭了一陣，然而也哭不出什麼辦法來，當晚就趕上夜車回去了。

母親從秀蘭的連連歎息中得悉了這回事，就百感交集地給女兒作警喻：「從來男子負心的多，就說妳爸爸吧，不，不去說他！就說光德吧，不，也不去說他！就說妳吧，妳不要

癡心啊，好的男人到底也有，慢慢的瞧着好啦！」

父親又從母親的絮絮不休中得悉了這回事，就或可或不可的表示了「左利其實也不十分錯」的意見。

一半出於父母的德惠，一半出於要對光德的報復；秀蘭第三天就去看了左利，那個一離床就把自己禁閉在原稿紙裏的職業文學者。

這天左利比往日更神經質，尤其在秀蘭面前，他給她的話祇有一句：「妳不配談戀愛。」說完就又握起筆來捷寫什麼，令她等了半小時不得要領而離去。

秀蘭不由得有些恐慌了，倒在床裏哭個不止。

母親說：「癡心女子負心漢，到底沒有錯兒。」

父親不說什麼，第四天對朋友們表示了需要選個女婿的話。接着就不斷有人送照片來，不過都不能使秀蘭愜意，不是說頭頂禿，就是嫌鼻子低，難得有看得上的却又無法使自己讓人家看得上；所以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一個月後，還是沒有絲毫成就；秀蘭之外，連父親母親也不能不起恐慌了，母親怨父親托朋友不週到，父親却又怪母親是把女

兒寵養慣了。結果一併主張婚配無妨悉聽命運，不必看什麼照片，連女兒也在其內。

父親是由於自己年歲大了，急需得個半子。

母親是由於女兒年歲大了，不能再慢慢的瞧了。

女兒是由於怕真不配談戀愛，所以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判決，她想得很有理由：世界上不單只候光德與左利是男人，她除了他們還是要嫁的。她不甘示弱，她簡直是要「嫁」給他們看。

一日，父親的朋友對父親提起了：「李先生，人很老實，環境很可以，任事很能幹，待人很和氣；就是……」

父親問：「就是什麼？」

「就是年紀也很大了。」

「大得怎樣？」

父親的朋友思索了一下說：「五十歲。」

「五十歲，讓我跟內人商量商量再談吧。」

父親一回家就忙着告訴母親：「李先生，人很老實。」

母親讚一句：「老實不錯啊！」

「環境很可以。」

母親又讚一句：「環境可以，好啊！」

「任事很能幹。」

「任事很能幹。」

母親又讚一句：「任事能幹，很好啊！」

「待人很和氣。」

母親差不多快活得要跳起來了：「和氣，豈不更好！」

「不過……」

母親讚不下去了：「不過什麼？」

「不過年紀也很大了。」

「多少呢？」

「多少呢？」

「不過年紀也很大了。」

「多少呢？」

「多少呢？」

「多少呢？」

「多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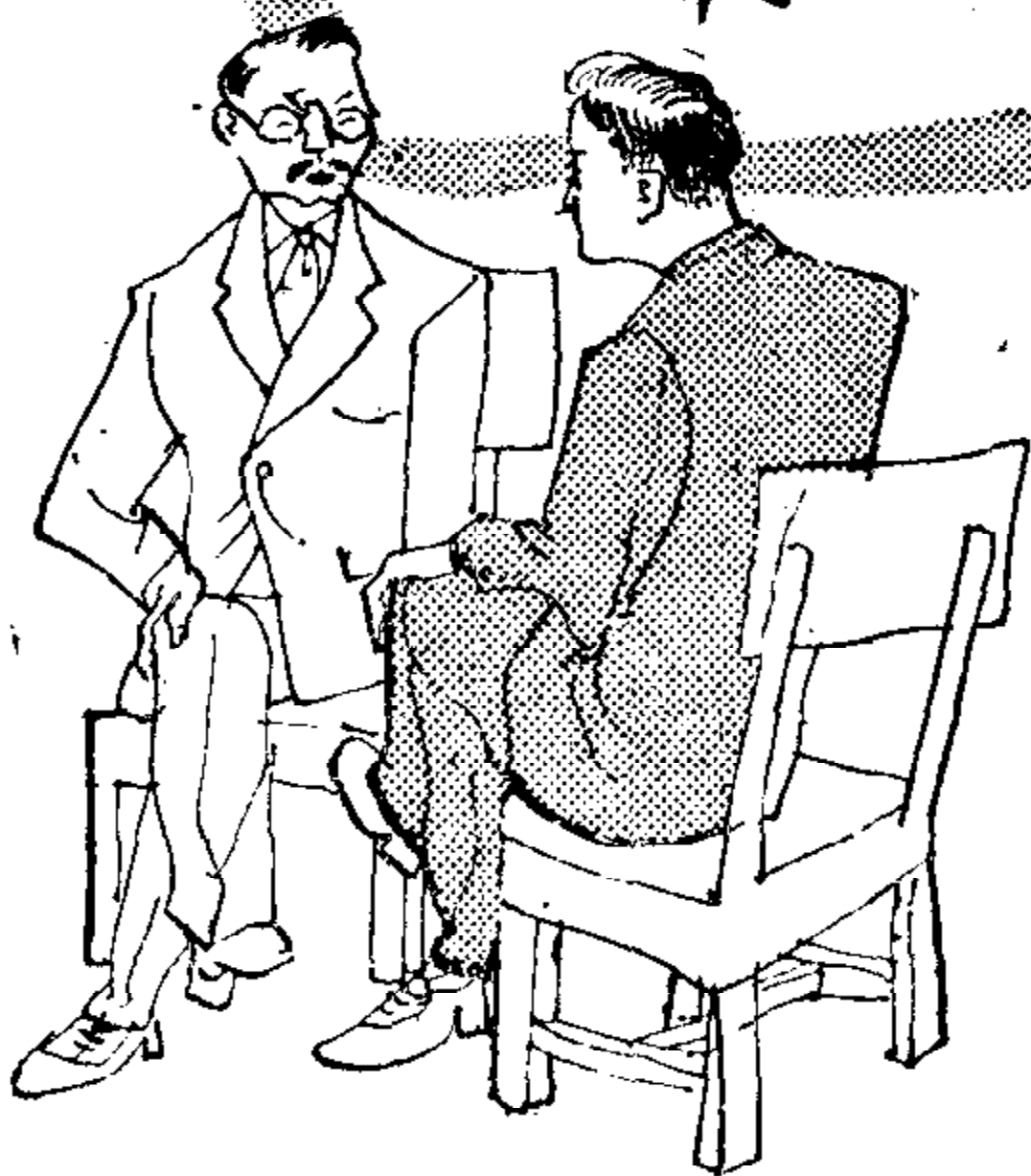
「多少呢？」

「多少呢？」

「多少呢？」

天演的故事

丁諦



文
在一個結婚禮筵席上孔庶先
遇到了朋友的問訊：

「你在那裏得意？」

「大富銀行。」

「施德安不是也在大富銀行
麼？」

友

「是。」孔庶先回答：「他
是經理。」

「那麼你至少總有個副經理
囉。」朋友的意思是施德安在
他們朋友輩中，資格就不如孔
庶先。依他的原來理想：孔庶
先應該比施德安大的。施德
安既然做經理，自然不會再有
第二個經理囉！那麼，他大約
是個副經理吧。

孔庶先搖搖頭，回「不是」
，他說祇是個行員。普通的行
員。

「行員！普通的行員？」朋
友頭伸得長長的，奇怪的聲音

。「怎麼他是個經理，你反祇
是一個行員。我們一班老同學
中推你的資格最高。我們大學
都沒有畢業，施德安才中學畢
業啦。你是大學畢業。」

「哈哈，大學畢業有什麼
用呢？」孔庶先的長條兒臉一

陣搖，嘴拉開來，做成一朵苦
笑。聳了聳肩膀好像一個人在
風雪中行走時聳動他的肩膀一
樣。「莫說大學畢業，出洋留
學回來沒有辦法也還是照常沒
有辦法。現在全不講究這些。
事業成功的人全憑了他的欺詐
，馬屁和吹牛工夫，陰險和毒
辣的心計，能夠以怨報德的人
，能夠吃喝嫖賭的人，能夠老
臉不怕羞的人，這才是社會上
的優秀份子。像我們……」說
到這裏，喉嚨裏好像堵起了一
塊石頭，聲音變微弱了。望了

望那朋友，苦笑着，又繼續下
去：「像我們……不行……不
配成功。合着物競天擇優勝劣
敗的話，我們都是劣等人類，
應該淘汰的。」

看着孔庶先這臉欲言不語的
語氣，吞吞吐吐涵蓄着辛酸語
意，那朋友也不好說甚麼，祇
是接連的「唉」了兩聲。倒是
坐在旁邊的戴眼鏡的一個五十
左右的人開口了。

他好像也自認爲是一個劣等
人類。他說：「孔先生你說的
話對。你們說的還不過是讀的
什麼大學中學畢業資格的問題
。我說還不僅是資格呢！就說
服務的經驗吧，也是一回事。
我是在銀行裏做事的。我做到
現在有三十二年。從二十歲
進去起到現在，我今年是五十
二歲。這三十二年中我只告過
六天的病假……說也奇怪，
三十二年中我很少生過病……
：真虧天保佑我……有是有過
一次病，但我也僅告了六天假
……三十二年中我沒會遲到或
早退一次。我做的職務也從來
不會訛錯過一次。每年人事處
的考查總是很好的。每年年終
我也總得到特別酬勞。可是這
些有什麼用呢。我的位置許多
年來仍舊是這一個位置。我一
直是一個辦事員。比較後進來
的位置低的人現在都比我位置

高了。有的做了辦事處主任，
有的做支行經理，分行經理，
也有的做了總行分行什麼主任
的。連在我手下學習的一批練
習生現在也有做經理了。我呢
？——還是我！所以我說這個時
候是只配那班兜得轉的神氣朋
友的天下。我們是爭不來。而
且我們也不想去爭。有人說爭
不來的人都是無用之輩，我却
不信。我就不相信我做的職務
比那些神氣朋友差些。——祇是
這倒說得通：我們兜不轉。吹
牛拍馬的本領不如人。」

「然而」孔庶先用筷子敲敲
桌子，牢騷的語氣：「老先生
，你說的不會吹牛拍馬就正是
進化論中說的該失敗的一種劣
等人類啊！」

這位五十左右的老者眼睛翻
了翻，望着孔庶先，似乎不全
懂他說的名詞，只是這冷諷和
語氣他是懂的。他恨恨地附和
着說：

「變！變！變！讓他變下去
！看究竟變到怎樣的一個樣子
！好人絕了種！好人都變了壞
人！」

「是的，自然都要變。」孔
庶先的冷泠的聲音：「爲了求
生活，不順着社會變不行。適
者生存。」

酒席開過了。孔庶先和幾個

朋友走下樓。天下起雨來。他
們沒有雨衣，又不願受黃包車
夫的威脅，只有停一會兒再走
，呆呆地站在大廈的門口看雨
景。雨勢一小他們便好起腳。
剛巧一輛汽車等在門口，汽
車上一個人頭探出來，望着大
廈這一邊，視線碰着了孔庶先
，孔庶先認得這是施德安。

「庶先！庶先！」

孔庶先聽了呼喚，也忘記了
雨，急忙走到對面馬路。施德
安叫他坐到車裏去，一道兒跟
他同行。孔庶先吞吞吐吐地說
還有幾個朋友等着他，他跟他
們招呼一聲好不好。

施德安不耐煩的神氣：「你
真是迂！什麼朋友？招呼不招
呼有什麼要緊！」

孔庶先聽了這話不再開口了
，答應聲「好」，心裏都感到
一陣嚴重的壓迫和損傷一個人
尊嚴的不愉快。他想起十年前
中學同學時的情形。那年，初
中學畢業的夏天，大家在公園茶
社作惜別會。惜別會上最受人
注意的算他自己。他被一班不
能升學高中的人羨慕。羨慕的
人中的竟流下淚來。怨恨頑
固的家長，怨恨自己的命運。
這些羨慕的人中也有施德安。
那時，他爲不能讀高中而央
求孔庶先和他的父親關說……
兩個人走下山，夕陽迴抱着

蟬噪的柳林，坐在池塘邊，石凳上，他的聲調現得這般抑鬱！

「你是有前程的！我完了！」施德安說。

「爲什麼呢？你這話太滑稽了？難道一個人的前程就完全從高中初中斷定嗎？」

表面是駁斥，心裏却是憧憬着高中的前途。

「怎麼不呢？前程遠大總全靠讀的書多。學問越高前途越有希望。而且資格不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麼？……」

「資格！……資格！……資格是不在乎的。資格又不能當飯吃。」有意的安慰，不是本心的。

「資格自然要緊！」音調越來越悲傷了：「我是完了！完了！我將來只好做一個最低最低的商人。一切都沒有希望。我現在只有一點請求。」

「請求我？請求什麼？」
「就是：假如你將來大學畢業後，你是一定要大學畢業的。」

「大學自然要大學。」點點頭。滿心的得意。得意！

「你將來自然要做大事囉？」你……

「那也不見得。」搖搖頭，裝做若無其事的。心裏更快活，心裏像吐着糖水。

「你總要提拔我！一定別忘記老同學。」

「果然我得法的話！那自然！可是你也別灰心！」

「不灰心怎麼成呢？一個起碼的小練習生。升上去簡直是比登天還難！比登天還難。……銀行裏的小練習生！」

「倒也不在乎。事在人爲。說不定你將來是個銀行大經理呢？到了我大學畢業，說不定



孔庶先拿起電話聽筒代爲答話

孔庶先踏進銀行門還是虧了施德安。這真是從何說起！

施德安的派頭竟然和以前遠遠不同了！施德安叫孔庶先總是「庶先！庶先！」而孔庶先叫施德安却不得不稱「施先生！」

孔庶先和施德安并排坐在汽車裏。最使孔庶先感到局促的是孔庶先感到針刺的不安。靠近孔庶先的不是施德安而是一

我還要你提拔。」孔庶先這話是安慰施德安的，施德安聽了却很難過。他當他是諷刺自己。

爲了這句話還跟孔庶先鬧了一些盤扭，說孔庶先是不夠朋友。這些事想起來都好像夢。然而不同於夢的是這些滑稽的話語竟然成爲事實了。

施德安做了經理。孔庶先大學畢業，找不到職業。最後，

車駛過幾條熱鬧的馬路，轉入冷僻的地方，靠近一座乳黃色的大洋房跟前停下來。施德安走下車，吩咐孔庶先在車裏坐一會。他說他有點事接洽，十幾分鐘就來。

十幾分鐘後果然來了，滿臉笑容的對孔庶先說：「剛才我是會茅明權去的。……茅明權，你不是會過麼？……我老師啊！……我們有一筆大生意要做合同。將來也要帶你一份。今天回去就代我動手起草一個合同。另外再代我寫幾封信：……」

說到這裏，頭湊到孔庶先身邊，低低地幾咕了幾句，態度很高興。

「合同起好了。」孔庶先拿着一捲紙站在經理室的一張大桌子旁，等候施德安。施德安一手接電話一手用着自來水筆在紙上急書。一個電話剛打完，一個電話又來了。鈴鈴鈴：……

的聲音簡直不停響。因此孔庶先便一直等下去。好不容易等到十分鐘後施德安電話打停，掉過臉來望望孔庶先，也不說什麼，拿過合同來看了一遍。看得很快，看過了搖搖頭，指着紙上說：

「究竟是多少股也要寫一下。……這盈的下面虧字也不能

不一提。……還有，經理人的酬勞呢？……幾分之幾股東以上不合同可以解散這個合同呢

「……你也都沒有寫。……上面名詞是很多的。……經濟學，法律的名詞，其實是不必要的。……而且，文字也用不着這麼多。……同時你最要明瞭我這個合同是有用意的。我們寧可以拿圈套套住人，我們切不可被人套住。」

手一揮，合同被扔到桌角，聲音像鐵塊：「還須細細修改。」

孔庶先又拿上信稿給施德安入目。

「這意思不對。……這話有毛病。」看過了一封又一封，祇是搖搖頭。施德安不說什麼，拿起筆來就在紙上改。改得很多，而且改得很快。改過了交給孔庶先的時候說：「不是文章怎樣壞。祇是措詞不對。你應付人的手腕欠缺。何以呢？從你的文字上就可看得出。……你的合同草稿也是一樣。你不能拿圈套套人，反做成圈子給別人套，這不是顯得傻麼？」

這不是顯得傻麼？……想想這話也有相當理由。孔庶先看他的改過後的信稿，文字是沒有自己的好，寫了好多的別

……

友 文

字和錯句，那有自己漂亮，流瀾？然而他的措詞的確是圓滑，好聽，不負責任而又不開罪於人，相形之下，他是顯得傻了。

孔庶先正要走出，施德安又叫住他：

「你看，我還有一封難寫的信就要寫好了。還有幾句我寫起來給你看看。你等等。」

看他的態度很高興，孔庶先自然不好回絕。正等的時候，牆上的電話鈴又響了。

「你接接。」施德安這樣說孔庶先果然就拿起來接。一聽是廣東話，把他難住了。胡纏了幾分鐘，施德安曉得弄錯了，忙喊着：

「接過來。我來接。」

「同鄉會救災演劇嗎？……好！平劇的藝員沒有問題。……廣東戲演員你去約。我約平劇演員。……好，好，容易辦。……還有票子的事，也容易。……我承認三萬塊錢吧。……果然旁人銷不了，我也可以再多銷一點。……」

施德安用着廣東話說的時候，孔庶先先是望着他翻眼。

「廣東話你不懂吧？」掛上電話，施德安笑着孔庶先，孔庶先覺到的是慚愧。臉上熱辣辣，好似吃了大量的胡椒。不等他回，施德安又問：

「英文話呢？……你以前在初中英文就比我好，大學裏聽說你還常常用英文寫經濟論文，想必一定很好了。」

「英文閱讀和寫作都還可以應付。就是說話……說話……」

「吞吞吐吐的，爲難的樣子：因爲這……不常說的關係。……要常說就好。」

施德安驕傲的笑笑，聳聳肩頭，金絲眼鏡中放出一片光：

「對，要常講……我的文法談不到。可是爲了常講的關係，話勉強還可以對付對付。」

「事體真巧！說到英語講英語的機會果然來了。」

是一個日本洋行家打來的電話。施德安跟這位朋友講的是英語。施德安說，最近還要學日語呢。他的事業需要他學習日語。

孔庶先回到文書室，坐下的時候，茶房送進來一張名片，一看是他的遠房本家叔父禮和，忙叫茶房請他進來。經過了一陣談話，曉得他來找自己是請託一件事。他將要在本地開業行醫，要在報上登個廣告，廣告上不能沒有幾個聞人大亨做介紹人。因爲聽到庶先在銀行裏服務，交際很廣，所以特地來託他代找幾個聞人。

「我那裏談得上什麼交際呢？我那裏談得上什麼交際呢？」

「孔庶先絕口否認，可是孔禮和還只當他有意推諉，愈加恭維，說他是在本地已經做了什麼二等紅人啦，他的話簡直是一言九鼎啦，孔庶先聽得心裏更加難過，他不得不愛聽這些阿諛的話，甚至比詬罵他還覺得難受。」

他急忙止住這位本家叔老爺的話，一口承當地：「總之，我一手辦好了。我自己實在不認識這些聞人，但是我找施經理代找好了。」因爲他怕禮和再說出那些自己不要聽的話。禮和走了以後，他到了施德安房裏。施德安又在那裏打電話了。坐在電話機附近還可以聽出對方面講話的是個女人聲音。而且簡直就是金莉的聲音。他曉得他們之間的通話又鬧着什麼把戲了。他這點「識相」總還是曉得的；他爲了避免討厭，先出來避一避。

一出來踏到出納課，過了辦公時間，出納課幾個課員都聚在桌上閒談，談的正是金莉的事。金莉，百合舞廳的紅舞女！他也知道。她是施德安的姘頭，他也知道。

可是，他竟聽到沈衛泉說金莉又跟了茅明權，茅明權的地位自然比老施高。可是，金莉

跟老施的關係也不錯呀，要說茅明權一定搶金莉似乎也不見得。茅明權跟老施總是常說合作，至少說現在還合作。

「這是爲什麼呢？」不由的疑問。

「金莉跟了茅明權你還不知道麼？這是老施弄的美人計。利用金莉拍茅明權的馬屁。」

「拍茅明權馬屁？」

「事業上合作，還不懂麼？……自然老施有好處。」

孔庶先聽了這話恍然大悟，想起汽車中所談的合同那回事來。茅明權拉老施加入。單是這第一筆交易的好處就是二十萬。他默默地點點頭，心裏說：「怪不得他玩出那一個花巧。」

「經理請孔先生！」茶房走到面前。孔庶先跟茶房到經理室，施德安看見他一進來。便問他剛才來有什麼事。孔庶先把禮和要開業登廣告求聞人介紹的事說出。施德安說：

「幾個我常會的人像茅明權像徐敏溫，像吳叙達，你不是都會過麼？這點小事也用不着我。你打幾個電話通知他們的秘書就行了。」

「怕他們不會答應。我人微言輕。」

「你還是這麼迂！……簡直是書獃子脾氣！……怎麼你跟

他們還沒有聯絡麼？……笑中帶着諷刺和從何說起的神氣，放低聲音，「我們混世就全靠聯絡。交際必不可少呀！」

看孔庶先遲遲不打电话，施德安拿起電話來接連打了好幾個。打過了笑嘻嘻的對他說：「事體辦成了。你就列名吧。」

聞人介紹的事既然接洽好，孔庶先自然要告訴孔禮和。孔庶先做事是絕對守信的。他到孔禮和家的時候，不會看見孔禮和，看見一個年青人，面貌很熟，一通姓名才知道是孔禮和的兒子逢辰。小時常在一起玩的朋友。他把聞人介紹許可的話告訴了逢辰，並且把五個人的名字一齊抄給他。末後，又談起各人的近況來。

從逢辰的口氣，知道在一月五金店很得意。自從他老店改組，另設新店以後，并且榮任了新店營業主任之職，很被店東所器重。

「想起來真快，還記得我初來上海學生意的時候，那時我一定不肯做商，我跟我父鬧了一陣盤扭，鬧着要讀書呢。」逢辰津津有味的提起舊事來。這些話孔庶先總也曉得，他願意提起的是怕他難爲情。現在看他說，他也說起來了。「我還記得你討了一份鄉村

師範的校章呢。你託我給你補習。……我不是還教過你幾天的算術嗎？……有幾個禮拜天，我都到你店裏去。最後是被經理責備下來了我才沒有去。你爲了要進鄉村師範還決定要離店。寫了一封長信到家去。你說學費一切雜費都不要家裏出。我還幫着你計劃一切。我慫恿着你要讀書。……其實讀了許多年的書又怎樣呢？……你現在不見得再懊悔了吧？

聽了孔庶先的話，逢辰點點頭，表面不好完全承認。心裏却是認爲十分中肯的。他偏着頭，帶點寧波尾音，鼻孔裏噴出一陣烟霧，說：

「也談不到滿意。祇不過是這個年頭，混混而已。……做商業比較好混一點。」

得鈴鈴！得鈴鈴！……牆上電話響了。逢辰忙接過電話機聽起話來。

照口氣，那邊是約他打夜牌的。逢辰答應了。問起和底的大小他忽然又皺起眉來。

「二四，……怎麼？……幾和底？……花式又不帶！……這還有什麼意思！……好，……這樣大點。……唉，才意思！……你昨天擱的一票石棉油不壞啊！……今天還有一票！鉛絲！紫銅板……好，我們合做。……好，我就到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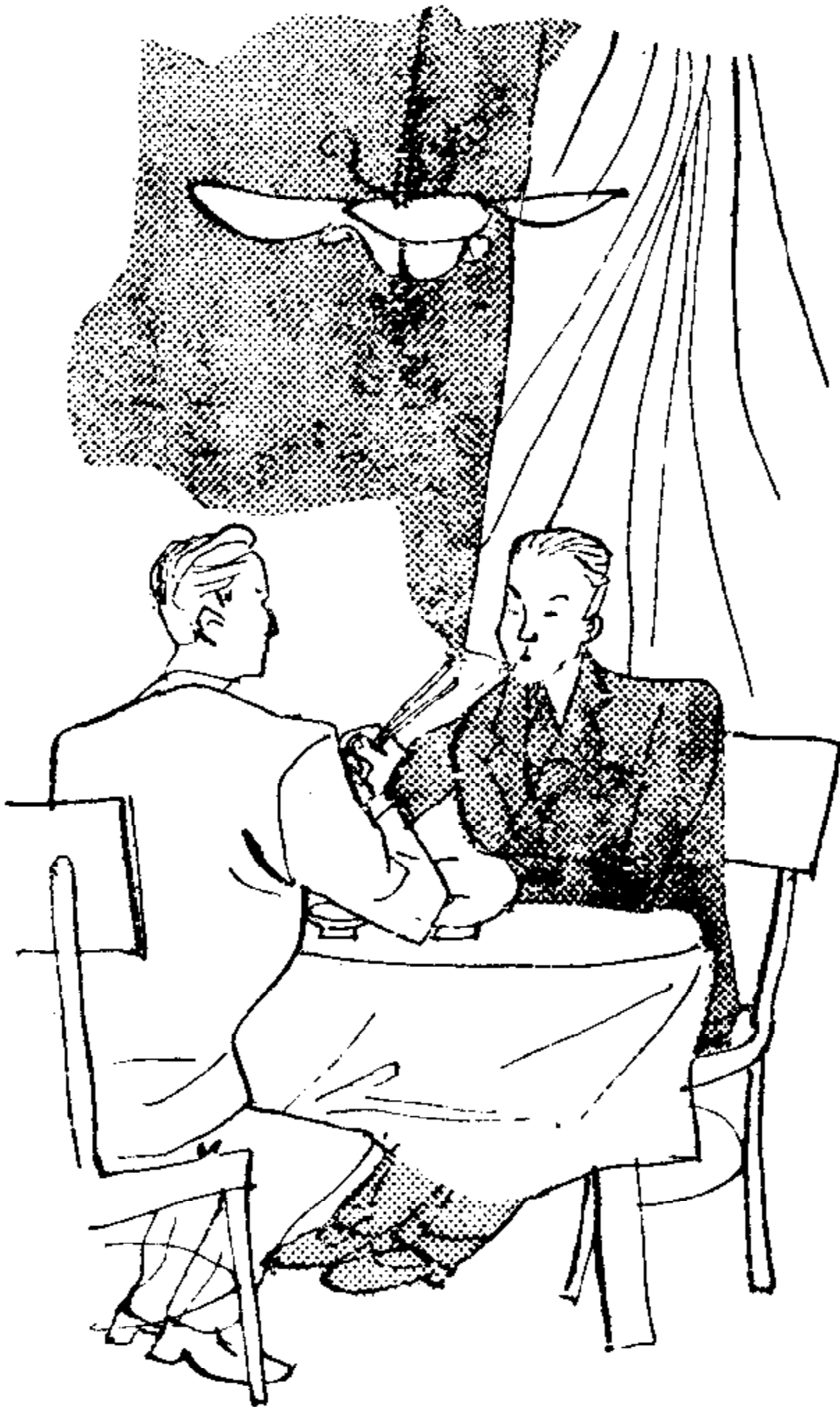
飯店來。……麗君老五已經來了。……好，就來。」

掛斷電話，問孔庶先：「那邊還三缺一，玩玩去麼？……小麻將，至多不過萬把塊輪贏。」

邊說着，邊披起大衣來，在桌上的茄立克罐中拿出幾枝烟放到一隻扁銀烟盒裏就要走。孔庶先也站起身來預備同行。

句，而是下面的兩句：「人類競爭，優勝劣敗。」這是刺激他腦筋的警語。叫他驚，叫他驚覺，叫他難忘！

從這一個裝着霓紅燈的大廈過去，走到黑暗裏，走到靠家的一條馬路。



光輝綢緞經理請孔庶先到他家中吃晚飯

「我回去了。我還有點事。不奉陪了。」

分別了逢辰，走出弄堂，看見牆上亮着一排紅色的霓紅燈字：

大力果奶粉
欲先強種！必先強身！
人類競爭！優勝劣敗！

引起他注意的不是上面的兩

已經滿意了。對於有人勸他活動支行經理的意思他不以爲然。

「老周也做了支行經理了。你的資格不比他強？你和老施的關係也比他密切啊！……活動一下！不活動總不行！」

他聽了這話總是當耳邊風。他說：

「我和老施的關係自然不錯。我的本份幹得不好他怎麼還能要我做大事。我得先從本位努力起。」

孔庶先對於本位自然是努力，勤勞，負責，耐怨，求實際，不務虛名，這都是他的長處。然而不幸的是這些長處都不爲老施所曉得。老施的印象中，他祇是一個不會變化的書呆子。

還是到了第三年，孔庶先的地位有了點改善，這是老施特地設法調劑孔庶先的。他被派到銀行投資的一家副業光輝綢緞廠做駐廠員。表面地位不高，實際是一個好缺。然而這所謂「好缺」也祇是長袖善舞的人認爲是好缺，孔庶先進了廠四月以後還是依然故我。

兜得轉

這三個字形容車輪的圓轉。但是，對人生不也是很好的一個諷刺麼？

× × ×

孔庶先在銀行裏一直服務兩年。位置不曾更動過。他覺得

天，他遇到一種反感？光輝綢緞廠經理請他在家中吃晚飯，暗示地告訴他說：

「我們以前的駐廠員華先生并不這樣麻煩。因爲每天查起來……這……對於賬目方面，……耽擱時間。……因爲我們的傳票還要過到清賬上去。時間便不夠……最好是……」

不說下去了，示意地望望對方，忽然又扯到人造絲價格方面，說絲價是怎樣還看高，問孔庶先要不要進一點絲團。

孔庶先沒有錢，嘴裏，不好說出來。只是不開口。

經理的這種語意他未始不明瞭這是給他的一種餌。然而他好像聽若無聞的樣子，他想：「我始終不會做過這類的事。我現在自然也還是不做。」

看他開口，經理索性說了：「款子沒有關係。在我們廠裏撥一點給你。孔先生，隨你拿多少。記你一筆賬。……不然記我個人的賬也行。……」

「要是怕價錢小下來，我也沒有辦法。……再由廠裏收回。……大了便……便……」笑起來。意在不言中。

「孔先生，你還是嫌原料品？……那麼國製成品。紫色調

友 文

子是沒有時間性的。你拿點也可以。一定還看漲。看漲。機會不可失！……孔先生！」

然而孔先生還是不開口！

經理之對於孔先生可算是仁至義盡了。孔庶先不識抬舉又奈何！經理爲這個事并會託一個認識孔庶先的朋友帶了個信，叫孔庶先識相點，不要做阿木林。

「他不識抬舉，我便不抬舉他了！」

這話帶到了孔庶先耳朶裏，孔庶先冷笑說道：

「隨他怎麼捧我一交吧！這末點交情總還有。老施跟我這末點交情總還有。」

他的工作照常做下去。每天查賬。查存貨。查產銷。查生財。

有一天，他在賬上發見了這一筆賬。三十萬元的一百二十支天橋人造絲由廠裏賣出來，而同時，三十萬元的款子又沒有收回。破宕在一個什麼「盈記」的戶頭上。

「這盈記是誰？」他立刻找到經理住宅去問，經理跟他支吾了半天，還是沒有答覆。孔庶先火起來，他說要告訴老施。

「告訴他正好。他說不定會曉得的。」

經理說了這句話，冷冷的。

孔庶先也不理。當天晚上，他果然就找到了老施，把這話告訴了他，并且還建議，像光輝綢緞這一類副業內幕黑暗的很多，着實有整頓一下的必要。施德安冒聽了這話，冷冷的，一句沒有責罵那經理，反顯出不安和討厭孔庶先多事的臉色。

「你先回去吧。這盈記容或有一家鋪子，等我再來慢慢研究。」

二天，三天……半個月過去了。研究不出什麼東西來，孔庶先催他查，他總是說「不要忙」。爲這個事，孔庶先覺得有說不出的痛苦。自從那次爲「盈記」的事鬧僵以後，他在光輝廠立不住脚。上自經理，下至茶房，都對他臉色很難看，甚至背後還指指戳戳的：

「不識相的家伙！阿木林！屈死！」

「你們恨你們！我幹我的！」

孔庶先咬了咬牙關，還是照常的幹下去。查賬目！查存貨！查產銷！查生財！

有這麼一天，孔庶先離開光輝綢緞廠了，他仍舊回到行裏。

幹了八個月的駐廠員，人人都帶着譏諷說他發了財。他的堂弟還特地在這天約他在中國

飯店。

逢辰裏辦企業公司。他說他已經拜了徐敏老做老師，徐敏老的發起人沒有問題。茅明權還沒有請到，就請他找一找吧。

「我和他毫無交情。」

「你在銀行裏做了四年啦！不要客氣。」好像銀行裏的人就應該認識大亨的。笑話！笑話！

孔庶先分辯半天逢辰還是不相信。逢辰又談到請他入股。

「你可以入股。十萬！不成問題吧？」搖了搖兩手做個手勢，躺在沙法上。悠悠的。

「什麼！什麼！我一錢也沒有！」孔庶先幾乎跳起來，瘋狂地直叫。

「這有什麼要緊！大家都不是外人。我有錢就不歡喜瞞人。自己人還是怕借麼？……我就老老實實告訴你。……我有這麼四五十個「草」，可憐可憐！……總算捐捐生意，每天都進點款子，就是用項太大。

……我就不瞞人！……你不想呀！……幹了八個月駐廠員！……又是光輝廠。……好地方！

「笑話！笑話！……我有也不用瞞你！」幾乎是哭笑不得

的。

「你偏說沒有。我告訴你吧！……單是你將離開時的那筆人造絲三十萬，茅明權，施德安和光輝廠經理三人合做的生

意聽說就賺了八十萬。你至少總也分到點。」

「那：那：三十萬！……也有老施」孔庶先像被雷打呆了。

(完)

舊 夢

弘 之

垂柳的門前

依稀存在着

舊日的笙歌

正是飛絮時節

野塘的蛙乍奏

蝙蝠歇着夢飛

盲笛吹破了

邊城的春暮

多少陣心跳

多少夜失眠

縹緲在平凡又

神奇的故事裏

爲一個名字所擺弄

含淚微笑着

說每陣相思

長長的歲月

沉浸在

一朵花的開落裏

留下歌在廊上

在庭前

在無人跡的晚風裏

天藍於春衫

淚多於春江

垂柳的門前

永遠存在着

褪色的記憶

魑魅

錫譚

2



一次，黃丕紫得到婉華在蘇州病倒的消息，沒有得他夫人同意，漏夜上蘇州去看她；他夫人立即知道，也漏夜趕到蘇州，逼着他明天同車回來。

所以，這次李婉華到上海，黃丕紫就天天給他夫人監視着行動。他今天一早要去送李婉華上火車，他夫人早已知道。所說婉華昨天自己來告訴他

，自然是她造的謊。這，黃丕紫當然也知道，可是不能當面拆穿，免得又另起風波。

這天黃丕紫早飯也不喫，匆匆離開了家，一直趕到火車站，在人叢中找到了李婉華，就送她走出月台。

當下他們一面走，一面他就把昨天在顏學銘家裏會談的經過告訴他，提到把自己被推爲副校長時，不自覺地現出非常驕傲的神情。

李婉華對他笑了笑：「我以爲你還是把副校長讓給鄭禹用的好，因爲我知道他比你容易得到學生的信仰！」

黃丕紫沒有話回答，只是很勉強的點了點頭。送她上了火車，他又隔着車窗和她談了好一會話。直到打了開車鐘，火車慢慢地動了，他再跟着火車走了一段才和她告別。

他離開車站，就到區福路去尋鄒立。當他經過四馬路時，到一家印書館去定印了一匣名片。他拿出一張舊名片來做樣子，但在右旁另外加上一行頭銜：

「民國藝術專科學校副校長兼戲劇系主任。」

五

理想終竟成了事實，在上海著名各大報紙的第一張上都發現了民國藝術專科學校招收新生的廣告；在本埠新聞裏，也有了關於這個學校的介紹文字和種種消息。

到了考試新生的那一天，趙聖言因爲在隔天已得到顏學銘的電話，約定大家須在下午一點鐘趕到，因爲各系學生的口試須由各系主任親自擔任，所以他趕緊於正午吃好飯，便到大鐘中學去。

他跑進辦公室，裏面沒有一個人，去問門房民國藝術專科學校的人到那裏去了？門房告訴他已出去吃飯去。他等了一會沒有人來，無聊地走出校門，到馬路上去兜了一轉。等到再到學校時，還是沒有一個人。他沒有心緒再出去走，便一個人在辦公室裏呆坐着。

不久以後，金子年和專管報名的事務員程金貞先後來到，金子年便介紹程金貞和趙聖言相見。正在這時候，鄭禹田也來到。大家問起報名的人已有多少，程金貞翻開報名冊的總計數看時，戲劇系最多，共有十七人，文藝系共只五人，電影系只有四人，但是章程却索去了近一千份。他們推測報名人數所以這樣少的原因，以爲至少有三種；第一是從招生廣告登出到今天還不到一個星期，知道的人不多；第二是這樣的校舍太簡陋，所以討了章程去不來報名；第三是現在已是冬季，以後天氣將一天冷一天，所以學生們裹足不前。

兩點鐘快到了，已報名的新生都已到齊，還有好幾個從前中明的老學生也來報名，學校方面當然都予以免試的優待，而且請他們襄助考試的事情。單等正副校長一到，考試就可立即開始了。

可是等着，等着，再也不見正副校長的到來。金子年到外面去借打了兩次電話到顏學銘家裏，都是回說他還是吃好了飯就出去的，直到現在沒有回去過。打到黃丕紫的家裏，答話和顏學銘家裏完全一樣。

三點鐘也敲過了，考試還不舉行，學生們都到辦公室去催問，金子年把原因照實告訴他們，勸他們耐性等。不用說，誰都等得感到煩悶，也誰都覺得有些奇怪。顏學銘昨天還專誠打電話給各主任請他們須於一時左右到齊，而自己却偏偏過了考試時間還不到，這倒是極很可疑的事情。如果他是臨時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不能分身，又來不及通知，那麼黃丕紫呢？他不應該同樣也踴躍來遲？

看看四點鐘又將到臨，等不及和還有別的事情的學生都先回去，留着的大都口出怨言。趙聖言覺得很扯淡，學校今天開第一砲便不響，預兆着前途正多荆棘。於是由他提議，大家開了一個臨時會議，到四時半他們再不來，決定宣佈變更考期，叫學生們全都回去。

會才開罷，金子年正在把會議結果報告給學生知道，偶然回頭過來時，只見顏學銘和黃丕紫一前一後地在校門外慢慢踱進來。他連忙嚷道：「好了！好了！正副校長來了，你們爲什麼這樣地踴躍來遲呀！」

文

友

這種秘密被揭穿後，在中明劇藝學校方面倒沒有什麼，因爲校裏師生都早已知道他們這個公開的祕密。倒是不知道是誰把這張小報告給黃丕紫的夫人，她看了，氣得三天不喫飯，吵得黃丕紫連白天不能出門一步。後來經過鄭禹田等竭力調解，擔保他從此不再到蘇州去看李婉華，她才放黃丕紫到中明照常上課。

李婉華在蘇州知道了這消息，也連夜趕到上海，跑到黃丕紫家去看她的師母。她對師母再三聲明，黃丕紫對她，完全是友誼的幫助，沒有一絲別的作用；就是她對黃丕紫，也全是學生對於老師的感情，希望師母千萬別要誤會，免得她在蘇州良心上感到不安。

(41) 黃丕紫夫人經她這樣坦白地一解釋，果然略略安心，以後就讓他們時常自由通信，僅在暗中監視黃丕紫的行動。有

黃丕紫笑了笑，若無其事地。顏學銘忙向各人道歉：「累諸位久等了！對不起！對不起！剛才同丕紫到醫院去看一個朋友，找了好久才找到，所以來遲了。投考的學生已都來齊了沒有？」

「都來齊了！有的等不及，已先回去了！」一個投考的學生在旁代替其他諸位先生回答。

又是連聲「對不起」，接着便提出考試的辦法，鄭禹川以為時間已晚，學生也不多，不必舉行筆試，只要口試已夠。當下立刻這樣決定下來，派金子年去叫學生到教室裏坐着，等候各主任來口試。

可是趙聖言始終不明白，顏學銘會爲了到醫院裏去看一個朋友，竟連預定的招生考試那樣在學校當局應該認爲非常重大的事情這樣忽視，實在覺得有些奇怪。因爲他是一個吃過二十多年教育飯的人，任過課的大中學校不知有多少，從來沒有見過校長對於招生事情會看得像這樣兒戲的，況且這學校又是才開辦的學校，不比老學校靠着老招牌，凡事可以馬虎些，而且他們對於這樣重大的事，却也不肯像這樣地馬虎的。

口試沒有經過三十分鐘以上時間，已經全部完畢，因爲這時應試的全部學生已不滿三十個人。趙聖言先把投考文藝系的學生口試完畢，便溜到辦公室去和金子年談天。從金子年的談話裏，才恍然於顏校長所以遲遲到校的真實的原因。

還是遠在二年前，在中報本埠新聞裏載着一段多數人不大注意的消息，大

意是：時代婦女的編輯張亦笙女士因病臥在醫院裏，家族並不在上海，平時又沒分文積蓄，所以希望各界熱心人士予以援助，幫助她的醫藥費用。

那時顏學銘還在大秦中學讀書，看到了這段新聞，便非常同情，一個人照着報紙上所載醫院地址偷偷地去看她，而且當場脫下他手上戴的鑽戒送給她，叫她賣去了供住院及治療之用。因爲那時顏學銘的父親還在，他手頭又沒有多餘的金錢，所以不能不是這樣做。

張女士病愈出院後，便和他成爲非常要好的密友，等到一遇到窘急的時候，總是去找顏學銘請他幫助。他也有求必應，在沒有現款時，甚至當去了自己的西裝來接濟她。

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原故，這位在文壇上曾經有過一時微名的女作家，也像幾個著名的女藝人一樣，無故地染上了煙霞之癖。不但如此，最後竟也吸服烈性毒物來過癮。顏學銘是個以時代青年自命的人，當然不贊成她這種腐化行爲，便竭力勸她到醫院裏去戒除，無論什麼費用都由他負擔，因爲這時他父親已經去世，家裏的經濟權都已由他操持了。所以，照金子年的猜測，他今天去看



顏學銘和黃丕紫說笑地從外門進來。

的朋友，十九是張女士，否則不會連正事也忘掉了的。可是，趙聖言却是這樣想：顏學銘究竟是個公子哥兒，不免任性而行慣了的，但是黃丕紫是這學校的第一個發起人，他不應該也這樣的把招生的事看做兒戲，讓其他的同人們和投考的學生都望穿了眼等着他們，而他自己又毫無愧色，這正是一樁大不應該的事。

考試一完畢，學校裏冷冷清清地只騰他們五個發起人，和事務員程金貞。冬冬日子短，時鐘才過五點半，天色已在漸漸黑暗籠來。金子年等趙聖言和鄭禹川走後，悄悄地含笑問顏學銘：「

你們是去看張亦笙的嗎？」

顏學銘有些不好意思地，但又不能不承認：「是的：她在飯後打電話給我，說有十分要緊的話和我面談。等到我去看她時，她又出去了。等了好久，她才回來。」

「她有什麼要緊的話呢？」

「有什麼要緊的話，無非又是錢。她說：她因爲上海生活程度高，又沒什麼事情可做，所以決心離開上海，回到故鄉無錫去住。她要求我整整的幫她一筆

錢，讓她回去好好地生活下去。」

「那你答應了嗎？」

「這是最後一次了，我怎好意思拒絕呢？」

金子年又笑了笑：「但願她這次真是最後一次！可是你也真是位世界上少有的熱心人，難得的慈善家，才肯這樣無微不至的愛護這位女作家！」

顏學銘不禁轉頭看着黃丕紫，眼對着眼，同時都在臉上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六

當第二次發起人會議開會時，已在金子年接洽好租借民光中學爲校舍，將與民光負責人訂立租賃合同的前一天。還是第一次開會時那五位，地點仍舊是海防路三十四弄七號顏學銘的家裏。等到出席的人到齊後，顏學銘便宣佈開會。

首先由顏學銘報告招生的經過，他申明報名的學生所以不多，完全因爲大鐘中學的校舍太簡陋，地點又不集中，所以等到明天和民光中學訂好租賃合同後，再行登報續招新生。次由金子年報告找尋校舍經過，民光中學須訂半年合同，租金一次付清，共有三個教室，另有辦公室一間，不收租金，且可獨用。再由黃丕紫報告登記經過，鄒立已允完全負責做到，不過須請客一次，以資聯絡。最後由各主任報告接洽教授經過：鄭禹川已請得田詩佳，余真等三位，趙聖言已請得吳江聲，柳元民，馬鳴雄等四位，都已答應盡力幫忙，來校授課。

報告完畢，討論開始。爲了要發出聘請書的關係，須在這次會議中決定開設的班級，和決定延請的教授，於是顏學

銘慷慨地說道：

「我們是新創的學校，編制又和別的學校不同，在沒有取得社會的信仰以前，學生決不會多的。記得從前田漢初創南國劇社的時候，社會非常的漠視。有一次在某劇場公演，演到後來，只賸一位觀眾，但是他們毫不喪氣，依舊到演完了戲才閉幕。我們這次開辦這種學校，也須用這種精神來支持。所以兄弟主張，不論何系何科，只要有一個學生，我們便可以開班！」

這是一服非常激烈的興奮劑，大家不覺熱烈地拍手表示贊成。於是便商定各課教授的名單，交給總務處即日辦理。

後來討論到宣傳的問題。金子年主張除了登報外，再在各處貼廣告，只要一令白報紙，便可貼得到處都有了。顏學銘主張招待各報記者一次，請他們在報上幫同宣傳，而且還可免得同道的人的嫉忌中傷。後來討論的結果是：貼廣告因爲須向地方當局登記，而且一時雇用不到張貼的人，暫時保留。招待記者決於本星期三在復活咖啡館舉行，由黃丕紫主持，應請的人，當場商定一張名單，也由黃丕紫去約請。

到了最後，黃丕紫提出了一個出版刊物的議案，他的理由是：

「我們這個學校，如非自己竭力的宣傳，不容易得到社會的了解，甚至或會引起社會的反感。到這時候，如果沒有自己的刊物，而別人家的報紙或刊物上，不讓你辯護時，你將無以自解。所以我們必須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一方面果然是爲學校宣傳，同時也爲了宣揚藝術，

也是我們站在本位上應做的工作。這個刊物已得顏先生的贊同，而且已向當局登記，不過內容如何？篇幅多少？幾時出一期？須請各位共同討論。」

這個提案，在一班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中間，當然不會有人反對的。當時就決定：內容戲劇，電影，文字並重；篇幅爲暫定三十二開本六十四面，銷路如好，再行增加；暫定每月出一期，以後也看銷路再定。又決定，刊物的名稱叫做「國藝」，又組織編輯委員會共同負責，凡是發起人都是當然委員。

會議完畢，大家坐着閒談天，偶然談到上海沒有比較完備的圖書館，顏學銘又是慷慨地對衆人說道：

「我倒很有這意思，想大批地收買現在已經絕版的書籍，像海上述林之類。這座屋子很大，可以藏在這裏，凡是著作家或研究家需要參考，都可到這裏來無條件地借閱。可惜這工作不容易辦，因爲須有多量的時間常到各舊書店舊書攤上去搜尋。否則這倒也是一樁極有意義的事業。」

趙聖言是位平日足不出戶的好好先生，聽顏學銘說得這樣的慷慨，便覺這位智識商人的確有着不凡的志願，如果他的志願都能實現，一般文化工作者都將受惠不淺。但是鄭禹田是位讀過俄國班珂的白茶的人，他早已看出顏學銘不過是位好大喜功的公子哥兒，今天說出的話明天就會自己忘掉，除非多數的人刺着他，他才不好意思不履行。金子年是和他同鄉，從小就在一起，他知道他這位老友的開辦學校，不過是受了黃丕紫

的慫恿，作爲業餘的玩兒，老友來找他幫忙，他也樂得借此來消遣晚上的時光。

趙聖言看見沒有什麼事了，想着還約着人在家裏會晤，就告辭了先走。

他回到家裏時，他的一個學生姜子良已經在等着他。他在中學時，和黃丕紫是同班同學，後來離開學校後，兩個人也常在一起，所以他很熟悉黃丕紫的一切。當下他聽他老師說起要和他同辦學校時，不覺皺着眉，暗暗搖了搖頭：

「趙先生，你知道丕紫過去在警察劇社時候的事情嗎？」

趙聖言也搖搖頭：「不很知道。我除了知道他曾經導演過幾個有名的戲，此外便一無所知了。」

「讓我詳細地告訴趙先生吧！」姜子良想了一想才說下去：「警察劇社本是一個非常前進的劇團，後來中途停頓而成爲無形解散，說起來都是丕紫一手造成的。」

「劇團如果沒有有錢的人做後台，是決定公演不出的，這一層趙先生想必知道。警察劇社的後台是王雨生，他在創辦時曾經拿出一萬多塊錢。起初幾次公演，總是蝕本，他倒沒有什麼。不料後來有一次賣座到客滿，結果，還是蝕本。於是大大不滿意，遂不再肯賠錢了。」

「趙先生，你知道這個劇團的掌管事務和會計的人是誰？就是我們的同學黃丕紫。團裏同人知道了王雨生所以不滿意的原因後，遂自動開會，推定幾個人審查黃丕紫的賬目。結果，果然查出了許多破綻。但彼此都是智識界中人，鬧穿了大家都失面子，於是，大家在一氣之下，遂和他抱不合作主義，而警察劇社也遂無形解散了。……」

趙聖言聽了姜子良的話後，心裏實在不就不肯相信，因爲他以爲黃丕紫年輕好勢，容易得罪人家，或許有之，對於金錢問題，當不致如姜子良所說。況且姜子良從前在學校裏時，是個不肯用功的頑皮學生，倒是黃丕紫在課堂裏很守規則。離校後，也常聽他專逛跳舞場，和舞女鬧戀愛，有一次，甚至失戀了鬧自殺，遠不像黃丕紫的依然對於學問求上進。在他這樣一比較之下，更覺得姜子良的話，沒有考量的餘地，而不敢貿然就相信了。

姜子良的來意是要托趙聖言替他介紹所作小說到刊物上發表。趙聖言對於這個是極肯幫忙的，何況又是他的學生。當下就接受了他的三篇舊作品，答應他相機介紹出去。

七

民光中學的校舍是一所大洋房，上上下下共有幾十間教室。校舍前是一塊大空地，上面闢有網球場。場外靠近進門的地方，還有一座小假山，有樓房那樣高，堆得很是玲瓏可觀。

當民國藝術專科學校在這地方第二次招生時，果然投考的學生比了在大鐘中學時踴躍。但也不能算多，因爲結果只招得學生七十多人，其中入文學系的只有六七人，而且大半都是半費或免費的。

到了開學的一天，顏學銘在江南菜館宴請全體教授和職員，一共有十四五位。大家對於顏學銘的爲了藝術教育而犧牲，一致的代表推崇。幾個發起人看見他們在半個月以前僅僅是個理想的事業，現在居然能得到成功，當然也非常興奮。於是大家都在歡欣的情緒中盡醉而散。

可是在這成功的第一天的晚上，就出現了損裂的陰影。

金子年是這個學校的總務主任，學校既沒有另聘會計員，一切收支賬目，當然由他負責。開學這一天，名義上是開學，實際上是已收的學生來繳學費，未收的還來報名入學，這本是金子年和程金貞的事。可是黃丕紫他也坐下來幫忙收學費。等到結束的時候，沒有把所收學費交給總務處，他就放在自己皮包中帶走。——這是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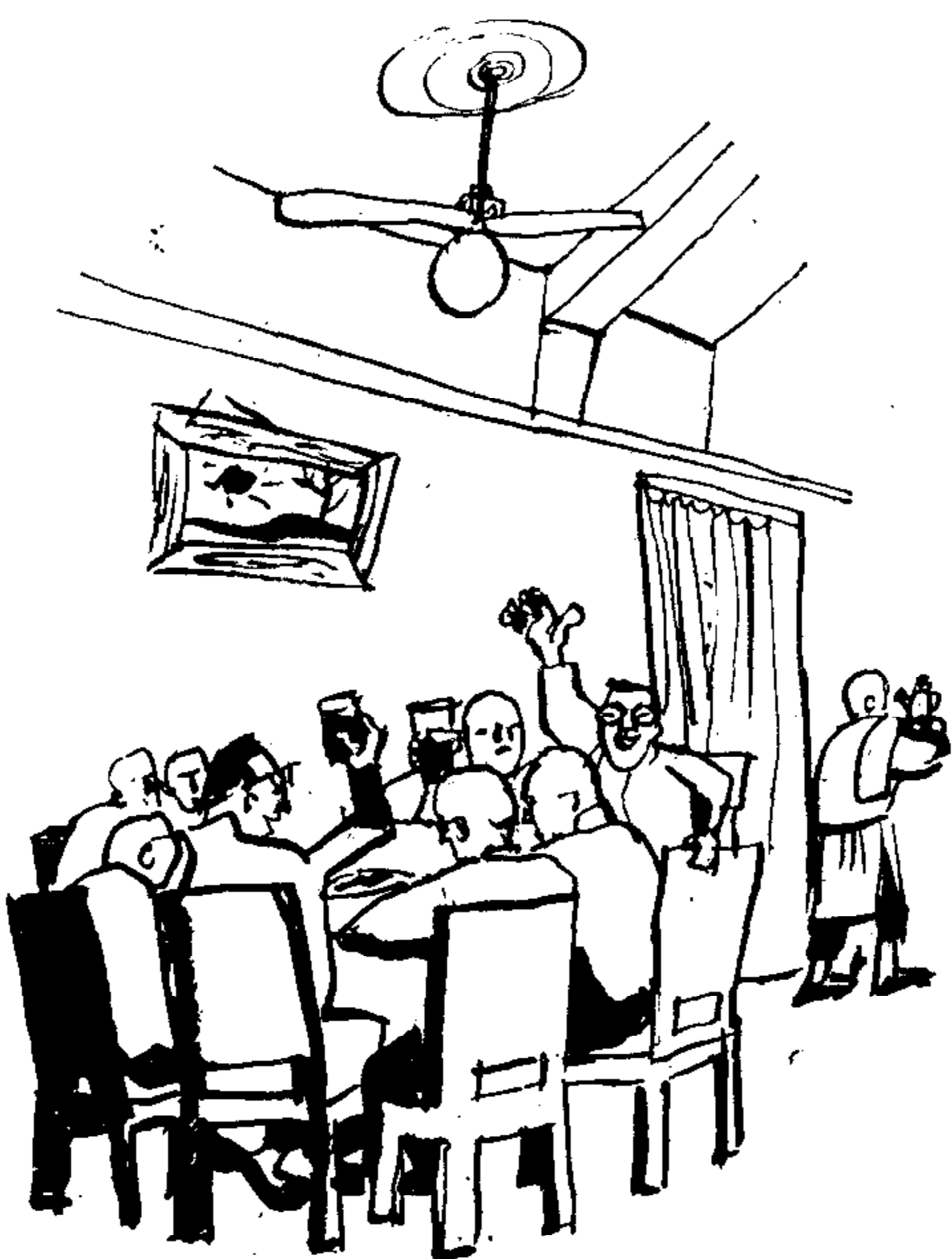
鄭禹田是教導主任，一切上課的鐘點當然應該由他去支配。可是黃丕紫並不徵得他的同意，就把他擬定的課程時間表在這天公布。在這表上，有許多本來不應該就開的課程都開上，教授都由他自己擔任。有許多應該開的反而沒有，以致趙聖言每星期只有二節課。在趙聖言本來無所謂，倒是顏學銘看了覺得不妥，當場替他加了一節，變做共有三節。而黃丕紫自己，却担任着七八節。鄭禹田也只有五節課，可是鄭禹田不說什麼，因爲他是比較胸有成竹的。——這又是一件事。

還有一件使其餘發起人都心裏不高興的事，就是在登記表上，竟填着鄭立是

校裏的教導主任，而且依舊聘他担任化裝教授。——這是第三件事。

開學才到一個月，這個陰影愈化愈大了。

鄭禹田因爲關於教導方面的事，都由黃丕紫一個人在包辦，除了前述的編排課程表外，諸如學生組織級會，開討論會研究會等事，事前教導處竟一無所知，都由黃丕紫儼然自己去担任指導之責，所以他索性除了授課之外，其餘時間概



飲狂歡聯裏館菜南江在家大

須到校。所以黃丕紫遂得以總攬大權，一切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要錢，向顏學銘去說；要做事，指揮衆人替他做。可是結果是，錢總可以如意而得，而做事却漸漸沒有人肯和他合作。而他自己每天担任的課，居然也學起一般時髦教授的架子來，非過上課鐘十分鐘從來不到校。在顏學銘前，常常誇說他自己怎樣怎樣的盡職，其餘的人一個都不負責任；而顏學銘也沒有知道別人的職務

都被他一個人搶了去，別人要盡職也無從盡起，於是他一遇到鄭禹田諸人，常常以「請你多負一些責任」爲言，諸人聽了，當然更不高興。

所以陰影更在大開來。

恰巧趙聖言因爲夜間出外着了冷，由重傷風患起腦漏來，於是

請了一星期的假。到了假滿還沒有好，他索性請一位叫柳子章的朋友替他代課。因此，他有兩三個星期沒有到學校。一天晚上，黃丕紫專誠去看他，而且對他說：

「同學都希望趙先生早日到校。那位代課的柳先生因爲年紀輕，同學們對他都沒有信仰，所以有公開反對的意思，爲了免得發生意外事故，希望先生繼續盡力。」

趙聖言聽了便有些生氣，他又早已知道他專在諸人中間施展他的導演手法，挑撥學生，離開教授，又想起了那天姜子良的話，便正色對他道：

「學生如果對於一個教授真的有信心，那麼一定也尊敬他所請的代課的人的。況且代課是暫時的，就算不能勝任，也不致引起公開反對，除非有人從中挑撥。我是患了腦漏才請人代課的，我不能爲了學校就不顧我自己的病。」

當下黃丕紫就換轉話鋒，告訴他近來校裏的事：金子年已久不到校，而且連上月的賬目至今沒有結算，這個人最好索性借此去掉他；程金貞自開學以後，簡直是個無事可爲的冗員，而且這幾天也不到校，應該把她辭掉。他很想趙聖言能對顏學銘說，因爲他知道顏學銘很肯聽從他和鄭禹田兩個人的話的。趙聖言只是笑了笑。他心裏在想：這位高徒的手段的高明，想借刀殺了人，然後再把刀子毀掉，可是他到底不是一個小孩子，會受他一再的欺哄而不知道。

過了三天，黃丕紫陪了顏學銘又去看趙聖言。顏學銘問了一番趙聖言的病況後，便開始申述來意，雖然容色有些黯淡，可是語聲還是很慷慨地：

「當初學校沒有創立以前，大家都很熱心地爲牠而奔跑，現在學校開成了，大家的精神反而鬆弛下來，漸漸出不合作的趨勢，這中間一定有着什麼原因。趙先生是文壇前輩，又是多年從事教育的人，你看我們的學校到底有沒有前途？如有高見，請你坦白相告。如爲兄弟

的力量所能辦到的，兄弟一定照辦，只要有利於學校，兄弟決不吝惜金錢的犧牲。」

說到這，露着很誠懇的態度等待趙聖言的回答。可是趙聖言却在想：你同了黃丕紫來，叫我怎樣說？就是不同黃丕紫來，你這學校彷彿是爲了黃丕紫一人而設立的，叫我又怎好說？所以沉吟了好久，還是答不出什麼話來。

黃丕紫又乘機提出金子年和程金貞的事，說話時眼睛不時看着趙聖言，意思是要他幫着他進言顏學銘，把這兩個人去掉。趙聖言到了這時候，不覺大不高興，就忍不住侃侃地說道：

「學校裏的事會到這地步，本是很自然的。因爲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環境。一個生活安定的人他如果不懂一個生活不安定的人的痛苦，就會發生這樣類似的事。譬如說：我們五個人同爲學校發起人，應該共同爲學校而努力，應該犧牲小我，顧全大我，這理論是對的。可是這五個人有五個不同的生活環境，有的人儘管出力還可出錢，有的人只能出力不能出錢，有的人連力也不能多出，因爲他還要爲着自己的生活而出。所以如果有人以大家應該出同樣的力來責備諸人，其中就有不能領受的。而且當初創立的目的也各人不同，有的一切都能犧牲，只要他能實現，有的希望現在犧牲後將來能夠收獲，有的希望目前最好就有收獲，因爲在他生活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我們不能因之批判某一個人對，某一個人不對，因爲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環境。一個人無論怎樣，決不能放棄

了自己一家的生活，來從事於一個名義上好聽的偉大的事業，因之，便產生了精神鬆弛的結果，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其次，還有職權的不分清，待遇的不公平，也常爲瓦解團結力的重要因子。所以我以爲我們的學校不是沒有前途的，只要把癥結所在解除了就是。」

顏學銘連連點頭：「趙先生的話極是。一個人果然不能爲了事業而不顧到生活。但是像金子年，我以爲他是白天有着固定的職業，晚上的時間本是空着的，所以沒有給他薪水。至於程金貞的沒有給薪水，因爲沒有決定給多少的好，又想在給薪水時辭掉她，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給。」

「那是很不應該的，恕我直說。」趙聖言不等顏學銘說完，就搶着先說：「一個學校裏用人，不能像僱用臨時工一般的需要時請他，不需要時中途辭掉她。真正不需要，也須滿了一個學期再辭掉。至於金子年，我們也不能責怪他，因爲我和鄭禹田到校，尚有授課鐘點費可拿，不至於貼車錢，他是每來必貼車錢，來了又沒有事，怎能怪他不常來呢？我以爲不兼課的職員至少要貼他些車馬費，否則是不能怪他不負責的。至於程金貞的薪水，也老早應該付她。你想：我們的教薪已發了半個月，她還是天天貼車錢，有時因爲要按辦公時間到校，必須在外邊吃晚飯，至今分文沒有拿到，那怎怪她不高興呢？但是這些都是極易解決的問題。類乎這種問題的問題一解決，便一切都沒有事了。」

顏學銘又連連稱是：「趙先生的高見

，兄弟完全接受。從本月起，凡是職員都給車馬費，使大家可以專心做事。」

趙聖言恐怕顏學銘要誤會他，連忙再申明：「我的意思是：有實際工作的職員應該給車馬費，像教導，總務主任之類，系主任是空名，平時用不到天天辦公，所以不必給。至於事務員係雇用性質，當給相當的薪水。」

接着又談了一番其他的話，顏學銘才和黃丕紫向趙聖言告辭。趙聖言直送他們到樓下門外。

八

經過這次拜訪後，顏學銘果然聽從趙聖言的話，開了一次校務會議，由他提出：從本月起，給與每個職員相當數目的車馬費。但是仍舊沒有把總務的職權由黃丕紫移給金子年，而也沒有把教導的職權由黃丕紫移給鄭禹田。所以等到月底，由黃丕紫的手裏發給車馬費時，不知爲了什麼，每人只得到顏學銘所提出會議中所通過的一半。衆人因爲這是顏學銘整出來的，當然不好意思去查問明白。而且，程金貞也從此不再到校辦公。

兩個月的時間匆匆過去了，大家都在貌合神離，但是平靜無事中度過。有一天，趙聖言覺得腦漏好一些，便到學校去走了一次，不料回來後病又大發，遂只好繼續讓柳子章代下去。同時，他又發覺又患了眼睛發眩的病。本來帶着配光的眼鏡，看一切的書本都沒困難，現在可不然了，五號以下的小字，在燈光下竟眼花得分辨不出。於是，他恐慌起來。他想：他是一個靠着寫作生活的人，比了一般人多用眼力，這樣下去，恐

怕會有喪明的危險。於是他決定早些去看醫生。

爲了要醫治眼睛發眩，使他想起了一個在白克路上一家著名眼科醫院裏任職的他的學生。四年前，他在一個公立女子中學當國文教員，在高中部裏發現了一個功課很好而又很注意聽他講授的學生楊華。那時她只有十六七歲，有着一副莊靜慈祥的態度，和秀麗可愛的容貌。在一般學生都把國文科看作無足輕重而上課時很是隨便的當時，他對她起了非常的好感。又因爲她的口音活像他一個十多年前在省立師範同學時天死的知友楊吉，他知道他死時遺有一女，就神經過敏地疑心她就是他知友的遺胤，所以格外看重她。但他始終沒有去問明究竟，也沒有把他對她的好感在任何方面表示出來，一直悶在心裏，直到她畢業離校。

他畢業後不久，那個女子中學突然換了校長，他也從此離職。楊華知道了這消息，就寫信安慰他，又親自去看他。後來他離開上海，便和她隔絕消息。直到去年他復回上海，她一知道消息就去看他。他才知道她正在明光眼科醫院裏當會計，除了星期日下午外，終年沒有一天假期的。她告訴他：那幾年來常在各種刊物上讀到的文章，知道他平安無恙，所以沒有寫信給他；最近因爲不看見他的文章，非常擔心地打聽他的近況，才知道他已經重回上海。那家醫院離開他寓所很近，她在下午比較清閒沒事，如果感到煩悶的時候，可以常到她那邊去談談。她在上海沒有一個親人，在他面前，她是像對自己父母一般，不自覺地會什麼都告訴出來的。（待續）